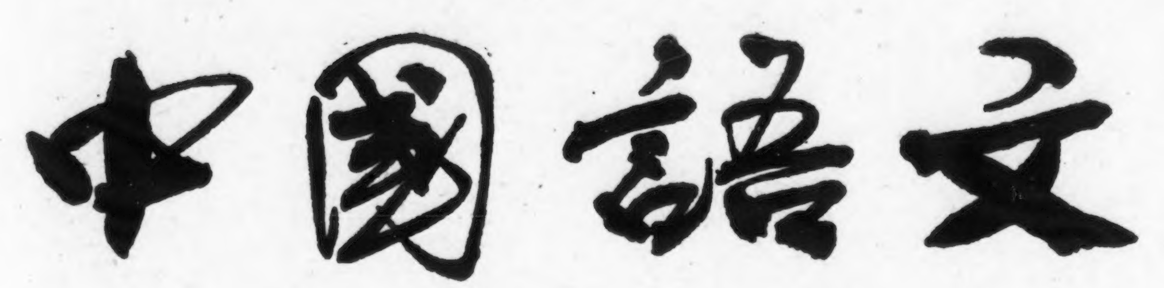


ZHONGGUO YUWEN

1

1960

1960年1月号(总第91期)目录

中国語文

編輯者：中国語文編輯委員会　北京西城端王府夾道7号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印刷者：北京京华印书局　北京虎坊桥
总发行处：北京市邮局
訂购处：全国各地邮电局
代訂另售处：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月刊

1960年1月22日出版　每册定价人民币0.24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1—23,470册　代号—244

論助动詞*

刘 坚

不少語法書都討論过助动詞（有的書上称为能願动詞），但是討論的范圍有广有窄，不很一致。有的語法書上所說的助动詞指用在动詞前面的"能、敢、会、該"等詞，有的还包括用在动詞后面的"了、着"和"起来、下去"之类。經过近几年来的研究，大家对于助动詞的性質和范圍已經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本文打算先扼要介紹各种語法書对于助动詞的看法，然后討論助动詞到底是怎样的語法范疇，它具备怎样的語法特点。意見是很不成熟的，希望得到批評和指正。

一 各种語法書对于助动詞的看法

1.1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的《語法講話》指出，助动詞可以單独作謂語用。在这一点上，助动詞不同于副詞，因为双音副詞虽然也可以單用，單音副詞就站不住。《語法講話》把助动詞看成一种动詞，同时也指出助动詞和动詞有一些区别，归納起来大致有这几方面：

1）动詞一般可以重迭，助动詞不能重迭。

2）动詞可以带"了"和"着"字尾，助动詞不能。

3）有些动詞加动詞的結构里可以加"过"字（例如"学过唱歌"），助动詞加动詞的結构里不能。

4）动詞加动詞，第一个动詞有时候可以抽掉，有时候不可以抽掉；助动詞加动詞，助动詞都可以抽掉。

5）动詞带体詞宾語是常例，助动詞不能带体詞宾語。

《語法講話》根据这些标准划分出来的助动詞是：

能 能够 会 可以 可能 得（ㄉㄜ）

敢 肯 願 願意 要

应 应該 应当 該 須 須要 得（ㄉㄟ）①

1.2 跟《語法講話》看法比較一致的是《汉語》課本。課本把助动詞称为能願动詞，是动詞的一个附类，所用标准和所定范圍接近《語法講話》。

1.3 比較早的語法書一般不注重助动詞和副詞的区别。比如呂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就把"能、得、会、可、必、足"归入"限制詞"里的"判断限制"类。呂先生的"限制詞"就是副詞。②在他近年所著的《語法学习》里也不列助动詞这一类，"能、会"等等屬于动詞。③

1.4 王力先生的《中国語法理論》里有一类"助动詞"，是指"把"和"被"。④这两个詞一般語法書上称为介詞或副动詞。这类詞跟我們現在討論的助动詞是"名同实异"的，不屬于本文的討論范圍。呂先生看作副詞的"可、能"，王力先生在講詞类的时候也把它們列入副詞。⑤在講"能願式"的时候，王先生把"能、可、必、該、要、欲、肯、敢"看作"能願末品"。⑥他的"末品"也是副詞性的詞語。

1.5 黎錦熙先生的《新著国語文法》把助动詞算做动詞的一类，助动詞"帮助动詞，占其一部"。⑦这意思是說，凡是"帮助动詞"表达某种意义，并且和动詞共同构成謂語（"占其一部"）的，都是助动詞。《国語文法》的助动詞范圍最广，包括用在动詞前面的"可以、要、应該、一定、許、被、来"，等等，也包括用在动詞后面的"得、了、着、来"，等等。⑧

1.6 黎先生和刘世儒先生合著的《汉語語法教材》里，助动詞的范圍大致同《国語文法》相当，包括用在动詞前面（"前附"）和后面（"后附"）的两种"助动詞"。他們認为助动詞和副詞是两个不同的詞类，它們之間有以下三点区别：

> 1. 助动詞是沒变質的动詞，能独立。2. 有时可以把它后边被它所助的动詞作为它的宾語。3. 要是两个动詞連用，在語意上如果头一个确是帮助后一个的，就隨时可以把头一个派作助动。这三点，大都不是"副詞"所能一样办到的。

---

* 这篇文章是語言研究所現代汉語小組集体工作的一部分，先写出来发表，請大家提意見。

① 參《語法講話》十一章，助动詞。（《中国語文》1953年3月号，26—28頁）这里不一一征引原文。

② 《中国文法要略》，新版，17頁。

③ 《語法学习》，5頁。

④ 《中国語法理論》，新版，上册，29頁。

⑤ 《中国現代語法》，新版，上册，21頁。

⑥ 《中国現代語法》，新版，上册，130—145頁。

⑦ 《新著国語文法》，122頁。

⑧ 《新著国語文法》，134—145頁。

但是又說:

> 它和副詞只是詞法上性質的不同，句法上的“作用”实在是“差不多”的。①

因此《教材》把句子里的助动詞看作一种“副詞性的附加語”。②

1.7 从上面的簡單叙述里可以看出，助动詞跟副詞、动詞到底是不是同类的，各家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有的語法書不区别助动詞和副詞，有的書加以区别。有的語法書把助动詞算做动詞的附类，有的書却不这样看。助动詞跟副詞有沒有区别，助动詞跟动詞有沒有区别，这两个問題的解决，会帮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助动詞是怎样的語法成分。因此，我們的討論就从这两个問題开始。

为了討論的方便，我們暫时撇开常書列为“后附”的“助动詞”，只討論“前附”的那些詞。因为，在我們看来，用在动詞前面的詞和用在后面的詞的語法特点是不完全一样的。

二　助动詞和副詞有沒有区别

2.1 助动詞和副詞的界限在語法書里一向划得不很清楚。“才去，能去，还去，会去，就去，敢去，都去，該去”这些格式里，“去”前面的成分到底是不是同类的，不容易确定。上文1.6所引《汉語語法教材》用来区别助动詞和副詞的三項标准中，第一項标准用能不能独立来区别，比較明确，但是第二、三两項在运用的时候会碰到困难。究竟在什么时候可以把助动詞后面的动詞看作“宾語”，著者并沒有告訴我們。根据什么来确定头一个动詞“在語意上”“确是帮助后一个的”也不容易掌握。如果沒有語法形式作根据，光凭意义很难解决語法問題。严格說来，这并不是語法分析的可靠的手續。我們应該把意义和形式結合起来考虑。

这里提出的第一項标准跟《語法講話》所提出的“助动詞可以單独作謂語用”是一致的。根据能不能單独作謂語的原则，可以把助动詞跟單音副詞分开，因为單音副詞都不能單独作謂語（除了否定副詞“不”以外）。但是这个原则不能用来区别助动詞和双音副詞，因为有的双音副詞也可以單独作謂語。③

助动詞和副詞的界限既然有一部分沒划清，有些詞应該屬哪一类，各人的看法就不完全一样。象“一定”，《語法講話》把它列入副詞，④ 而《国語文法》却把它列入“表必然”的助动詞。⑤

因此，我們还必須进一步研究，除了能單独作謂語这一点以外，助动詞和副詞还有沒有其他的差别。如果有足够的語法形式标志說明助动詞和副詞是两种不同类的詞，那就应該把它們分开；否則助动詞和副詞不能分类。

2.2 我們看下面的两組例子：

甲組	乙組
才去	能去
还去	会去
又去	肯去
也去	該去
剛去	敢去
再去	配去
或許去	能够去
必須去	可以去
必定去	应該去
一定去	願意去

比較了这两組例子以后，我們会发現，乙組里的“能、会、肯、該、敢、配、能够、可以、应該、願意”都可以說成“不x不”的格式，例如“不能不去，不会不去…”，等等。甲組里的“才、还…”大部分不能这样說，能說成“不x不”的只有“不再不去”和“不一定不去”。

关于“再”和“一定”，下面还要討論，这里先談“才、还、又、也、剛、或許、必須、必定”几个詞。这几个詞一般語法書都看作副詞，而且是“严格的”副詞，因为不是形容詞兼作副詞。这些副詞跟乙組的“能、会”等等的区别在于不能說成“不x不”，这是很清楚的。并且，形容詞作为副詞来用的时候也不能說成“不x不”。象“快走、白吃、老哭、光說”都是这类例子。

“再”和“一定”在“不x不”这个格式上跟“能、会”之类是一样的：

不再不去，不再不吃…	不能不去，不能不吃…
不一定不去，不一定不吃…	不会不去，不会不吃…

但是“能、会”可以用“很”来修飾，“再、一定”不能：

——	很能吃
——	很会吃

从这項排比可以看出，“再、一定”跟“能、会”的語法特点是不完全一样的，它們是两类不同的詞。

因此，我們可以把助动詞和副詞区别开来：助动詞可以說成“不x不”的格式，可以用“很”来修飾；副詞一般不能說成“不x不”的格式，不能用“很”来修飾。

---

① 《汉語語法教材》，348頁。着重点是原有的。

② 参《汉語語法教材》十四、十五两課，“附加的成分(2)——副詞性的附加語”。

③ 《語法講話》举过双音副詞單独作謂語的例子：“你明天一定来嗎？——一定。”（《中国語文》1953年3月号，25頁）

④ 参《語法講話》十八章，副詞。（《中国語文》1953年9月号，24頁）

⑤ 《新著国語文法》，137頁。

甲組的“才、还、又、也、剛、再、或許、必須、必定、一定”是副詞，乙組的“能、会、肯、該、敢、配、能够、可以、应該、願意”是助动詞。

三　助动詞和动詞有沒有区别

3.1　上文說明助动詞和副詞是不同类的，現在我們要研究助动詞和动詞是同类还是不同类的。

有的語法書从形态方面着眼，拿能不能带詞尾“了、着”和能不能重迭来分辨助动詞和动詞：助动詞不能带詞尾“了、着”，不能重迭；动詞能带詞尾“了、着”，能重迭。

用形态标志来区分助动詞和动詞有一定的限制。上文2.2所举的跟副詞有区别的“能、会”类助动詞誠然缺乏“了、着”类形态标志，但是动詞也并不是都能带“了、着”的。象“像、在（‘我在家’）、以为、害怕、討厌”等等都不能带詞尾“了”，“到、丢、懂、去、忘記、同情、反对”等等都不能带詞尾“着”。可見助动詞虽然不带詞尾，但是不带詞尾的并不都是助动詞。

用能不能重迭来鑒别助动詞和动詞也有类似的困难，并不是所有的动詞都能重迭。“摔（‘摔头发’）、服（‘我算服了你了’）、懂、死”都是不能重迭的动詞。而且，我們很容易发現，一般語法書上所說的副动詞（介詞）也是不能重迭的，因此，“不能重迭”这一点似乎还不足以說明助动詞的特性。

3.2　从形态标志上既然难以分辨助动詞和动詞，我們不妨从助动詞跟动詞的結合上来判断，看看“助动詞＋动詞”的結构跟一般“动詞＋动詞”的結构在性質上一样不一样。如果証明这是两种不同的結构，那就說明助动詞和动詞不是同类的；否則助动詞和动詞就不能分类。

“动詞＋动詞”可以是向心結构，可以是后补結构，也可以是动宾結构。当然还可以是并立結构或連动結构，不过这里不必考虑。“助动詞＋动詞”是不是向心性的，或者是后补性的、动宾性的呢？下面我們就来討論这个問題。

3.3　有的語法書把助动詞看成动詞的附加語，实际上是把“助动詞＋动詞”看成向心結构。其实，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比較：

甲組	乙組
对/喝	会/喝
陪/坐	要/坐
合/請	該/請
分/种	肯/种
代/送	能/送
替/写	配/写

这里的甲組都是动詞和动詞組成的向心結构；乙組里的“会、要、該、肯、能、配”，在2.2里已經肯定是助动詞，“会喝”之类都是“助动詞＋动詞”結构。这两組結构性質并不相同。对于甲組的例子，假若要提問題，我們可以問“怎么～？”（“怎么喝？对喝”，“怎么坐？陪坐”。），也可以問“～嗎？”（“对喝嗎？对喝”，“陪坐嗎？陪坐”。）对于乙組，不能問“怎么～？”，只能問“～嗎？”（“会喝嗎？会喝”，“要坐嗎？要坐”。）；回答的时候，可以說“会喝”，也可以單說“会”；但甲組的“对、陪、合、分、代、替”就不能單独回答問題。由此可見，“助动詞＋动詞”結构跟向心式的“动詞＋动詞”結构是不同的。

3.4　有的語法書把“助动詞＋动詞”結构當成后补結构。比如陆宗达等著的《現代汉語語法》（上册）就認为“我要走了”里的“要”“是主要动詞，一点儿也不是助别人的，比方上头那句話（按指‘我要走了’）后头加了个了表示实現，到了儿是給誰加的呢？是要了呢，还是走了呢？誰都看得出来，是要了”。因此，“在咱的語法系統里，造句法講补足关系的时候說一句‘动詞可以用动詞作补足語’就把什么助动詞不助动詞的都給包括进去了”。①很明显，著者認为“我要走了”里的动詞“走”是“要”的补足語。应該說，著者得出这个結論的方法是有問題的。如果說“要走了”里的“了”是給“要”加的，那么能不能說“該走了、能走了、肯走了”里的“了”也是給“該、能、肯”加的呢？恐怕誰都不会这么理解的。其实“了”不是加在“要”上面而是加在“要走”上面的。“要走”也不是后补結构。比較：

泡透	要走
泡得透	——
泡不透	——

“泡透”是后补結构，中間可以加“得”或“不”；“要走”不是后补結构，中間不能加“得”或“不”。

3.5　“助动詞＋动詞”也不是动宾結构。

“动詞＋动詞”，有时候可以造成动宾結构，例如：

1）喂，我忘記問了，姐夫好吧？（丁西林）
姊姊！我要去开会，顧不上招呼你！（赵树理）
武震在桥上指揮修桥。（楊朔）

2）他知道怎么走。
他懂得怎么学习。
我怕去。
傑吃。貪吃。惦記吃。在乎吃。…

下面再列另一类結构，这类結构暫时不必肯定是什么結构：

---

① 《現代汉語語法》，上册，128頁。

3）能去。要去。会去。敢去。肯去。該去。配去。想去。爱去。应該去。願意去。能够去。可以去。可能去。应当去。需要去。乐意去。喜欢去。希望去。

我們拿这三組来比較，可以看出第1組的动宾結构都不能用“很”修飾，第2組的动宾結构和第3組的結构都能用“很”修飾。第3組的格式跟第2組的动宾結构是不是同类的呢？

如果作进一步的比較，会发現2、3两組也有不同的地方：

1）第1組和第2組的动宾結构都可以用“x什么？”来問（“忘記什么？”，“知道什么？”），可不能用“x怎么样？”来問。这是把它們肯定为动宾結构的道理之一。

2）第3組的結构可以用“x怎么样？”来問（“能怎么样？能去。”），可不能用“x什么”来問。这一組是“助动詞＋动詞”結构。

3.6 由此可見，“助动詞＋动詞”結构不是向心結构，不是后补結构，也不是动宾結构。助动詞的性質不同于向心結构、后补結构、动宾結构里的第一个动詞。也就是說，助动詞和动詞是不同范疇的詞。用能不能加“很”的标准和問話的标准，是可以把它們分开的。

3.7 助动詞和动詞虽然有不同的語法特点，应該把它們分开，但是它們之間也有相同的地方，比如都可以單独作謂語，都可以組成反复問句。因此，我們認为象《語法講話》和《汉語》課本那样，把助动詞看作动詞的一个附类是比較合适的。

四　是动詞又是助动詞的例子

4.1 上文3.5所列举的助动詞都能用来回答“x怎么样？”的問題，但是其中有一些也可以用来回答“x什么？”或“x誰？”，象：

要什么？	要一本書。
会什么？	会俄文。
該誰啦？	該你。
想誰？	想他。
爱誰？（什么？）	爱他。爱話剧。
需要什么？	需要一枝鉛笔。
喜欢誰？（什么？）	喜欢他。喜欢話剧。

这七个詞之中，用在体詞宾語前面的时候跟用在动詞前面的时候相比，有的意义并沒有明显的分别，但是語法特点已經很不一样。比較：

1）喜欢　喜欢去　不喜欢去　喜欢不去　不喜欢不去
喜欢不喜欢去？　很喜欢去　喜欢去得很　喜欢怎么样？

2）喜欢　喜欢他　不喜欢他　——　——
喜欢不喜欢他？　很喜欢他　——　喜欢誰？

我們容易发現“喜欢$_1$”和“喜欢$_2$”是两个不同的詞，“喜欢$_1$”是助动詞，“喜欢$_2$”是动詞。

別的詞，比如用在体詞宾語前面的“要、会”，跟用在动詞前面的“要、会”相比，不但語法特点不同，意义也大大改变了。

由此可見，有两类“要、会、該、想、爱、需要、喜欢”：一类“要…”是助动詞，一类“要…”是动詞。

4.2 同样，“願意你去，希望他来，喜欢他老实，該你去”里的“願意、希望、喜欢、該”也是动詞。

4.3 在“我希望下雨，我喜欢下雨”里，“希望、喜欢”和“下”不是同一个人的动作行为，当然无所謂“助动”了。

五　助动詞表

5.1 下面这些詞都是助动詞：

能　要　会　敢　肯　該　配　想　爱　願意
能够　可以　可能　应該　应当　需要　乐意
喜欢　希望

5.2 此外还有“可、喜、应、須、願”等几个文言成分，口語里虽然不說，①但是書面上还用。从造句的能力上看，“可”相当于“可以”，“喜”相当于“喜欢”，“应”相当于“应該”，“須”相当于“需要”，“願”相当于“願意”，这些詞也是助动詞。

你有什么話，尽可对我說。（丁西林）
似乎他很不喜說这末后的两个字——弟兄。（老舍）
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应絕交的。（丁西林）
为写一件事須知道十件事，为写一个人須認識許多人。（老舍）
小飞蛾因为不願多挨耳刮子，也想在張木匠面前装个笑臉。（赵树理）

5.3 “高兴、好（hǎo）”本来不是一般北方話的助动詞，现在已經进入了書面語：

找几个灵俏人，先修人行道，好运伤員！（楊朔）
把我放在安全的地方，他好独作独当的去干。（老舍）
要是不高兴出去，成年住在这里也沒什么忧愁。（叶圣陶）

从它們在方言里造句的特点来看，“高兴”和“好”也应該算是助动詞。

---

① “願”似乎口語也能說，“你願意不願意去？”听起来象是“你願不願去？”那是因为輕声的“意”已經由[i]变得很輕，听覚上不容易分辨的原故。其实，說的还是“願意”，不是“願”。

語法再研討——詞类区分和名詞問題

黎錦熙　刘世儒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現代汉語小組（以下簡称“小組”）在去年三月发出号召，① 希望“全国关心語法規范和多年从事語法研究的同志都来通力协作”，为編好一部“現代汉語語法”，以便“干部、編輯、教师等閱讀，帮助他們正确認識語言和使用祖国語言”而共同奋斗。对于这个号召，我們完全贊同幷且热烈响应。的确，系統地研究汉語語法，虽然已經有了半个多世紀的历史（从《馬氏文通》的出版算起），但眞正地得到发展的却是在解放之后。十年来，由于党的领导，由于馬列主义語言学說原理原則的直接指导，我們在汉語語法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它远远地超过了解放前五十多年間語法研究的成果。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認，由于語法学还是一門新兴的科学，在进一步大規模地、深入地开展研究时，必然会发現很多新問題，对这些問題的看法和解决，大家的意見一时也还不能一致，因而会形成“百家爭鳴”“百花齐放”的局面。从学术討論的范圍看来，这应該說是一种繁荣的局面，是汉語語法研究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的里程碑，决不能認为这是“混乱”，是“一場糊塗”，是“不应有的現象”。当然从教育观点上（比如广大人民的語文学习上、广大学校的語文教学上）来考虑，这种長期的、无休止的意見分歧的局面，确实也給人們带来了不少困难。因此，在可能的范圍內謀求統一，就完全有必要了。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建設大跃进的客观需要，为了滿足广大群众学习文化的迫切要求，发揚大协作的精神，編出一部切合实用的、能够解决实际問題的、規范化的現代汉語語法，就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我們希望同志們都来响应“小組”这个号召，参加討論，提出問題，携起手来，共同探索眞理，以便早日把能够統一起来的問題統一起来。

語法上应当討論的問題，不可能一次討論完；我們打算按照一般的順序，陸續提出其中較为切要的問題，表示一点儿不成熟的意見，作为共同商討的資料。

首先談談“詞类”上的問題。汉語区分詞类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个老問題，直到今天大家的意見还有分歧。因此划分出来的詞类就不能一致，乃至有人認为根本就不能划分詞类——汉語实詞无詞类。

汉語区分詞类的标准应該是什么呢？我們同意“小組”的意見，遵循着“形式和意义相結合”的原則。②問題的发生是在于“形式”所指的內容究竟是什么。

有主張“形式”就是指“詞的形式”，并且是“詞的內部屈折形式”的；汉語的詞缺乏这种形式，因而就得出了“汉語无詞类”的結論。这个結論当然是靠不住的，因为“各种范疇的外部表現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各种类型的詞的变化、前綴、后綴、詞尾、句重音、語調、詞序、特殊的虛詞、句法关系，等等”，③可見詞的形态变化在区分詞类上只是“語法形式”的一种。如果把“詞形变化”和“詞类”問題等同起来，那显然是完全从屈折語的观点出发，拿来硬套汉語，套不上，乃至无可套，就不免把汉語的詞类看成是等于零，化实有为虛无了。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免給汉語的詞类制造一些形态，扩大局部的偶然的現象，說成是跟人家一样的普遍規律。④

另一种說法是“位次形态說”。这也不能解决問題，因为詞类和它进入句子的位次，虽然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如現代汉語的謂語基本上总不用名詞等），但并不是全面的、充分适用的对应关系。（如“他笑”，“張三好”：“他”“張三”都在“主次”，“笑”“好”都在“謂次”，这岂不是各自成了一类詞，名代不分、动形无别了嗎？位次形态論者有什么理由还把它們区分开来呢？）

---

① 見《中国語文》1959年3月号。

② 同上，142頁。

③ 參看謝尔巴《論俄語詞类》，时代出版社，1957年，北京版，2頁。

④ 把詞类的形式标志完全限制在形态学标志內，这不但对于汉語不能适用，就是对于俄語那样富有形态的語言，执行起来也是有困难的。在俄語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也有所謂“无形式詞”（бесформенное слово），如 пальто（大衣）、какаду（鸚鵡）等若是都把它們踢到語法的大門外边去，說它們是“非語法的名詞”（не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ые），那显然也是說不过去的。因为正如彼什可夫斯基所說的：“名詞这个純語法概念怎能成为非語法的？”这显然是“語法和形态学被混为一談了”。因此，彼什可夫斯基建議把“非形态的名詞称为句法名詞”。而且，后来“在給每种詞类下定义的时候，他把它們的相互結合性与不可結合性，亦即詞組形式的特征、句法特征，当做它們的重要特征。（參看伯恩斯坦：《介紹彼什可夫斯基的語法体系》）这就扩大了“形式”的概念，由狹隘的“詞形”說轉到广闊的“句法”形式說方面来了。

划分詞类拿它作为唯一的或者主要的标准，那显然也是行不通的。

在我們看来，对汉語詞类的区分能起主导作用的，是"句法"中的成分。但必須立刻指出，我們所說的"句法"是指"синтаксис"說的，不是指"предложение"說的(当然也包括 предложение)。所以这和"位次形态論"虽也有交叉之处，但是有本質的不同。(如"明朗的天"这个詞組，它的中心詞"天"进入句子是什么"位次"并未决定，当然就談不到句子中的"位次形态"。可是这个詞組仍然是屬于句法范疇的，它正是一种偏正結构，是一个名詞作中心、帶着一个形容詞作定語組成的)"句本位"論如果是指依靠整个句子的位次作为本位来划分詞类，那当然是有問題的；①如果是指以"句法成分"为本位，把它作为划分詞类的主要标准，对于汉語說来，我們覺得是"实事求是"的，压根儿也并不发生問題。在这一方面參考一下苏联汉学家的意見，是有好处的：

> "汉語接近于詞根語的类型"，而"詞根語的語法本質上却不需要形态学：这里的重心落在句法上"。②
>
> "汉語的詞一般不具备足以把它們归入某一詞类的外部的、形态的标志，因此在区分它們的詞类的时候，自然就非依靠其他标准不可：a. 不同类的詞担任这种或那种句子成分的不同的能力；b. 它們同別类的詞以及同这个或那个形式成分的不同的結合性。"③
>
> "在一些語言里，占优势的是形态学标志，然而，在另一些語言里，占优势的則是句法标志，例如詞序，各种句法关系等等。"④
>
> "如果汉語的詞在客观上本身具有詞类的特点(虽然缺少形态学标志)，那么为了給它們划分詞类，我們就可以成功地利用詞的句法特性，即考慮它們的搭配性，相互关系等等。"⑤

总之，我們虽然并不主張"句法"成分是汉語区分詞类的唯一的标准，但"句法"在汉語区分詞类上所起的主要作用是尽人皆知的。

句法标准是主要的标准，并不排斥其它的标准(如詞的狹义的形态；詞的进入句子的位次形态)，只是在汉語的客观規律上，这些都是副次的，可以尽量地吸取，适当地补充，互相依靠，統一表現；但是，当它一旦和主要标准发生冲突时，就得服从主要标准的制約。

至于說到形式和意义的問題，当然不論是哪种"形式"都是和"意义"不能分开的。因为詞就是內容和形式的辯証的統一体。"語法形式是詞的意义的要素，跟詞的物質意义是同类物…一个詞的物質意义与形式意义組成一个思想行为。"⑥"任何一个語法范疇的存在都以它的意义和它的所有的形式特征之間密不可分的联系为条件，不了解意义就不能确定形式特征，因为还不知道这些特征是否表示了什么意义，因此也不知道这些形式特征本身究竟是否存在，范疇本身是否存在。"⑦請看下表：

地道
- 1. 意义——事物范疇
- 2. 形式
  - 1. 句法
    - 1. 詞的組合能力
      - 一个地道
      - 很地道(×)
    - 2. 句法功能——
      - 1. 我見过地道。
      - 2. 我地道(×)
  - 2. 詞法
    - 1. 重叠：地道→地地道道(×)
    - 2. 語音：两詞素語音均重。

地道
- 1. 意义——性状范疇
- 2. 形式
  - 1. 句法
    - 1. 組合能力
      - 一个地道(×)
      - 很地道
    - 2. 功能
      - 我見过地道(×)⑧
      - 我地道。
  - 2. 詞法
    - 1. 重叠：地道→地地道道
    - 2. 語音：后一詞素讀輕声。

可見意义和形式是辯証地統一的。意义决定形式、形式反过来又确定了意义(如上表所示："不地道"，"地地道道"，这就可以决定是形容詞；"一个地道"，"地道是我們挖的"，这就可以决定是名詞)。單憑意义不能解决問題(如"行为""战爭"，憑意义，这該是动詞，因为这是屬于行为范疇的，虽然也可以說它在語义上已經名詞化，但主要还是要在形式的捍卫下才能获得証明)，單憑形式也同样是如此，不了解它的意义，又怎能讓它获得相应的形式呢？——这不但对汉語說是如此，就是对于印欧語也同样是如此(在俄語，如 правда，如果你不曉得它是屬于事物范疇〔眞理〕还是屬于关系范疇〔虽然〕的話，那么你就沒有法子去决定它該不該变形，应該怎样变形)。

---

① 《新著国語文法》所謂"句本位"实际是一种"学科"体系上的教学法名称——就是說，講詞类要在句子中講，这詞类才能获得生命，才不是"靜止"的标本，才不是"解剖"下来的尸骨头。假如区分詞类只是按照詞在"句子中的位次"进行的話，那么，名詞和代名詞就应該是一类，动詞和形容詞(作謂語的)也应該是一类，如此等等，可是《新著国語文法》并不如此。可見它所謂"句本位"并不同于"位次形态說"，至多也不过是在教学上利用"句子位次"和詞类上可能的"对应关系"来鉴別一些詞类而已。

② 參看契科巴瓦：《語言学概論》，172、178頁。

③ 龙果夫：《现代汉語語法研究》，1頁。

④ 龙果夫：《汉語詞类》，引見謝列勃連尼柯夫院士的《有关語言学的几个問題》，24頁。

⑤ 宋采夫：《汉語詞类問題》，引見同上書，25頁。

⑥ 波鉄布尼亚：《俄語語法札記》，I—II，29頁，引見伯恩斯坦的《介紹彼什可夫斯基的語法体系》，10頁。

⑦ 謝尔巴：《論俄語詞类》，4頁。

⑧ 如果說"我見过地道"可通，那"地道"就已名詞化了，在位次形态的捍卫下，我們便可以断定它在意义上已轉入了事物的范疇。

（2）关于区分詞类的一些具体問題，这里首先談談“名詞”。这部分我們打算提出三个問題来討論。

第一是动詞、形容詞轉为抽象名詞的問題。例如：

劳动創造世界。

美丽是和清洁分不开的。

这“劳动”“美丽”“清洁”是否都轉成名詞了呢？可以說是的。1）从意义上看，它已由“行为范疇”或“性状范疇”轉入“事物范疇”了；2）相应地它在形式上就被賦与了一系列的名詞的語法特征，这些特征是：（A）可以被定語限制，如“人們的劳动”“这种美丽”“那种清洁”等；（B）可以和名詞构成同位語，如“死这个东西，就讓一个可怕的阴影在他的头上盘旋了六年。”（巴金短篇小說集：皮椅）。（C）可以和名詞构成联合結构，如：“血和警叫使整个工房的人都怔住了。”（夏衍：包身工）“工业、农业和交換是人們的物質生活。”（陈伯达：在毛澤东同志的旗幟下）；（D）可以放在“介詞…方位詞”这个語言区域中（这中間是名詞的地位），如：“粉牆突出在新綠里。”（阿Q正傳）

由此看来，不承認它是名詞似乎也不可能。这是不是說因为它做了句子的主語、宾語等，就得轉成名詞呢？从表面上看，是的，从根本上看，就不是的。这是因为它在詞义上就可以从本类轉入他类（如例句中的“交換”就必然要轉类为名詞），或者竟可一轉而不復返（如“綠”字构成“新綠”，就不再用作形容詞了），从而它就潛存着这种取得一切名詞形式的可能性，这才进入句中作了句子的主語宾語等。如果它还是作謂語（如“他在劳动”，“她很美丽”），在詞汇的意义上虽然一样，可是沒有轉入“事物范疇”，从而它就不可能实现这种取得名詞形式的可能性了。

有人說，这不是轉成名詞，而是根本上就是名詞，它和“他在劳动”的“劳动”、“她很美丽”的“美丽”只是詞汇中的同音詞；但是我們覺得，“劳动創造世界”的“劳动”和“他在劳动”的“劳动”显然詞义还沒有解体，要判为两个各不相干的詞儿，恐怕也是行不通的。首先，在詞典上就沒法处理（分为两个詞儿，詞义实在沒有分別；合在一条，就正是一詞兼类，不能說是两个同音詞了）。其次，在語法上更沒法交待，因为在屈折語中，如英語 beautiful、beauty，他們有形式可分，定为两个詞儿是当然的；我們既把“美丽”定为名詞，又把“美丽”定为形容詞，无形式标志而判为两个詞儿，各自独立，割断关系，这至少在一般人看来就是不可理解、无法掌握的了。

也有人变个样子来說，反对“轉类”，拥护“兼类”。不知汉語所謂轉类就是兼类，而硬划开为两个詞的乃是詞汇問題，并不算是語法上的兼类。从本类发展“轉”用于他类而“兼”之，叫“轉类”；当然也有一轉而不復返的（例如名詞“牺牲”，現代汉語轉成了动詞；动詞的“战爭”，現代汉語轉为名詞，都有不復返的趋势）；那只是一部分。絕大多数轉类的詞都是兼类的：就发展方面說叫“轉类”，就存在方面說就叫“兼类”。

又有人說，这还是动詞、形容詞，証据是：它們仍然保留有各自的固有的語法形式，如：

劳动劳动是必要的。（可以重叠）

劳动着比休息着好。（可以粘“着”尾）

向后看不对。（可以带状語）

打孩子不好。（可以带宾語）

这些形式都不是名詞所能具有的，因而他們認为轉成名詞的說法是自相矛盾的。我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1）它們仍然沒有丧失名詞的性質。比如仍然可以加定語（他的向后看不对，你的向后看就对么？），仍然可以加同位語（打孩子这种教育方法不好。劳动劳动这种想法很必要），仍然可以同名詞联合（向后看和不求进步的想法是一回事儿）。这样看来，句法特征和詞法特征有沒有矛盾？沒有。2）这已經不是單个儿的詞了，名詞性是屬于詞組的（即如“劳动劳动”就是劳动一劳动”，語源上这后一“劳动”原是补語，所以也是詞組，屬于句法范疇；又如“劳动着”，“着”、“了”等在汉語里原是后附于动的助动詞，也是从补語范疇发展粘附而成詞尾的，所以單个儿的詞“劳动”可以轉类成“抽名”，而带有粘附成分的“劳动着”就跟“正在劳动”一样是屬于詞組而后轉为名詞性的）。在名詞性的詞組內它当然仍是动詞（因为这不是名詞化了的动詞，而是名詞化了的动补詞組、动宾詞組等），名詞性詞組內的动詞，当然仍是可以被賦予它所固有的形式的。上边說“可以加定語”等名詞特征，是冲着名詞性的詞組去的；而又“仍然保留”的四种动詞特征，乃是冲着名詞性詞組內的动詞去的：所向之点不同，当然不矛盾。对于單个儿的詞本来也应該这么說的：它是名詞性的动詞。但这單个儿的动詞既是“名詞性”，干脆說，就是名詞了，沒有必要繞这么个圈子。况且汉語中这种高度的丰富的“抽名”很多，显然是大量地長期地从动、形两类轉来的（而且有一轉不復返的），何必一定要叫它們“名詞性的动、形”呢？①

① 在印欧語里，仍是通过詞形来表示的。如俄語“Читать книгу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о”“Чтение книги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о”。这两种形式（不定式、动名詞）来到汉語就都丧失了，比如把这两个例句譯成汉語：“讀書是很趣味的”“讀書是很有趣味的”，語法形式上就都一样，如果把头一句說成是动詞作主語，后一句說成是动名詞作主語，那是不可理解的。

印欧語这种由动詞变形而成的名詞虽然仍可以带宾語或状語（虽然宾語名詞的格和相应的动詞所支配的格是不相同的），但究竟詞形和动詞不同：詞形不同就表示了它們的詞性不同，所以尽管它带了状語、宾語，也还得認为是名詞（一般就叫“动名詞”等）。汉語的詞类轉变，旣沒有拘定要在詞儿的本身形式上有所表現，那么，尽管“閱讀是愉快的”的“閱讀”是轉用成名詞了，可是“閱讀报紙是愉快的”的“閱讀报紙”，就可以直捷了当地認为是动宾詞組作了“是”的主語，是个名詞性的詞組，根本不必比照着印欧語，說它也是名詞又带了宾語的。

再說，如果动詞形容詞作主語宾語时也还是动詞形容詞，那么在結构形式方面动詞形容詞也就具备了一系列的名詞的語法特征，因此这三类实詞在語法上显著的不同特征就要垮台一大半。——現在我們来作个小結：汉語單个儿的动、形都可以轉类为名詞（大部分就是“兼类”）；若动、形处在詞組（或詞組化）中，那么，尽管詞組用成了名詞性，詞組中的动、形并不轉类。

第二是方位詞問題，它是名詞，还是应該独立？

方位詞就是表示方向和位置的詞。这种詞在国内向来是被安配在名詞类中，作为名詞中的一个小范疇的。而在国外却又大都被独立为一类作为語法的工具詞，即所謂“后置詞”（послелог、postposition，对предлог、preposition〔前置詞，即一般介詞〕說的）。我們覺得这也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方位詞和名詞相同的地方，在于：1）可以被定語限制，如“桌子的上边”；2）能独立地充当句法成分（主要是状語），如“向外看”等。但还有大不相同的地方：1）經常詞綴化，成了所謂“后置詞”，这就失掉了作中心詞的資格，如早上、夜間、眼前、臉上、桌子上、地下（不等于地的下边）、天上（不等于天的上边）；2）可以受副詞限制，如最上边、尽南头；3）即使是單音节詞也不能重叠，除非跟反义詞一起重叠。比較：

方位詞：上上　前前　下下　后后（都不行）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前前后后（都行；部分有限制，如“南南北北”）

名　詞：人人　家家　乡乡　社社（都行）
　　　　天地→天天地地　人物→人人物物　山水→山山水水（都不行；也有用成习慣語的，如“日日夜夜、子子孙孙、男男女女”等）

由此看来，方位詞是有异于名詞的特征的。特别是它的“詞綴化”用法，不但和名詞相去已远，而且簡直要离开詞类了。这种跨在詞类和詞素界限上的現象，似乎不便于放在某一詞类中。要不要独立呢？要。放在哪儿？放到构詞法中去？不行。因为它是活的。姑且不論它的独立用法，如“向外看”、“前有山，后有水”之类；就是在詞綴化时，也还是有相对的独立性的，如“大海里、大江里”等。我們打算在实詞和虛詞之外另辟一个新的大部門——“弱詞”来接納它，而实詞就是“强詞”；由弱入虛，“弱詞”还不等于虛詞。可是它在詞类中的排队，还是要保存在名詞之后作为“附类”，因为它毕竟同名詞还有同样的本質和密切的关系，就是作为弱詞，也还是从这儿“弱”出去的。

第三个問題是量詞問題。量詞要不要独立？这也是值得討論的問題。量詞是个大类名，其实它还可以分成两类：“称量的”和“陪伴的”，而“陪伴的”量詞应該是量詞中的主干；因为它最能体現这类詞的特色。扩大地說，也最能体現汉語詞类的特色。（如“称量的”詞，在印欧語还是有的，如“один *кусок* мыла〔一块肥皂〕、один *кусок* мела〔一支粉笔〕，但語法上这 кусок 仍是名詞；至于“陪伴的”如“一个人”“一張桌子”之类就絕对沒有了。如 один сотл〔一張桌子〕、две лошади〔两匹馬〕就都是数詞名詞直接相連的。）因此我們覺得量詞可以独立。具体的理由是：1）事物范疇不明显了（如“一个人”“一只狗”，再也想不到“个”是“一个竹叶的單位”，“只”（隻）是“鳥一枚也”了）；2）相应地在形式上也和名詞不同了：（A）可以受副詞限制，如“这么个人、这么瓶花”（比較：“这么瓶”，不行）；（B）經常和数詞結合，如“三个人”“一籃子苹果”（比較：“屋里放着一籃子苹果”，行；“屋里放着一籃子”，就覺得話沒說完似的，而且不会理解为一个籃子）；（C）不能粘方位詞（比較：“紙上有字”，行；“張上有字”，不行，古汉語或許可以）；（D）不能作句子的主要成分（訓詁式的判断句，如“斤是一个量詞”，当然除外。又如“两个人：一个是他，一个是我”，这是中心詞“人”承前省了）；（E）重叠方式比名詞丰富（比較：量詞“个个”“一个个”“一个一个”“一个人一个人地走出来”，都行；而名詞只有“人人”，“一人人”就不行）。这就可見量詞同名詞有所不同了，因此把它独立起来是可以的。但是我們認为它仍然应該排在名詞下边作为“附类”，只是不能作为名詞的一个正式的类别罢了。

量詞实在也是名詞的“弱化”。它和方位詞都保存有“体詞”（即实体詞）的本質，作为名詞的附类是相当的。但是还有一种“虛化的强詞”，我們也打算建議作为名詞的附类，这就是“代名詞”。关于这个問題，我們准备以后再談，这里就不多說了。

談“連动式”

史振曄

“連动式”的說法自从«北京口語語法»①作为汉語的一种“特别的結构”提出，并經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的«語法講話»采用以后，就成了汉語語法研究上的一个爭論問題。有的人贊成，有的人反对。不过贊成的也有一个共同的傾向，就是把“連动式”的范圍縮小了，主要的是都不把介詞結构算在連动式之內。除掉包括介詞結构的以外，«語法講話»所举出的“連动式”主要有下面几种格式:

(1) 拿动作次序分先后。例如:

武震脫了鞋走进屋去。(楊朔)

(2) 表示方式的动詞結构在前。例如:

〔她〕站在院子里瞪着眼珠子发呆。(崔八娃)

(3) 表示条件的动詞結构在前。例如: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这就是今天我們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釋。(毛澤东)

他想不出妥当的办法，越沒办法，也就越不放心。(老舍)

現在只就这几种格式来談談“連动式”。

(一)“瞪着眼珠子发呆”②

这种格式中前一个带“着”的动詞，黎錦熙先生認为是“副詞的附加語”，王力先生認为是“末品謂語形式”，呂叔湘先生認为是“动詞的前附加語”，总之他們都認为是状語，不是謂語。«汉語»課本采用了«語法講話»的說法，把这种格式列入“謂語的連續”。

这种格式的特点是:

(1) 前一个动詞虽然带有“着”，但是它的时态却仍附于后一个动詞的时态。③例如:

1) 他“隔着”窗玻璃“瞅”着外面。(周立波:暴風驟雨)

2) 他慢慢地回过头来，叫我坐在他的旁边，又“睇着”眼“看”着远处。(小說)

3) 玉翠伸出巴掌摀住了妇联同志的嘴，“笑着”“拉开”了別的。(康濯:春种秋收)

4) 那一年他們曾在这里“埋伏着”“打”过敌人。

第一个动詞所带的“着”，只表示出这个动作在进行中，但是这动作的进行是現在的，过去的，还是未来的，还需要看第二个动詞所带的时态:例 1 的“隔着”和例 2 的“睇着”，后面动詞也带有“着”，它們是“現在进行态”;例 3 的“笑着”，后边的动詞带有“了”，它是“过去进行态”;例 4 的“埋伏着”，后边的动詞带有“过”，它是“不定时过去进行态”。它們的时态都仍附于后一个动詞的时态，可見它們都从屬于后一个动詞。

(2) 前一个动詞所带的“着”，有时可以換成“地”;有一些無状的“地”也可以換成“着”。例如:

5) 馮克西稼奇微笑地說。(在北极——数材引)

6) 她說了这些話，便閉上了眼睛，兩手交叉地放在胸前，似乎要睡去的样子。(巴金:家)

上例中的“着”和“地”都可以互換。

(3) 前一个动詞是用来回答后一个动詞怎样进行的。例如:

問:他怎么发呆? 答:他瞪着眼睛发呆。

問:他怎么看着远处? 答:他睇着眼睛看着远处。

問句中的“怎么”是状語，回答这个“怎么”的“瞪着眼睛”、“睇着眼睛”自然也是状語。再看下例:

7) 干到晌午了，嚓餅子就凉水，吃了，头枕着土坷拉，〔用〕破草帽蓋着臉，就那么睡一小覺。(小說)

例 7 的“那么”指代什么呢?到底怎样“睡一小覺”呢?就是“头枕着土坷拉，〔用〕破草帽蓋着臉睡一小覺”，句中的“那么”就是指代前面的“头枕着土坷拉，〔用〕破草帽蓋着臉”的。“那么”是“睡”的状語;很显然，它所指代的前面的“〔用〕破草帽蓋着臉”也应該是“睡”的状語。(“头枕着土坷拉”自然也是状語，但它是主謂結构，跟这里討論的句式无关。)

因此，这种格式的前一个动詞(連同賓語)是后一个动詞的状語，并不是什么“复杂謂語”的构成成分;把这种格式看做所謂“連动式”是不符合汉語实际的。

从語音的停頓上說，汉語的状語和它的中心詞之間并不是全不能有逗号的。这种格式的前一个动詞既然是后一个动詞的状語，它們之間也可以有逗号，例如:

8) 这时候孩子們已抱着滿怀的紅杜鵑花，跑了上来。(冰心:我的学生)

---

① 李荣編譯本，21 頁。

② 这种格式，有的能加上“一面……一面…”，就成了联合結构，与所謂“連动式”无关，本文不討論。«語法講話»認为“瞪着眼睛发呆”也可以說成“一面瞪着眼睛一面发呆”，其实“瞪着眼睛”在这里就是“发呆”，不能分作两回事来說。

③ 更正确地說，这个“着”只表示前一个动作的“体”，而它的“时”却要依附于后一个动詞的“时”。

9）S 补着袜子，P 同我抽着柳州烟，喝着胜利紅茶談話。（同上）

10）看見林先生苦着臉跑回來。（茅盾：林家鋪子）

林先生苦着臉，踱回到賬台里，渾身不得勁儿。（同上）

例 8 的"已"是表过去时的副詞，跟"抱着"的"着"不能配合，"已"显然是后面动詞"跑"的狀語。在这种情况下，"抱着滿怀的紅杜鵑花"也只能是"跑"的狀語，而它們当中有了逗号。例 9"抽着柳州烟"和"喝着胜利紅茶"应屬同一成分。按上面的分析，"喝着胜利紅茶"是"談話"的狀語；"抽着柳州烟"也应該是"談話"的狀語，而它的后面也有了逗号，而且这个逗号是必須有的。例 10 的两个"苦着臉"后边，一个沒有逗号，一个有逗号。逗号的有无，在这里使句式有了差別嗎？显然沒有，两个"苦着臉"都是表示后面动作情态的。由此可見，逗号并不能改变这种格式中前一个动詞的狀語性質。

（二）"脫了鞋走进屋去"①

这种格式，黎錦熙先生叫做"承接的复謂語"，又說是"眞正的連动"，王力先生叫做紧縮式，呂叔湘先生和《汉語》課本采用了《語法講話》的說法，叫"連动式"或"謂語的連續"。它的特点是：

（1）两个动詞之間，可以用"就"一类表示关联的副詞連接。例如：

1）曾將軍吃完晚飯就带了少数战士襲击敌人去了。（茅盾——《語法講話》引）

2）覚民說毕就往外走。（巴金：家）

3）林小姐这天从学校回来就撅着小嘴唇。（茅盾：林家鋪子）

能插入关联詞，就說明它的結构比上一种格式的結构松散一些。

（2）前一个动詞的后边可以加添上"之后"、"以后"一类的詞；一加添上"之后"一类詞，这个动詞的前边就可以再添上一个介时間的介詞。例如：

4）玉翠〔 〕回来以后就天天直着脖子等昌林。（康濯：春种秋收）

5）这件事，我〔 〕到任以后就知道了。（《西門豹》——教材引）

可見前一个动詞具有构成狀語的可能的語法特点。

（3）前边一个动詞可以提到主語的前边。例如：

6）瞅瞅四外沒人，玉翠就溜到了昌林的地里。（康濯：春种秋收）

7）看着 S 的高跟鞋在月下閃閃发光，我就說：（冰心：我的学生）

因此，两个动詞上可以很容易地都具有主語。②例如：

8）曾將軍吃完晚飯，他就带了少数战士襲击敌人去了。

9）玉翠瞅瞅四外沒人，他就溜到了昌林的地里。

可見这种格式又具有成为复句的可能的特点。

总之，一方面这种格式它的前一个动詞有构成狀語的可能，另一方面，它又有构成复句的可能。这两方面合起来才是它的全面而可能的語法特点。

从語音停頓上来看，因为它的結构比較松散，所以两个动詞之間很容易加入个逗号。現在有很多人把其中沒逗号的叫复杂謂語，有逗号的就算复句，这未免夸大了語音停頓对于区分單复句的作用。語音停頓自然是"句子"的重要标志之一，分析語法結构时应該注意它，但是不正确地估計了語音停頓的作用，就会給語法結构的分析造成錯覚。有人曾評論过区分單复句的"逗頓异用說"，不是沒有道理的。本文不是討論單复句界限的，不想在这方面多談；要談的只是逗号并不能改变这种格式的語法特点。如例 1 的"吃完晚飯"的后边沒有逗号时，能加入"以后"，有了逗号，仍然有这个可能。可見这种格式中，并不因有了逗号便使第一个动詞丟失了它构成狀語的可能的語法特点。这个特点甚至在这第一个动詞提到主語前边的时候，仍然存在。提到主語前边，一般是要用逗号隔开（但不是絕对的），可是它的后边仍然加上"以后"，如例 1 就可說成"吃完晚飯以后，曾將軍就带了少数战士襲击敌人去了"。显然，逗号并不能使这种格式的語法特点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一定要說逗号在这种格式里有作用，那么逗号的作用也只在于增强这种格式成为复句的可能性。因为这种格式的两个动詞如果都有了主語，如例 8 和例 9，成为两个分句之后，它們当中一般是要有个逗号的，所以这种格式中一有了逗号，加进主語的可能性也就增强了。这样，逗号的有无在这种格式中既是比較隨便的，而逗号又不能很本改变这种格式的語法特点，③ 分析这种格式时自然就不能过分

---

① 这种格式，我們限定只是确有时間先后的連續动作。两个动作并沒有时間先后的，不包括在这种格式之中。

② 唐启运曾以"他說了又說"（呂叔湘先生引为"連动式"例句的）不能說成"他說了他又說"，来反对这种格式可以插入主語成为复句的說法。（《中国語文》，1958 年 2 月号 84 頁）其实"他說了又說"的两个"說"是泛指的，只在叙述"說"这个动作重复进行。如果把后一个"說"换成"笑"，就要成为"他說了又笑、笑了又說"的句子，来說明"說""笑"交替进行，不过两个"說"是同一个动作，沒法說作"他說(1)了又說(2)，說(2)了又說(1)"，就成了这种表明同一个动作重复进行的格式。因此，"說了又說"实际上是联合結构，不是有时間先后的两个动詞的运用。

③ 如果說这种格式中的两个动詞之間有了逗号，比沒有逗号时第一个动詞有了一些被强調的意味，似乎是跟后一个动詞平行起来了，那只是逗号的修辞作用所引起来的意义上的变化。分析語法結构固然不能和意义割裂开，但是語法分析和修辞分析不能混为一談。

强調語音停頓的作用了。

(三)"越急越慌張"

这种格式，黎錦熙先生認为是"并行的复謂語"。王力先生叫它"紧縮式"。《汉語》課本叫"紧縮句"。

看这种格式的特点之前，首先須說明一点，就是"越…越…"(或"愈…愈…")不一定連在同样的句子成分上面。例如:

1) 哈，我明白了，愈无用的人，愈应該著好看的衣服，对不对?(丁西林：一只馬蜂)

2) 牛衰期越短，蜕变得越快。(書)

3) 爭論得越認眞，是非就越明白。(批評自我批評——教材引)

例1是連在主語的定語和謂語上的，例2是連在前一个分句的謂語和后一个分句的补語上的，例3是連在前一个分句的补語和后一个分句的謂語上的。

再看所要討論的句式:

4) 现在的人，心眼儿眞是越过越大了。(朱自清：阿河)

5) 你当了十来年长工，甚也沒闖下甚，人家可是越过越发了。(馬烽：光棍汉)

例4的"人"是主語，下面是一个做謂語的主謂詞組，但是"心眼儿"的謂語却只有"大"一个詞，"过"并不能做它的謂語。那么"过"是什么成分呢，显然，只能是状語。例5的"可是"表示对上一个分句的轉折，这个轉折跟下面的"过"不发生关系，只跟"发"发生关系。可見在"越过越发"中"过"是从屬于"发"作状語；不然，"过"在語意上既沒有轉折，"可是"这个轉折連詞就不能放在"过"的前边，而一定要擱在"过"的后边。

无須多來举例，就可知这种格式是偏正結构而不是并行結构；更明确地說，它的前一个动詞(或形容詞)也是后一个动詞(或形容詞)的状語。这就是这种格式的第一个特点。

另一方面，这种格式当中还可以加入"就"等表示关联的副詞，如"越急就越慌張"。一加上"就"等副詞，这种格式的結构就比較松散了，也就有了成为复句的可能的語法特点。例如:

6) 他…越沒办法〔 〕也就越不放心。(《語法講話》引)

句中〔 〕处若添上个"他"，前后两个动詞(或形容詞)都有了主語，就成为复句了。

因此，这种格式也是：一方面它的第一个动詞(或形容詞)可以是状語，一方面有构成复句的可能。

从語音停頓上看，假若"越…越…"連的只是两个动詞，并沒有其他附加或連带成分(如例4例5)，它們之間一般都不能用逗号隔开。如果两个动詞带了状語、补語或宾語，前后两部分变得較复杂时，它們当中就往往有了逗号，如例6就可以加入个逗号。两个动詞不带和带了状語、补語或宾語，只是同一格式由簡單到复杂的变化，并不能因为有了状語、补語或宾語就成了另外一种格式。在結构較复杂时加入了逗号，其实并沒有也不能改变它的語法特点。逗号在这里至多只是同在上一种格式中一样增强了这种格式成为复句的可能性，并不是決定句法特征的主要因素。

(四)"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照《汉語語法教材》的体系看来，黎錦熙先生把这种格式認为是"副动結构"。王力先生也放在"紧縮式"里。《汉語》課本叫"紧縮句"。

这种格式的特点也有两个:

(1) 前一个动詞的后面，可加上"的时候"或"之后"一类的詞；一加上这些詞，这个动詞的前边就可以加上一个介时間的介詞。例如:

1)〔 〕打得贏的时候就打，〔 〕打不贏的时候就走。

2) 我〔 〕死了以后就不管了，〔 〕不死的时候就不能由别人摆布我。(就《語法講話》例句加添而成)

(2) 两个动詞都可以有主語。例如:

3) 你打得贏你就打，你打不贏你就走。

4) 我死了我就不管了，我不死我就不能由别人摆布。

因此，这种格式也是：一方面它的前一个动詞具有构成状語的可能的語法特点，另一方面具有构成复句的可能的語法特点。

从語音停頓上看，逗号在这种格式中更是可有可无的。原格式中既可以加入逗号，前一个动詞部分成为状語时(如例1、例2)，也还可以加入逗号；更特殊的是(如例3、例4)成为复句之后也不一定非加入逗号不可。逗号之不能改变其語法特点，更是清楚的了。

总起来說，上面四种格式其实只有两类：第一种格式是一类，它只能是状动結构，不是什么"連动式"。第二、三、四种格式是一类，它們都具有两重性質，可以是状动結构，同时也可以两个动詞都具有主語成为复句。这三种格式如果做一个句子的謂語时，这种句子其实就成了一种介乎單句与复句之間的句式。說它是單句的复杂化固然未尝不可，但是把这种謂語叫做复杂謂語却說不通，因为它已經复杂到具有复句的特点了。近来把第三、四种格式做謂語的句子說成是复句的紧縮的人似乎愈来愈多了，这也是可以的，只是第二种格式做謂語时也必須同样处理，因为如上所述，它們的語法特点都相同。但是把它們叫做"連动式"就不符合它們的語法特点了。

列 举 和 分 承

王 希 杰

所謂列举和分承，就是在一般文章或一句話中，前面先提起两件、三件或更多的事，后面按照前面提起的次序，分別說明。比如：

1） 然而这一夜，举人老爷反而不能睡：他和把总嘔了气了。举人老爷主張第一要追贓，把总主張第一要示众。（魯迅：阿Q正傳）

2） 我看这些材料中，押地，不实行減租，喜富不賠款，村政权不民主，这四件事最大，因为这四件事上吃亏的是大多数。咱們要斗爭他們，就要叫恒元退出押地，退出多收的租来，叫喜富照县里判决的数目賠款，徹底改造村政权。（赵树理：李有才板話）

一般說来，不管是口头的还是書面的，列举的是两件事的比較多。所以，朱永鍇同志称之为"双提和分承"。双提的情况固然多，非双提的列举两件事以上的情况也很不少。比如：

3） 鋼鉄方面的小型企业、小型設备、土法生产的群众运动，带动了大型企业、大型設备、洋法生产的群众运动，带动了整个工业战綫上的群众运动。（周恩来：关于調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經济計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約运动的报告）

4） 在一九五八年，我国的鋼、煤、发电量和棉紗已經分別跃居世界的第七位、第三位、第十四位和第二位了。（周恩来：偉大的十年）

在上面的两个例子中，列举的不是两件事，而是三件事、四件事，"双提和分承"就概括不了这一內容了。所以，我認为把这叫做"列举和分承"会更合适些。

客观事物的复杂，不仅表現在一組事物之間有区別有联系，也表現在几組事物之間有共同的区別和联系。比如：

5） 外国用火藥制造子彈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風水；外国用鴉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飯吃。同是一个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蓋不但电气而已。（魯迅：伪自由書·电的利弊）

这个例子举了三組现象，說明一个共同的东西："中外用法之不同"（魯迅指的当然是旧中国）。假如我們把一組事物称作为一个項目的話，这就可以称之为"多項列举"。

分承可以是一次的，也可以是两次以上的。在一次分承中，除"一般分承"外，还有一种和"多項列举"相对应的"多項分承"。比如：

6） 由于技术人員同工人群众相結合，就更充分地发揮了他們在生产中的作用，也使他們的理性知識和感性知識、理論和实踐更好地結合起来。（紅旗1959年21期，7頁）

但假如换一种說法，把分承中的两个項目（理性知識和感性知識；理論和实踐）分开来說，就成了这样的情况：

7） 我們懂得，依靠群众还是脫离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还是不搞群众运动，是无产阶級革命家和资产阶級革命家的根本分歧点，也是社会主义建設中革命无产阶級的路綫和其他非无产阶級路綫的根本分歧点。（同上，3頁）

在7）中，列举了两次："依靠群众"和"脫离群众"是一次，"大搞群众运动"和"不搞群众运动"又是一次。"是无产阶級革命家和资产阶級革命家的根本分歧点"是一次分承，"也是社会主义建設中革命无产阶級的路綫和其他非无产阶級路綫的根本分歧点"是对列举的第二次分承。这样，就能进一步揭示事物的本質，深刻地說明事物的客观規律性。这种多次分承，又有两种情况：(1)第一次和第二次分承都是直接說明列举的事物的，我們称为"直接分承"；(2)后一次分承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比如：

8） 秦师輕而无礼，必敗。輕則寡謀，无礼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无敗乎，（左傳：秦晋殽之战）

很清楚，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沒有第一次分承，則第二次分承就失去了依据。这个例子列举的是"輕"和"无礼"，但第二次分承的却是"脫"和"不能謀"，它和列

（下轉28頁）

論語言与言語(上)

高名凱

方光燾、施文濤两位先生在他們的《言語有阶級性嗎?》①一篇論文里提出一个論点，認为語言和言語都沒有阶級性。他們并且在这篇論文里对我发表在《中国語文》1958年5月号的《文風笔談》和1958年10月号的《批判我在語言学工作中的資产阶級学术思想》中提到的語言沒有阶級性，言語有阶級性的論点提出批評，認为我的論点"已經在我国語言学界的某些人思想上引起了混乱"(24頁)。他們既然認为我的論点竟有这样的扰乱思想的作用，这个問題的严重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我認为有必要在这里和方、施两先生討論这个問題，并就正于讀者。

一

方、施两先生在他們的論文里首先叙述德·索緒尔*区分語言与言語的論点，并对它加以批判，然后就根据(?)苏联語言学家 A. И. 斯米尔尼茨基在《語言存在的客观性》一文中所提出的論点，断言語言和言語都沒有阶級性，再据此来批判我，認为我"陷入了自己批評过的索緒尔的唯心主义泥坑中去了"(26頁)。这里，我們暂且不談方、施两先生对德·索緒尔的論点是如何論述的，我們无妨先看一看方、施两先生所根据的斯米尔尼茨基对語言和言語的看法究竟如何。

詳細地研究了斯米尔尼茨基的論文②之后，使我惊异的是方、施两先生竟至于誤解了斯米尔尼茨基的論点，并且在某些地方似乎是有意地隐去了斯米尔尼茨基的主要論据。方、施两先生說：

> 斯米尔尼茨基認为索緒尔所理解的那种"言語(parole)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存在的是索緒尔的"言語活动"(langage)。③ 他也区分"言語"，但是他所指的"言語"不等于索緒尔的"言語"(parole)，他所指的"言語"是与索緒尔的言語活动(langage)相当的，在斯米尔尼茨基所說的言語这一概念中包括着語言和"超語言的剩余部分"，这种"超語言的剩余部分"可以是屬于个人的(个人发音的錯誤，嗓音特点，用詞不当…等)，也可以是屬于社会的(如社会公認的詩歌韵律…等)。言語既然包括了語言和"超語言的剩余部分"，我們知道語言是沒有阶級性的；那末，"超語言的剩余部分"是不是有阶級性的呢?我們認为"超語言剩余部分"中的社会因素的詩歌韵律等是不可能有阶級性的，斯米尔尼茨基对"超語言剩余部分"个人因素的說明也都是有关語言的表达方式，与个人的思想和世界观无关的，所以也不能有阶級性。…我們認为斯米尔尼茨基所指的"言語"(相当于索緒尔的言語活动)是不同于一般人所說的"說話"，因为一般人所說的"說話"，是把思想內容也包括在里面的。象那种运用語言所产生的具体产物，斯米尔尼茨基把它叫做"言語作品"(25頁，着重点是原文所有的)。

不錯，斯米尔尼茨基所說的言語相当于德·索緒尔的langage，它包括德·索緒尔所說的langue和parole。但是，斯米尔尼茨基是如何解釋他自己所了解的"言語"的呢?斯米尔尼茨基說：

> 說話的过程以及无数次說話中所說到的，所說出的和所听到的內容，也就是語言学家的直接研究材料。这大致相当于德·索緒尔所謂的 langage，它直接产生于日常生活中，亟需有一个专門名称——言語(речь, langage, Rede, speech)。④

这里，斯米尔尼茨基明明指出他所說的言語是說話过程以及說出的和所听到的內容，然而方、施两先生說斯米尔尼茨基所說的言語并不指"說話"，甚至于斯米尔尼茨基对言語中的个人因素的說明也只涉及表达方式，并不涉及內容。对斯米尔尼茨基的論点的这种誤解是令人惊异的。

方、施两先生所以歪曲斯米尔尼茨基的論点，因为他們在斯米尔尼茨基的著作里找到"言語作品"这个术語，他們就借着这个术語来作文章，認为"言語作品"和"言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尽管斯米尔尼茨基所說的"言語作品"包含有說話人的思想內容，有阶級性，

---

① 見《南京大学論坛》，1959年第4期，24—26頁，又45頁。以下只在引文后注出頁次。

* F. de Saussure 的譯名有好几种，高名凱先生一向譯为"德·苏係尔"。为了討論方便，在这篇文章里我們一律改为"索緒尔"——編者。

② 斯米尔尼茨基：《語言存在的客观性》，見《語言学論文选譯》，第五輯，1950年，中华書局，113—140頁。

③ 德·索緒尔所說的 langage 应当譯为"語言机能"，不是"言語活动"。

④ 見《語言学論文选譯》，第五輯，120頁。着重点是我加的。

但是言語并不包括說話人的思想內容，沒有阶級性。然而斯米尔尼茨基如何解釋“言語作品”呢，斯米尔尼茨基說：

> 从語言和言語作品（就是本文中所規定的那种意义下的言語）① 之間的这些关系，应該認为整个的具体句子（由一定的詞所組成，而又具有一定結构方式的句子）是言語单位，而不是語言单位，因为这些句子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完整而孤立的言語作品。②

这里，斯米尔尼茨基拿加括弧的方式对他所說的“言語作品”作出注解，說它就是上面所述的言語，并且把作为言語作品單位的具体句子就叫做言語單位。这証明了斯米尔尼茨基所說的“言語作品”是包括在他所說的“言語”之內的，因之，有时就等于他所說的“言語”。斯米尔尼茨基并且認为这作为言語單位的具体句子是有阶級性的。他在《語言存在的客观性》里說：

> 但是“言語作品”（此地指具体的句子）却是有所謂而发。表达一定的思想內容，它們对不同阶級往往并不是一視同仁的。③

他又在他的另外一部著作里說：

> 应当非常重要的指出，由一定的詞所組成，而又具有一定的語法形式的具体的句子（卽句子）已經是言語作品，就是說，不是語言的組成部分或单位，而是某些人在某种条件下，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对語言的运用所产生的产物；它們并不屬于語言（虽然是从語言变来的），而是屬于在每一个具体的場合中运用語言的人的活动范圍，因之，在阶級社会里，它們就常常有一定的阶級傾向。③

可見，方、施两先生以斯米尔尼茨基所說的“言語作品”是被排斥于“言語”之外的为理由来証明(?)言語并不包括說話的內容，因之，沒有阶級性的論点，是对斯米尔尼茨基的理論的誤解。

不但如此，方、施两先生也注意到斯米尔尼茨基所說的“超語言的剩余部分”，并且以这种“超語言的剩余部分”不具有阶級性为理由来証明言語沒有阶級性，但是他們却似乎是有意地不把言語作品列在斯米尔尼茨基所說的“超語言的剩余部分”之內。他們只以“个人发音錯誤，嗓音特点，用詞不当…等”和“社会公認的詩歌韵律…等”来轉达斯米尔尼茨基所說的“超語言的剩余部分”所包含的內容。方、施两先生所用的“…等”这个省略号是耐人寻味的，因为被他們拿“…等”这个符号来代替或抹杀的却正好有斯米尔尼茨基所說的“言語作品”。斯米尔尼茨基非常明确地說：

> 在言語中除开作为交际工具的語言以外还有某种“超語言的剩余部分”，这种“超語言的剩余部分”本身又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也不是語言学的研究对象。“剩余部分”基本上包括下面几个內容：（甲）每个人在使用語言时的特点…（乙）某些不直接屬于語言基本职能范圍內的語言要素…（丙）某些言語作品，它們通过語言而形成，但已經整个超出于語言范圍之外，因为它們专門表达某一生活領域中的思想，而語言則为人类活动的各个領域活动服务，无分彼此。⑤

这里，斯米尔尼茨基虽然說“某些言語作品”，沒有說出多少言語作品，但是他却明确地指出，包含有思想內容的言語作品之中有的就被包含在“超語言的剩余部分”之內。斯米尔尼茨基所以只說“某些言語作品”，不說“全部的言語作品”，因为在他看来，有的言語作品可以反复出現，成为語言要素。它們虽然是言語作品，但已轉入語言，成为語言的成分，因之，不是“超語言的剩余部分”。斯米尔尼茨基說：

> 在个别場合下，具有句子形式的言語单位也能加入語言体系之中。这是因为某些具有句子形式的言語作品（句子）为人們反复使用后，丧失了“引証”的性質，而我們使用它們早已不是故意重复这些句子，而是使用这些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思想。⑥

换言之，除了类似的一部分言語作品之外，其他的言語作品就是屬于“超語言的剩余部分”的。然而方、施两先生却以“…等”这个方法把它們全部踢出“超語言的剩余部分”之外，而斷言說：“斯米尔尼茨基对‘超語言的剩余部分’个人因素的說明也都是有关語言的表达方式，与个人的世界观无关的，所以，也不可能有阶級性，”更令人不解的是，方、施两先生并不是沒有看到斯米尔尼茨基的这一段話，他們甚至于引証了这一段話的一部分，他們說：

> 因为一般人所說的“說話”，是把思想內容也包括在里面的。象那种运用語言所产生的具体产物，斯米尔尼茨基叫做“言語作品”…这种言語作品，“它們通过語言形成，但已經超出語言范圍之外，因为它們专門表达某一生活領域中的思想。”（25頁，引号里的語句就是他們引証斯米尔尼茨基的話的。）

但是他們似乎是有意地不提这一段話正是在斯米尔尼茨基說明某些言語作品屬于“超語言的剩余部分”的范圍之內时所說的。

我們知道德·索緒尔所說的 langage 是包括 langue（語言）和 parole（德·索緒尔所說的“言語”）

---

① 卽上述斯米尔尼茨基对“言語”所下定义：“說話的过程以及无数次說話中所談的，所說出的和所听到的內容。”

② 見《語言学論文选譯》，第五輯，125頁。着重点是原文所有的。

③ 見《語言学論文选譯》，第五輯，126頁。

④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Лексическое и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е в слове», 見《Вопросы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АН СССР, 1955, стр. 12.

⑤ 見《語言学論文选譯》，第五輯，136—137頁。

⑥ 見《語言学論文选譯》，第五輯，129頁。

两方面的。他在《普通語言学教程》里經曾画出一个图解来說明他所說的 langage, langue 和 parole 的关系。下面就是这个图解: ①

$$\text{langage}\begin{cases}\text{langue}\begin{cases}\text{synchronie（横序系統）}\\ \text{diachronie（縱序演变）}\end{cases}\\ \text{parole}\end{cases}$$

斯米尔尼茨基所說的"言語"既相当于德·索緒尔的 langage, 既包括 langue 和 parole 两者，那么，我們就以可看看德·索緒尔所說的 parole 究竟包含不包含說話的內容在內。他說:

> 它（按: 即言語）是人們所說的話的总和。② 里面包括:（甲）依賴于說話的意志的个人的組合（按: 不是組合的形式）。（乙）实现这些組合所必需的同样是与意志有关的发音动作。（38 頁）

可見德·索緒尔所說的 parole 也包括有言語作品（即方、施两先生所說的"說話"）在內，而斯米尔尼茨基所說的相当于德·索緒尔的langage的"言語"之包括"言語作品"在內，也就是无可置疑的了，因为他所說的"言語" 包括德·索緒尔的 langue 和 parole （即包含有"言語作品"的parole）两部分。当然斯米尔尼茨基只說他的"言語"相当于德·索緒尔的 langage，但他却明显地說，在他所說的"言語" 和德·索緒尔所說的 langage 的近似之处当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包含有被德·索緒尔列在屬于 langage 之下的 parole 里面的人們所說的有內容的"話"，也就是他所說的"言語作品"。可見，斯米尔尼茨基所說的"言語"是包括有人們所說的"話"，亦即他所說的言語作品。不过，因为他把言語解釋为"說話的过程（按: 即言語行为）以及在无数次說話中所談到的、所說出来的和所听到的內容 （按: 即言語作品）"，既指"言語行为"，又指"言語作品"，所以，在某种場合下，他有必要拿"言語作品"这个术語来同"言語"区别开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所說的"言語"并不包括"言語作品"在內。

二

不难看出，方、施两先生所以要歪曲斯米尔尼茨基的論点，是有原因的。除了他們要借此来否認言語有阶級性之外，他們还害怕，把言語說成包括言語作品在內就会使語言学研究的对象模糊起来。他們說: "事实上我們如果把言語作品的具体思想內容也包括在言語里的話，那么我們就会把語言科学扩大到一切科学、文学、艺术研究的領域中去，因为不論是文学著作、科学著作、哲学著作都是通过作者的言語表达出来的。"（26 頁）

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忧虑。为什么把言語作品的具体思想內容也包括在言語里，就会把語言科学扩大到一切科学、文学、艺术研究的領域中去呢？这其間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語言科学研究的对象应当如何的規定是一回事，言語是否包括言語作品，言語作品是否包括言語作品的具体思想內容是另一回事。如果我們說文学包含有形式一面和內容一面，文学的形式是語言，文学的內容是思想意識，我們难道就因此而認为文学的研究对象必須扩大到語言学的研究和哲学的研究領域中去嗎？如果在文学的研究过程中，人們談到文学中所包含的思想意識，或文学的語言艺术，这就算是干涉哲学或語言学的"內政"嗎？

客观的事物有千絲万縷的联系，一个具体的事物往往可以包含各种不同类型的組成要素，科学的分工正是从这复杂錯綜的現象中找出同类的現象来加以綜合和抽象的研究的。一个科学部門的研究对象并且是隨着科学的发展而有所变动的。几何的图形存在于宇宙間各个具体事物里，宇宙間的各个具体事物也不只具有几何图形这一特点，然而我們却可以把几何图形从各个不同的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加以綜合的研究，建立了几何学。难道承認雪花里具有某种特定的几何图形，这就把地球物理学的研究扩大到几何学的范圍而使其失去独立的存在嗎？阿里斯多德时代的物理学和今天的物理学显然有不同的內容。难道声音和光綫都不是物理現象嗎？为什么我們就分出声学和光学？难道承認声音和光綫是物理現象，这就使得我們把物理学的研究扩大到声学和光学的領域中去，而使声学和光学失去其为独立的科学的存在嗎？"独立"并不等于"孤立"。根据辯証唯物論的观点，我們尽管要使一門科学具有独立的特点，但是同时要把各門科学之間的联系建立起来，要把某一科学的研究对象和其他科学的研究对象之間的联系說个明白。方、施两先生不是也說:

> 我們認为語言学所要研究的只是言語作品的表达形式，…我們所理解的言語（言語作品的表达形式）不仅

---

① F.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31, Paris, p. 139. 以后所引德·索緒尔的話不另注明出处的都指这本書，只在引文后注明原書頁碼。

② 原文是 elle est la somme de ce que les gens disent, 方、施两先生把它譯作: "人的說話的总和"，"說話" 云云，意义不明确，它既可以只指說話的行为，又可以兼指說話的行为和說話的內容，然而，德·索緒尔的原文 ce que les gens disent 却明明指的是人們所說的东西，即所說的話。这段的着重点是我加的。

是包括了語言的物質外壳——語音、詞与詞的組合的規律和造句的格式，而且也包括了詞汇的客观意义，因为这些都是屬于語言的。（26 頁，着重点是我加的。）

方、施两先生既認为語言学所要研究的只是言語作品的表达形式，并且是“屬于語言”的言語作品的表达形式，那么，为什么他們又承認言語中有不屬于語言的“超語言的剩余部分”呢？为什么这“超語言的剩余部分”就不必成为語言学的研究对象呢？而承認言語中有不屬于語言的說話者的思想內容，这說話者的思想內容就必得成为語言学的研究对象，因之就必得把語言学的研究扩大到所有科学的領域中去嗎？

可見，就連方、施两先生也承認規定語言学的研究范圍并不阻止人們去分析語言和言語的不同，去論述言語中的不屬于語言的“剩余部分”；那么，在分析言語的时候，把言語所包含的思想內容归入言語中的“超語言的剩余部分”，正如斯米尔尼茨基所做的，就不能被認为是把語言的研究扩大到一切科学的領域中去了。問題在于：給某种科学規定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圍是一回事，說明这种对象和別的对象的差別及其彼此之間的不同特点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間有联系，但不彼此排斥。

三

当然，方、施两先生对斯米尔尼茨基的理論的歪曲，只能說明他們的“言語沒有阶級性”的理論是缺乏論据的，并不能証明言語有阶級性。因此，我們还要进一步从正面的角度来闡明語言沒有阶級性，言語有阶級性的道理。

語言学家們很早就注意到語言和言語的区別。德国的語言学家方·洪堡尔特(von Humboldt) 早就在十九世紀初年提出过有区分語言和言語的必要，他認为語言是活动，是形成思想和表达思想的創造性的机关，并且說：

> 从严格的而且最相近的意义上来說，这个定义适合于日常应用語言中的活的言語的每一个动作，可是，从本質上和从眞正的意义上来說，也可以把語言只理解为一切所講的話的总合。然而通常所說的語言在詞典和語法書所提供的一大堆里只包含有活的言語所产生的个別的元素，却往往在数量上不完全，并且往往需要新的劳动去認清从言語里产生出来的特性，去形成对活的言語所有的可靠的观念。… 活的言語是首要的和眞正的語言財产；如果我們要走进活的語言本質里边来的話，在研究語言的情况之下，我們就无論如何也不应該忘記这一点。詞和規則的零散存在是科学分析的机械工作的僵死的产物，而不是語言的天然財产。①

这里，方·洪堡尔特明确地指出語言是一切所講的話的总合，而言語則是日常应用語言的每一个活的动作。尽管方·洪堡尔特对語言和言語的区別还沒有精确的分析，但是他已經注意到这两者之間的区別。

在近代語言学的历史里，第一个給語言和言語的区別作出有系統的理論的解釋的，是德·索緒尔。他在分析語言学的研究对象时，認为人类的語言机能(langage) 可以分为两个对立的部分，一是語言(langue)，一是言語(parole)，語言是社会现象，而言語則是个人现象。他說：

> （語言）是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員通过言語实踐而获得的一种宝庫，是可能存在于每一个人腦子里，或說得更正确些，是存在于一群人的許多腦子里的一个語法系統；因为在任何一个个人的腦子里，語言总是不完整的，它只在群众中才是完整的。

又說：

> 在把語言从言語里分別开来的时候，人們同时就 1）把什么是社会的从什么是个人的当中区別开来；2）把什么是主要的从什么是次要的，多少是偶然的东西当中区別开来。語言不是說話者的一种机能，而是个人被动記录下来的产物，它从来不假定預先的思考，而思考的活动也只有在我們将于第 170 頁以及以下各頁②所要討論的分类的活动中才参預其中。相反的，言語是个人的意志和智慧的一种活动，其中可以分为：1）說話者应用語言法則去表达个人思想时所做出的組合；2）允許个人把这些組合表面化的心理——物理的机制。（30 頁）

这里，德·索緒尔一方面把語言看作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现象，把言語看做是个人的产物，个人的现象，一方面把他所說的“語言”具体地看成群众腦中存在的一个語法系統，把他所說的“言語”具体地看成个人为了表达思想所做出的組合，以及使这組合表面化的心理——物理的机制。这种組合是什么呢？德·索緒尔在另外的地方說：

> 語言以貯藏于每一个个人腦子里的印迹的总和的形式存在于集体中，有点象一部詞典，印出相同的册数分派給每一个人使用，語言的这种存在形式可以拿下面的公式来加以表明：
>
> 1+1+1+1…=1（集体的样本）③
>
> 言語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在这个集合体里呢？它是人們所說的話的总和，里面包括：1）依賴于說話者的

---

①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Итоги обсуждения вопросов стилистики» 一文中所引的；見«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1955 年第 1 期，76 頁。着重点是我加的。

② 指原書頁数。

③ 这个公式的意思就是說：貯存于每一个人腦子里的語言系統加在一起，仍然等于这同样的語言系統，不过这后者是集体的語言系統，而貯存于每一个个人腦子的語言系統只是这集体的語言系統的复本罢了。

> 意志的个人的組合；2)实現这些組合所以必需的同样是与意志有关的发音动作。(38頁)

这里，他明确地說出他所說的言語指的是人們所說的話的总和，包括个人所組成的言語組合和发音。

德·索緒尔的理論具有严重的唯心主义的錯誤，这錯誤主要表現在：1)在社会性的問題上把語言和言語对立起来，2)在物質性的問題上把語言的物質外壳(发音)排斥于語言之外，而把它看成个人的言語。

正如謝尔巴所說的，“語言系統和語言材料——这只是在試驗中的某种言語活动的唯一的不同的方面…”，①“一切不发源于語言系統的，不是在語言系統中潜在地奠定起来的眞正个人的东西，在不能为自己找到反应，甚至于不能得到了解的情况下，要永远的灭亡”，②“那些常常被認为是个人的差别的东西，其实是集体的差别，即同样受到社会制約的东西”。③德·索緒尔把語言和言語在社会性的問題上对立起来，是对語言和言語的严重的誤解。斯米尔尼茨基也同样地批評德·索緒尔說：“語言乃是言語的一个組成部分，并且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④“言語中的‘超語言剩余部分’既包括个人的因素，也包括社会的因素，这一点就不同于德·索緒尔的完全是一种个人現象的言語”，⑤为什么我們不能把語言和言語这样地对立起来呢？这是因为，語言是人們的交际工具。語言既是交际工具，我們就不能把它理解为交际行为或由交际行为所組成的言語組合。就是从实踐的角度来看，每一个运用語言的人都意識到他所学习得来的語言并不是他所有的，而是其他的人所共有的，而是以存在于全民社会中一切个人嘴里所說出的，具有声音的物質外壳的言語之中的方式存在于社会之中的，在交际的場合中，他是运用語言这个工具去組成他所要說的話的。具体地說，在人們进行交际的时候，人們是要运用全民社会公有的一套詞汇系統(包括單詞、复合詞、在句子里起詞的作用的詞組、熟語、成語、句子成分等)和語法系統（包括作为詞汇系統和語法系統的物質外壳的語音系統)去組成自己所要說的話的，而在学习語言的过程中，人們也正是学习全民社会公有的这一套詞汇系統和語法系統的。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德·索緒尔把語言具体地看成“群众脑中存在的一个語法系統”是部分正确的，因为德·索緒尔所說的語法系統事实上就是語言系統。⑥某一全民社会全体組成員所有的詞汇系統和語法系統就是作为这一社会的交际工具的語言。魯宾斯坦在他的《論語言、言語和思維的問題》中說：

> 語言，按它的性質来說是民族的；是該民族的人民社会性地加工过的詞汇和表現为用詞造句的一定的規則(規律性)的語法构造。⑦

事实上，当我們說“汉語”或“俄語”的时候，我們所指的就是汉語或俄語的詞汇系統和語法系統（包括作为詞汇系統和語法系統的物質材料的語音系統)，沒有人会把由汉語的詞汇成員和語法成分組織而成的某一个人所說的話或所写的文章、書籍等理解为汉語，而只把它理解为他用汉語所說出或所写出的东西。《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中有一段記載：

> 周瑜梦中做忽覺之状，故問那人曰：“床上睡着何人？”答曰：“都督請子翼同寢，何故忘却？”瑜懊悔曰：“吾平日未尝飲酒；昨日醉后失事，不知曾說甚言語？”

这里周瑜所說的“不知曾說甚言語”，沒有人会把它理解为“說什么語言？說的是汉語，还是俄語？”而是指的用某种詞汇成員和語法成分所組成的具体的話。虽然我們今天不大把“言語”这个詞用在这个意义上，但是我們今天也不会把“我簡直不懂得你說的是什么話”理解为“我不知道你說的是汉語还是俄語”，这里所說的“話”就指的是“言語”。可見，語言和言語的区别是事实上存在的，是人們所意識到的客观事实。語言和言語的区别还可以在理論上使我們了解語言是交际工具这一原理。人們的說話行为絕不能被理解为交际工具，因为行为并不等于工具。我們可以运用笔作为書写工具来写字，但是誰也不会把写字看成笔，也不会把写成的字看成書写工具。我們說語言是交际工具，这句話就意味着我們并不把它看成交际行为或这行为所組成的每一句話。所以把語言和言語区别开来，不但是可能的，并且是理論上必要的。問題在于：我們是否可以因此而認为語言是社会的，言語是个人的。在这个問題上，德·索緒尔的理論显然是錯誤的。正如斯米尔尼茨基所說的，言語是人們运用語言工具所組成的，它包含有語言的成分，因为言語就是用語言的詞汇成員，依照語言的某些語法規則組織起来的东

---

① П. В. Щерба:« О трояком аспекте языковых явлений и об эксперимент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и», 見«Известия АН СССР», 1931, отд—ние обществ Наук, № 1, стр. 115.

② 同上，118頁。

③ 同上，124頁。

④ 見《語言学論文选譯》，第五輯，121頁。

⑤ 同上，122頁。

⑥ 德·索緒尔曾經反对傳統語言学分别詞汇和語法的办法，而認为語言系統就是語法。参閱他的《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133－187頁。这里我們不必討論他的这种看法是否合理。

⑦ С. Л. 魯宾斯坦：《論語言、言語和思維的問題》，見《語言学譯丛》1959年第1期，44頁。

西，这些詞汇成員和語法成分就存在于言語之中，作为它的一个組成部分．言語因之也就包含着具有全民性的詞汇成員和語法成分。① 不但如此，言語旣然是人們在交际場合中对語言这一交际工具的运用，言語本身也就是一种社会現象，因为交际本来就是一种社会活动的現象，而人們在这活动中所組成的言語組合也正是为的讓其他的人理解，并且能够为其他的人所理解的。所以，德・索緒尔把言語看成完全屬于个人的現象，是錯誤的。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問題，我們也可以說言語中也包含有个人的成分，但这里所指的个人成分是就另外一种含义来理解的。它指的是在組成言語組合时个人所运用的非語言的成分，即不是語言詞汇系統或語言語法构造中所有的詞汇成員和語法成分，以及語言所有的发音状态等，例如个人所有的特殊的詞語或特殊的語法成分，以及特殊的发音等。不过，这只是言語所具有的部分的現象。不能因此而說言語是完全同作为社会現象的語言相对立的个人現象。

德・索緒尔把发音看成个人的言語現象，这又是他的一个严重的錯誤。他尽管把語言說成社会現象，但是他却忽視了这一社会現象所以能够存在的物質基础。他認为語言是由一堆符号組成的系統，但是这些符号却是心理的；他認为符号（signe）是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的結合体，由能指和所指联系起来，語言符号的能指是听覚印象，它的所指是概念，这两个被联系在一起的东西都是心理現象（98—100頁）。他說：

> 語言符号不是联系一个事物或一个名称，而是联系一个概念和一个听覚印象（image accoustique），这后者并不是物質的声音，純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們的感覚給我們提供証据的表象。它是屬于感覚的，如果我們終于把它叫做"物質的东西"，这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样称呼它的，并且是和联系的另外一端，一般的說更为抽象的概念相对而言的…所以，語言符号是具有两个对立面的心理事素。（98－99頁）

德・索緒尔旣認为語言是符号系統，又把这符号系統看成心理現象，尽管他說这心理現象是社会集体的心理現象，他却不能不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应当指出，德・索緒尔注意到語言的存在与人类大脑的結构和大脑的生理活动有关，这是唯物論的見解。但是，正如斯米尔尼茨基所說的，他把"語言从言語，从言語的物質音响中完全割裂开来，并且把語言看作仅仅是一种心理現象（虽然語言和任何心理現象一样，只是作为大脑功能而存在），所以他成了唯心主义者"。②要知道，正是語言的物質音响使語言成为人們在社会中可能由听覚来接受而被理解的交际工具，也正是这語言的物質音响使語言具有物質性，具有客观的存在，因此，不能把发音活动仅仅看成个人的言語行为，把語言符号看成心理現象。德・索緒尔說：

> 当我們观察我們自己的語言机能的时候，我們的听覚印象的心理特点就很清楚地呈現出来。我們不必轉动我們的嘴唇和舌头就能够对我們自己說話或默誦一首詩。因为对我們来說，語言中的詞都是听覚印象，我們必須避免談論它們所由組成的"音位"。这个术語（按即"音位"）指明一种发音动作，它只适合于說明說出口来的詞，只适合于說明内部印迹在談話中的現实化。說到一个詞的声音和音节的时候，只要我們記住它指的是听覚印象，我們就可以避免这个誤会。（98頁）

他的論証缺乏科学的根据。現代心理学的研究証明，人們的語言机能是由言語动覚神經来执行的，不是由听覚神經来执行的，就是在所謂内部言語（即德・索緒尔所說的"对我們自己說話或默誦一首詩"）里，言語的动覚神經也在活动。苏联心理学家波罗夫斯基（Боровский）的言語器官电生理学的研究証明了这一点。③当然听覚在人类的語言机能中也起作用，那是在学习語言或听別人說話的时候起作用的；决定語言的客观存在的并不是它，而是言語动覚活动。这里，正如斯米尔尼茨基所說的，德・索緒尔把語言和人們对語言的知識混为一談了。④我們必須把語言的存在和語言在說話者的意識中的反映区別开来。沒有語言的客观存在就不可能有对語言的反映，因之，也不可能有对語言的知識，而这語言的客观存在則有賴于語言的音响，虽然在学会語言之后，我們也可以在某种場合中不把話"說出口来"，进行内部的言語活动。

所以，尽管德・索緒尔正确地提出划分語言和言語的必要性，他对語言和言語的理解却包含有許多不正确的看法。

在德・索緒尔之后，德・索緒尔的信徒們曾經企图进一步地解釋德・索緒尔的語言和言語的理論，但是他們的更进一步的发揮并沒有使这論点更加明确。布拉格学派領袖杜魯伯茨可伊（N. S. Trubetzkoy）在发揮德・索緒尔的理論时認为，具有功能特点的要素是語言的要素，不具有功能特点的要素是言語的要

---

① 參閱斯米尔尼茨基《語言存在的客观性》，見《語言学論文选譯》，第五輯，121—122頁。

② 見《語言学論文选譯》，第五輯，118頁。

③ 參閱 В. И. 馬希尼科《巴甫洛夫关于两种信号系統的学說》，科学出版社，1956年，16—18頁。

④ 見《語言学論文选譯》，第五輯，130頁。

素。在批評齐維尔納 (E. Zwirner) 企图以不同发音的变体所做的統計分析来确定語音規范时，杜魯伯茨可伊曾經說:

> 这里，齐維尔納陷入了錯誤。从他的語音格律分析法里所能得到的，絲毫也不是說話者在发出或听到一个特定的声音时所要参考的規范。这的确是些“規范”，但这是另外一种含义的規范: 进行发音的規范，实現发音的規范，总之一句話，言語的規范，而不是語言的規范。不消說，这种規范只能有平均数的价値，我們不能够把它和語言的价値混为一談。①

这里，杜魯伯茨可伊的意思就是說，具有社会交际功能的要素是語言的要素，不具有交际功能的要素，虽然也出諸人們的口，却不是語言的要素，只是言語的要素; 語言的規范是以具有交际功能的要素为准的，不是以个人口里說出的話的平均的情况为准的。当然，齐維尔納以統計的数字为根据来規定語言規范的論点是錯誤的，語言的規范并不能拿个人言語中所具有的特点的平均数来加以确定，但是杜魯伯茨可伊显然也把語言和言語对立起来，看不到語言是以存在于全民社会全体組成員口里說出的，具有声音的物質外壳的言語之中的方式存在于社会之中的，語言是言語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言語中也存在有具有交际功能的要素。

日内瓦学派語言学家薛施藹 (A. Sechehage) 在发揮德·索緒尔的論点时認为有必要区别“言語本身”(parole proprement dit) 和“經过組織的言語”(parole organisée)，認为“言語本身”是人类的一般的表达本能，而“經过組織的言語”則是通过語言中介而形成的表达，“言語本身”是第一性的，語言和“經过組織的言語”都是第二性的。②这里，薛施藹把問題弄得更加模糊起来。人类有表达的本能，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只有表达的本能并不能創造出語言系統，也不能产生“經过組織的言語”，語言的系統是人們社会的产物，离开了社会，人們縱使有表达的本能，也不能产生語言系統，因之也就不能产生运用語言的言語，何况既就是“言語本身”，它就似乎可以直接产生“經过組織的言語”，为何这后者反而要通过語言而形成，而人們却沒有形成語言的語言本身或組織本能?

哥本哈根学派的叶姆斯列夫 (Ch. L. Hjelmslev) 也发揮了德·索緒尔的理論，認为語言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加以理解: 1) 不依其在社会中的实現化和物質的表現而被規定的純粹的形式; 2) 依其在某一社会中的实現化，然而却不依其表現的細节而被規定的物質的形式; 3) 某一特定的社会所形成的习慣的簡單的总和，由被观察到的表現来加以規定。③叶姆斯列夫把第一种情形称为“作为公式的語言” (langue comme schéma)，把第二种情形称为“作为規范的語言” (langue comme norme)，把第三种情形称为“作为习慣的語言”(langue comme usage)。④显然，他的理論是从德·索緒尔的理論发展出来的，他所說的“作为公式的語言”相当于德·索緒尔的“語言”，他所說的“作为习慣的語言”相当于德·索緒尔的“言語”，他所說的“作为規范的語言”則是介乎两者之間的东西; 但是，他的理論却是有更多的唯心主义的色彩。叶姆斯列夫認为一种語言在发展过程中无論有什么变化，只要它的系統中的各成分之間的对立关系沒有变化，它总还是同一个語言。这种不变的关系的公式就是“作为純粹公式的語言”，这并且是眞正的語言。这种語言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用声音符号、書写符号或旗語符号等来加以表达; 从“作为規范的語言”的观点来看，这些不同的表达方法是不同的語言，各有各的規范。在人們的說話习慣中，有不同的发音、不同的用詞等特点; 从“作为习慣的語言”的观点来看，这些不同的发音习慣、用詞习慣等就是不同的語言。这里，叶姆斯列夫堅决把語言从具体的表达里抽象出来，甚至于把語言从具体的社会生活中，从具体的物質形式(語音)中抽象出来，使其成为一个純粹的公式，他的理論是荒謬的，因为这种純粹的公式显然不能是全民的交际工具，不能是抽象思維的承担者，并且从来也沒有作为一个具体的存在物而存在过。⑤

由于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到初步的結論: 語言和言語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作为全民交际工具的語言不可能是个人所特有的，它是全民社会所有組成員的共同財产，是人們可以隨时隨地加以运用，进行交际的客观存在的工具; 然而言語則是人們对語言的⑥运用及人們运用語言所产生的結果。一个全民社会只有一种語言，例如汉民族只有一种汉語，但是万千的个人和某些个人的結合体却有难以数計的言語。不过，尽管如此，語言和言語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者之間有密切的联系，而語言也不是心理現象，它是以其物質外壳(語音)所起的作用客观地存在于社会之中的。

(本节完，全文未完)

---

① N. S. Trubetzkoy: «Principes de phonologie», Paris, 1949, p. 8.

② 参閱 «Les trois linguistiques saussuriennes», «vox romanica» V. 8 頁以下。

③ Ch. L. Hjelmslev: «Langue et parole», «Cahiers Ferdinand de Saussure» ii, p.32.

④ 同上, p. 33.

⑤ 这里不是专門討論这些語言学家的学說的地方，因此，不对他們的学說作詳細的論述和批判。

⑥ 这里暫且不談地方方言、“社会方言”等。

談京剧上口字与京剧語音改革

翠　庵

1956年8月，我在《中国語文》发表过《論京剧語音改革》一文，主張大胆地进行京剧的語音改革。当时我的写作动机是受了李少春同志的《京剧与京音》(見《中国語文》1956年5月号)的启发。一方面覚得，象李少春这样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的京剧演員，能从自己的舞台实践出发，提出京剧語音应該而且能够以北京音为准繩来进行改革的主張，这是值得重視的；另一方面認为，京剧語音不仅难学，而且有些不合时宜的清規戒律，已經在观众和演員之間造成了人为的隔閡，在一定的程度上妨碍了京剧的发展。

后来，在1957年的《戏剧論丛》第一辑上看見徐慕云、黃家衡两位的《由汉語規范化談到京剧的字韵問題》。这篇文章虽然也認为"李少春同志站在擁护汉語規范化的立場想把原有的字韵逐漸地改唱京音"的这种意图是"好的"，也"值得我們欽佩"，但实际是批判李少春同志的主張，把上口字奉为京剧語音的金科玉律，甚至認为京剧之所以能够"百余年来，始終不衰，它所特有的字韵不能不是一个原因"。

后来又在1958年的《新民晚报》上看到了記者訪問譚富英同志的一則短文，恰好涉及京剧的語音改革問題。譚認为現在有些人輕率地主張对京剧原有字韵进行改革，是由于这些人不了解京剧原有字韵的优美和动听的緣故。接着，就分別用戏音和京音唱了一句"买馬"中的西皮三眼，并問記者究竟哪种唱法好听，記者覚得还是用戏音为妙。

今年1月，我們又看到了徐、黃两先生編著的《京剧字韵》。这書基本精神与1957年《戏剧論丛》上那篇文章不但一致，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言"中說："它的(指京剧語音——引者)主要特点是：严别阴阳平仄，分清五音、四呼，辨别尖团、清濁，講究出字收音，对于十三轍与上口字尤不容有絲毫含混。当年許多名艺人都依据以上的特点行腔吐字，聞者莫不誉为字正腔圓。"

总而言之，可以归納为一句話：动它不得！我們覚得目前有必要对以下問題进行探討和研究：什么是京剧語音？什么是所謂上口字？上口字的发展的趋势是怎样的？京剧語音需要改革么？怎样改革？是完全以北京音为标准呢，还是另有其他的标准？

下面就說說我們的意見。

一、所謂"上口字" 什么是"上口字"？对这

問題的答案每有出入，大体上說，所謂"上口"字

与"不上口"字相对待而言的，凡与口語(普通話)

讀法不同的字一律叫做上口字。① 如臉 [cian]、

吃 [tʂi]、猪 [tʂɥ]、見 [cian]、箭 [tsian]、

[p'oʌŋ]、界 [ciai] 等字，② 不論它的声母或韵母，

要有一部或全部与口語有异，就算上口字。这一

分，在整个京剧語音中所占的比重是較小的。其餘

字，如花 [xua]、他 [t'a]、媽 [ma]、脂 [tʂʅ]、

[tsɿ] 等字，戏音与口語相同，就无上口可言，在

个京剧語音中所占的比重較大。前者是我們主張

革的部分。上口字有哪些呢？我們認为大致可以

十类。

1) 尖团字③

尖团字是以声母来区分的。凡由古舌根音(見、

群、曉、匣五母，疑母除外)而来的字，如果韵

[i]、[y]或韵母用 [i][y] 开头，声母是 [c][c'][ç

叫团音字。例字如寄 [ci] (見母字)、器 [c'i](

字)、儉[cian](群母字)、瞎[çia](曉母字)、降[çia

(匣母字)。④

凡由古舌尖前音(精、清、从、心、邪五母)而

字，如果韵母是 [i][y] 或韵母用 [i][y] 开头，

母是 [ts] [ts'] [s]，叫做尖音字。例字如

[tsiE] (精母字)、取 [ts'y] (清母字)、前 [ts'ia

---

① 这里所說的不同有两层意思：第一，不包括声

內，因声調牽涉到乐譜的問題，現在很难談到改革，在

創造新腔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較大的变化；第二，也

括为了适应于舞台演出特点而与口語有些出入的讀音。

② 为了比較正确地描写京剧語音，我們采用了国

标作为标音符号。另外，有些字不需要加以細致描写的

然也用音标标音，但并不細致，这一見便知，不須贅言說明

③ 尖团字的定义，各人的說法也有不同，此处我

取萧少文的《語音常識》一書中的說法。

④ 有不少的人把团音字的声母标做注音字母的

T，其实发音部位是舌面中音，应是音标的 [c] [c'] [ç

般名演員所灌的唱片都足以証明。

(从母字)、辛 [sin] (心母字)、詳 [siaŋ] (邪母字)。

2) 凡是口語用[iŋ]做韵母的字，京剧念[in]。此外，口語中用 [əŋ] 做韵母的字，除了声母是唇音(p、p'、m、f) 的以外，一律改 [əŋ] 为 [ʌn]，归"人辰轍"(旧說庚青韵归人辰轍)。上面所說这两类字主要来自古登、蒸、庚、耕、淸、青諸韵，例字如灯 [tʌn] (登韵字)、冰 [pin] (蒸韵字)、生 [ʂʌn] (庚韵字)、鶯 [in] (耕韵字)。

3) 凡口語中念 [pəŋ] [p'əŋ] [məŋ] [fəŋ] 等音的字，京剧里一律念成合口。这类字本来多半是古东、鍾諸韵的唇音声母的合口字，例字如鋒 [foʌŋ] (鐘韵、奉母)、瘋 [foʌŋ] (东韵、非母)、蒙 [moʌŋ] (东韵、明母)、朋 [p'oʌŋ] (登韵、并母)。

4) 以 [tʂʅ] [tʂ'ʅ] [ʂʅ] [ʐʅ] 为音节的四組字里，有一部分京剧里把韵母改为 [i] (实际上是比 [i] 稍开的 [ɪ])，而成为 [tʂ'i] [tʂi] [ʂi] [ʐi]。这一类字多来自古支、脂、之諸韵①的知組，以及緝、質、术、職、昔諸入声韵的知組和章組，它們和来自支、脂、之諸韵的庄、章两組的字讀音不同。如知、迟、治、痴、稚、等字皆来自支、脂、之三韵的知組，在京剧里的韵母都是[i]；而枝、是、师、指、嗤、使、止、事、志諸字虽与知、痴等字同韵，但因为来自庄、章两組，所以这种字在京剧里的韵母为 [ʅ]，不变 [i]，与口語同。

又如实 [ʂi] (章母)和日 [ʐi] (日母) 为質韵字，所以韵母也是 [i]。

另外，在上口字中，以 [i] 为韵的情况还有两种. 一种是来自古微韵的非、敷、奉三母的字，一律讀成 [fi]，屬衣齐轍，例字如飞[fi]、菲[fi]、肥[fi]。一种是微韵的微母字，一律讀成 [vi]，如微、尾、未三字。这样，就使这些字从口語中讀成 [uei] 的一組字中脱离出来，与魏、巍、危、威、畏、偉、維等字的字音很不相同。

这一类上口字，实际使用时是有較大的出入的(下面还要談到)，«韵学驪珠»把它收在机微、質直两韵中。

5) 这一类的情况与上一类相似，凡屬古魚、虞两韵的知、章两組的字，京剧一律把口語的[u]韵母改为[ʮ]，与这两韵的庄組字仍讀作 [u] 的不同，今比較如下:

魚韵:

知組、章組：除[tʂ'ʮ] 豬[tʂ'ʮ] 著[tʂʮ]；書[ʂʮ] 处[tʂ'ʮ] 恕[ʂʮ] ——韵母都是[ʮ]

庄組：梳[ʂu] 楚[tʂ'u] 助[tʂu]——韵母都是[u]

虞韵:

知組、章組：厨[tʂ'ʮ] 柱[tʂʮ] 住[tʂʮ]；樞[tʂ'ʮ] 主[tʂʮ] 樹[ʂʮ] ——韵母都是[ʮ]

庄組：雛[tʂ'u] 数[ʂu] ———— 韵母都是 [u]

另外，在这两韵中的日母字如汝、如、儒、乳等，一律讀成 [ʐʮ]。

6) 在口語和京剧語音中，都有 [k] 組声母和 [ɤ]、[uo] 相拼合的字，但內容却有些不同。上口字是把口語里的一部分以 [ɤ] 为韵的字加入到 [uo] 韵中去了。如口語里哥、戈、个、革，皆讀为 [kɤ]，可、科、颗、刻讀为 [k'ɤ]，何、貨、禾、喝讀为 [xɤ]；但按上口字的讀法，哥、戈、个、可、科、颗、何、貨、禾，都讀成了[uo]韵，革、刻、喝等字与口語一样，仍是 [ɤ]韵。

这种变化也是有規律可循的，因哥、可、个、何、貨等字皆屬歌韵，戈、颗、和、禾等字皆屬戈韵，相互之間本有其內在联系，而革、刻、喝等字皆为入声字，韵类不同，变化当然也就不同了。

7) [ɪai] 这个韵，在口語中是沒有的 (本来有个"崖"字，現归为 ai 韵)，当然也不会和声母发生拼合关系；但在上口字里，它却和 [c] [ç] 拼成一批团音字。它們的特点是：都为古皆、佳两韵見組字，如阶、街 [cɪai]，界、戒 [cɪai]，解 [cɪai]，鞋 [çɪai] 等，归"怀来轍"；而另外一些字，如結 [cie]、杰 [cie] 虽其声母与阶、界等相同(都是見組字)，但由于韵母不同，故仍为"乜斜轍"字。

8) 京剧里把来自古藥、覺等韵的口語里的 [ye] 韵字都提出来，韵母变成[øɔ]，归"梭波轍"。例字如掠[løɔ]、爵[tsiøɔ]、約[øɔ]、覺[cøɔ]、学[çøɔ]等。

还有一些上口字，来路和掠、爵等不同，韵母为單元音 [ɔ]，也屬"梭波轍"字，如麦、脉、墨 [mɔ]，百 [pɔ] 等。

9) 口語中以 [ʐ] 为声母的 [uəŋ] 韵字，并不全是古日母字，也有来自云、以两母的；而在京戏里，这些来自云、以两母的字的讀音就与来自古日母的字的讀音有很大区别。前者如荣(云母)、融(以母)、容、鎔(以母)等皆讀如[øoʌŋ]，和永、庸、用等字混在一起；后者如茸、冗、戎等皆讀为 [ʐuŋ]，与口語同。

10) 上口字中有些以 [ŋ] 开头的字，这是口語里沒有的。这类字都来自古疑母和影母，例字如我、餓、臥[ŋɔ]，哀、爱 [ŋai]，熬 [ŋau]，安[ŋan] 等。

以上十項，基本上概括了上口字的面貌。② 从这

---

① 举平以賅上、去，下同。

② 还有一些上口字是比較零星的和个别的，如"説" [ʂøɛ]、"臉" [cian] 等。甚至还有些混乱現象，如"分"、"半"、"成"等字，有人念合口呼，有人念开口呼。

里我們不难了解，所謂上口字并不是什么神秘的、莫測高深的东西，它比起北京語音来，只不过多接近一些古音，或者說，还有些非北京語音的方音遺迹。

我們既然了解了上口字的概况，就可以进而探討下面这个問題。

二、可以取消上口字了 我們認为，上口字是完全可以取消的，它完全可以用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北京語音来代替。为了說明这一問題，我們願意举出以下事实进行討論。

1） 上口字难学。在全部上口字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比較容易掌握規律的，如拿庚青韵归"人辰轍"来說，只要把"中东轍"中的开、齐两呼的字改为［ʌn］韵就行了；但絕大部分的上口字，却不能不借助于記忆。就拿尖团字来說吧，据我們粗略的統計，較常用的就有七百多个，其中尖字約占三分之一，团字約占三分之二；而且，在学习的过程中，要記住某一个尖字，就不能不对在口語中本来和它同音的团字发生怀疑。

近几年来，我們看到一些青年京剧演員的戏，他們对于京剧都下过几年甚至十年左右的工夫，但上口字含混、尖团不分的人还不少。据說王玉蓉同志在向王瑤卿先生学戏时，曾对上口字下过一番苦工夫，以至累得吐血，但我們听一下她的"四郎探母"（与管紹华合灌）和"武家坡"（与馬連良合灌）的唱片，該上口而不上口的地方仍然很多。下面另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演 員	唱片	戏名	字	誤音	正音(上口)
梅兰芳	百代	别姬	和（和衣）	[xɤʌ]	[xoɔ]
			歌（虞歌）	[kɤʌ]	[koɔ]
程艳秋	百代	孔雀屏	等（等候）	[təŋ]	[tʌn]
尙小云	高亭	二进宮	說（說段）	[ʂuo]	[ʂøᴇ]
			丞（丞相）	[tʂ'əŋ]	[tʂ'ʌn]
汪笑儂	百代	馬前潑水	蓉（芙蓉花）	[ʐuŋ]	[øoʌŋ]
			北（北風）	[pai]	[pɔ]
譚富英	百代	斬馬謖	平（王平）	[p'iŋ]	[p'ɪn]
			听（不听）	[t'iŋ]	[t'ɪn]
	百代	打鼓罵曹	星（披星）	[siŋ]	[sɪn]
馬連良	人民	借东風	助（相助）	[tʂu]	[tʂʯ]
			我（搬請我）	[uo]	[ŋɔ]
龔云甫	百代	行路訓子	說（說此話）	[ʂuo]	[ʂøᴇ]
			畜（畜生）	[tʂ'u]	[c'y]
李多奎	百代	打龙袍	定（剁定）	[tiŋ]	[tɪn]
			精（妖精）	[tsiŋ]	[tsɪn]
金少山	百代	連环套	鼠（鼠肚）	[ʂu]	[ʂʯ]
			入（入营房）	[ʐu]	[ʐʯ]

我們找这些例子根据两个条件：一是名演員，一是名演員的拿手戏。想說明的問題只有一个，就……名演員唱拿手戏，尙且有錯，上口字之难学，可……知！

2） 学上口字之难是无可置疑的。我們要問……句：花費很多精力，即使把上口字記得滾瓜烂熟，能……在行腔吐字时一无訛处，但究竟得到了什么客观效……呢？那答案可能是非常出人意料的：使人更难听懂……剧而已！②

当一个京剧演員在学习上口字以前，他对上口……是一无所知的，只是在經过較長期的艰苦的死記……之后，才逐渐知道了"講"（团音）和"蔣"（尖音）念法……同，"書"（上口）和"梳"（不上口）念法不同；但对普通……众（当然不包括懂得京剧語音的人們在內）說来，情……就迥然不同了，他們并沒有經过較長期的艰苦的死……的过程，对上口字的理解，同那个在学习上口字以……的、对上口字一无所知的京剧演員是毫无不同之……的。如果你对一个不懂戏音的人喊一声［cian］，……"知道"的"知"念成［tʂi］，你叫他們根据什么来判……你指的是"臉"字和"知"字呢？

在今天，專門閉着眼睛听戏，用手叩着板眼，不……戏的內容，只重行腔是否循規蹈矩，吐音咬字是否尖……分明、合乎上口家法的剝削阶級的有閑人物，已經……复見了！今天的戏院的观众是劳动人民。他們在紧張……劳动之余需要听听戏，調剂一下精神生活，难道他們……会欢迎那些艰深难懂、莫知所云的上口字么？李少……同志在他的戏里采用了一些京音（虽然是初步的和……滴的）就受到群众的欢迎，难道还不足以表明群众的……恶么？

3） 但是，只强調难学和难懂并不能說服一些……来贊成京剧語音改革，他們会說："上口字好听，用……京音唱戏就不能字正腔圓了"。"名艺人都是按照这……金科玉律咬字吐音的，所以才受到群众的欢迎。"

是否"名艺人都是按照这些金科玉律咬字吐音……的"，在上面已經列表說明了，事实并非如此。老实說……就連一向为京剧界所推崇的，在审音方面有很高造……的言菊朋也并沒有做到与"金科玉律"毫无不合之处，……他在"法門寺"里（高亭唱片）也把应該上口的"叹褚生"……的"褚"字唱成口語的［tʂ'u］字音了。

至于是否"上口字好听"，我們願意举出李多奎……生在"打龙袍"（百代唱片，与金少山合灌）中的一段唱……詞为例：

---

① 京剧难懂的原因是很多的，如嗓有真假，而真嗓和……假嗓中的情况又不止一种，再加上有些人沒有掌握舞台发音……的科学方法，等等，但上口字的难懂也是一个事实。

…金絲狸猫皮尾来剿定
他道說为娘我产生妖精
老皇爷一見怒气生
……一計不成二計生
約定了八月十五火焚冷宮庭

这段唱詞用的是庚青韵，本应归“人辰轍”，但李先生却把定、精、生、成、庭这五个字都用北京音唱了出来，成为“中东轍”的字了，而我們觉得并无难听之处。这一段唱腔从明晰性和音乐性方面来衡量，相当动听，而且也适当地表达了李后追緬前事、悲憤交加的心情，但是假若从上口字方面来要求，又怎能談到好呢？所以我們觉得应当有一个新的字正腔圓的标准，这就是平易近人的标准，人民大众的标准。

4）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从京剧历史发展和京剧优秀演員們的实践活动来看，京剧的上口字終于会被北京語音代替已經成为必然的趋势。这問題分两点来談。

1. 四大徽班的入京是京剧发展史上的重大的轉折点：一方面，它来到了全国的政治、經济、文化中心的北京，就得到从已經相当成熟的剧种（如昆山腔、弋阳腔、汉調、梆子腔等）汲取营养的良好机会，就有可能由地方戏上升为全国性的戏剧，成为民族戏剧的代表；另一方面，它的語言也必然会受到北京話的强有力的影响。这又分两项来說：第一，京白地盘的扩大。以丑角而論，以前对这种角色的要求是会說各地方言，但是演变到今天，除了扮演較严肃角色的方巾丑（如蔣干）而外，一般都說京白。花旦和玩笑旦也用京白。在丑、花旦和玩笑旦的念、唱中，戏音和京音的矛盾就特别显著。以“紅娘”为例：紅娘說白，总是“小姐”長“小姐”短的，但是，一逢到唱，“看小姐呀”的“小姐”就馬上要从[ɕiau tɕie]变成[siau tsie]，这在演員和观众的心理上总会造成一种不大协調的感觉。这种矛盾只有改唱京音才是解决的好办法。第二，已經出現了变上口音为京音来押韵的情况和其他角色（丑、花旦和玩笑旦之外的）采用京白的情况，前种情况如：

未曾开言我的泪如梭
尊一声娘行听我說（《京剧歌譜初集》：“浣紗記”）

这个“說”字已不是上口字的[ʂøᴇ]了，而是地地道道的北京音[ʂuo]。后一种情况如：“丁甲山”的李逵，当他身背荆杖，哀求宋江恕他鲁莽时，插有一段京白：“我說宋大哥，我一个人的亲哥哥，哥哥，你的門前接着一道河呀呼嘿… ”（大中华唱片，金少山唱）。花臉夹上几句京白，这种情况已經越来越多了。

2. 从京剧名演員对上口字的使用情况来看。在上口字的第四类中，我們談到，有一些口語如[tʂʅ] [tʂ'ʅ] [ʂʅ] [ʐʅ]的字，上口字讀如[tʂi] [tʂ'i] [ʂi] [ʐi]現在我們就拿这类字的使用情况为例，見下表：

演員	上口字	应讀	实讀	唱片
言菊朋	世（劝世人）	[ʂi]	[ʂʅ]	高亭：法門寺
	实（实指望）	[ʂi]	[ʂʅ]	同上
	职（官卑职小）	[tʂi]	[tʂʅ]	百代：大保国
	知（誰不知）	[tʂi]	[tʂʅ]	蓓开：战北原
	智（智謀广大）	[tʂi]	[tʂʅ]	同上
	侄（侄为臣）	[tʂi]	[tʂʅ]	蓓开：罵殿
余叔岩	吃（吃醉了酒）	[tʂ'i]	[tʂ'ʅ]	百代：法場换子
	实（实实）	[ʂi]	[ʂʅ]	百代：一捧雪
	墀（丹墀）	[tʂ'i]	同左	高亭：搜孤救孤
王少楼	十（十分恩厚）	[ʂi]	[ʂʅ]	长城：甘露寺
譚富英	执（执掌）	[tʂi]	[tʂʅ]	百代：紅鬃烈馬
	迟（迟慢）	[tʂ'i]	同左	同上
金少山	日（五日一大宴）	[ʐi]	[ʐʅ]	胜利：华容道
	日（三日一小宴）	[ʐi]	同左	同上
林树森	世（出世）	[ʂi]	[ʂʅ]	胜利：战长沙
梅兰芳	識（認識）	[ʂi]	[ʂʅ]	胜利：游龙戏鳳
汪笑儂	知（誰知我）	[tʂi]	[tʂʅ]	百代：馬前潑水
	室（宜室）	[ʂi]	[ʂʅ]	同上
	十（五十）	[ʂi]	[ʂʅ]	百代：八义图
王又宸	实（实难表）	[ʂi]	[ʂʅ]	百代：南阳关
	世（蓋世）	[ʂi]	[ʂʅ]	百代：連营寨
	十（十名）	[ʂi]	[ʂʅ]	同上
	失（失散）	[ʂi]	[ʂʅ]	同上
王雨田	石（石沉）	[ʂi]	[ʂʅ]	百代：奇冤报
双处	世（劝世人）	[ʂi]	[ʂʅ]	百代：法門寺
	知（又誰知）	[tʂi]	同左	同上
	实（实指望）	[ʂi]	[ʂʅ]	同上
譚鑫培	世（刘世昌）	[ʂi]	[ʂʅ]	百代：烏盆計
	失（失智）	[ʂi]	[ʂʅ]	百代：战太平
	智（失智）	[ʂi]	[ʂʅ]	同上
三麻子	世（在世間）	[ʂi]	同左	百代：扫松
	耻（耻笑）	[tʂ'i]	同左	同上
張桂芬	十（十二金牌）	[ʂi]	同左	百代：風波亭

以上事实生动地說明了：京剧語音（主要指上口字）在演員們的艺术实践中，已有以北京音为标准的趋势，事实上，除了极个别的演員、极个别的字（如知、日、迟等）仍讀上口音而外，有更多的已經从上口字中解放出来了。如果无視这一事实，就必然会有害于京剧艺术的发展。

根据以上四个理由，我們可以大胆地說：上口字可以取消了！

三、京剧語音以北京語音为准 作为民族戏剧优

秀傳統的代表的京剧，經过長时間的实踐，无数天才演員的慘淡經营，在念、唱方面具有自己的独特的風格和特点，这是极可珍貴的一宗戏曲財富。我們反对的只是京剧語音中的一小部分已經失去生命力的字的念法，但对京剧所固有的、服务于舞台演唱需要的念、唱的特点，則是衷示衷心的拥护的。

我們認为，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的新的京剧語音，虽然要改变一些声母，有一些字需要重新归轍，但絕不是說咬字吐音就可以不必講究了，就可以不考慮舞台演唱的需要了，——絕不是如此！怎样結合演唱的需要做到語音明晰，字正腔圓，这确实不是馬馬虎虎就行了的，需要刻苦的鍛煉和創造的精神。下面只举例性地談一下我們的意見。

1）声母方面：一个字音究竟是塞音或是塞擦音，是鼻音或是边音，是送气还是不送气（旧說为"清濁分明"），都要有显明的区别，不容有絲毫含混；"登大宝"决不能念成"騰他跑"，"亮之罪也"决不能念成"亮之猝也"，"銳"不能念成［luei］，等等。

2）韵母方面：韵母向来对京剧行腔有最重要的作用，一个字是唱"死"了还是唱"活"了，主要的关鍵即在于韵母的念法和唱法。它的要求是：音域广闊，能以致远，发音嘹亮动听，具有高度的明确性。它的特殊的唱法是京剧語音艺术所固有而又为历来杰出的演員們所发揚和光大的，已故的言菊朋、余叔岩和当代的梅兰芳、周信芳，都是这方面的大师。其特点如下：

1. 开尾韵母的开口度的加大。

ɿ ⟶近［ɵ］，如"思"（四郎探母：自思自叹）

ʅ ⟶近［ɵ˞］，如"是"（鳳还巢：莫是羞慚）

o ⟶近［ɔ］，如"北"（借东風：望江北）

ɤ ⟶［ɤʌ］，如"黑"（法門寺：黑夜里）

i ⟶［ɪ］，如"一"（武家坡：一騎馬）

u ⟶［ʊ］，或近［o］，［ʊ］用在开尾韵母，如"步"（别姬：輕移步）；近［ϱ］用在做介母的場合，如"滚"（讓徐州：珠泪滚滚）。

y ⟶［Y］或近［ø］，［Y］用在开尾韵母，如"魚"（打魚杀家：父女們打魚）；近［φ］用于介母，如"月"（文昭关：一輪明月）

iɵ ⟶［ɪᴇ］，如爷（空城計：先帝爷）

很显然，这比起口語来，每个韵母都被夸張化了，一般的規律是各把开口度加大到一个相应的距离，如［i］→［ɪ］，［e］→［ᴇ］，［u］→［o］，［ɤ］→［ʌ］，这种念法（或唱法）的好处是，由于开口度大了，声音当然会更显豁、清晰，会把声音傳得更远（內行称为"响堂"）。而且，由于每个韵母都有相对的夸張，所以也不会在任何两个韵母之間产生混淆現象。在这方面，应該向在吐音行腔上有精深造詣的許多当代京剧前輩，如梅兰芳和周信芳諸位先生学习，同时对已故的京剧名演員如言菊朋和余叔岩等人的唱片，也应該下一番揣摩研究的工夫。

2. 元音不能省略。在口語中，沒有必要把一个字的讀音时間拖得很長，所以有的輕微的元音可以忽略不計，如"英"字写成［iŋ］，把［i］和［ŋ］之間的过渡元音［ə］省去。在京剧語音中，却由于語音环境不同（有时需要把一个字的发音时間拖得很長），就不会出現省略的情况，如在发"英"音的时候，就应該是介音［ɪ］加上完整的［ʌŋ］（口語应是 əŋ，但根据加大开口度的規律，ə 向下后方移动，就成为 ʌ）。其他情况，可以类推。

其他如韵母的收音問題，也很复杂，不是三言两語可以談清楚的，只好从略。而且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不是想在"內行"面前"班門弄斧"，卖弄一点"外行"的微薄的而且未見得正确的京剧常識，只是从京剧观众的角度来分析几个問題，提出一些要求；所以怎样严格要求念唱的問題应当讓行家在專門討論戏剧的書籍报刊上来討論，我这里眞是只能"拋磚引玉"而已。

总之，本文的目的有二：

一、取消詰屈聱牙的、旣难学又难懂的、旣不为演員欢迎又不为观众喜欢的上口字。

二、建立合乎京剧音发展趋势的、以北京語音为标准的、同时又能充分发揚适合舞台演唱特点的新京剧語音，以利于京剧的发展。

京剧語言和汉語規范化

單耀海

关于戏曲語言和汉語規范化的关系問題，《中国語文》已經发表过不少文章。这里只想就京剧的語言問題来談談。京剧发展到现在，已經不是一种單純的地方剧，而是一种能代表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了。所以談到戏曲語言和汉語規范化关系的时候，就不能不把京剧放在首要的地位。

首先应該明确京剧語言可以不可以跟汉語規范化发生关系，能不能把它加以規范，以及怎样来規范。先有这些認識，才能衡量并解决京剧語言中所存在的一些实际問題。

汉語規范化的要求是：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話为基础方言（主要是指詞汇方面）；以典范的白話文为語法規范。根据这三方面的要求来看看在京剧語言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这些問題与汉語規范化之間的关系是怎样的。现在分下面几点来談：

（一）語音

京剧的語言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是“道白”，一是“唱”。“道白”又分为“京白”与“韵白”。“京白”虽然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听到的北京話有些不一样，但是字的声母、韵母、声调毕竟还是以北京話为标准的，在这方面不存在什么問題。“韵白”和“唱”可以合起来談，因为这两方面的发音基本上是相同的。所謂“韵白”就是“上口”，拿它来和北京語音相比較，就有很大的不同。这大致有三方面：

1） 声母方面的不同。例如“我、臉、喊”三个字在北京語音里是“wo、lian、han”；可是一“上口”就成了“nguo、jian、xian”。又如“解放”的“解”，口語都念“jie”，只有作姓用时才念“xie”；但是“上口”以后，只有在“解开”或“押解”这一类的用法上念“jie”，在其他用法上都念“xie”。这种个别字音的特异情形还不太多，問題也不太大，比較复杂的还是“尖团”字的問題。京剧演員似乎对“尖团”字很重视，据說要是“尖团”不分，就是咬字不准，也就是不能做到所謂“字正腔圓”。其实“尖团”字的分别不仅仅在京剧語音里有，在其他地方剧种里也有，不过京剧里的“尖团”字和某些地方剧里的“尖团”字的范圍略有出入而已。下面是京剧分为“尖团”的例字：

“尖”		“团”	
迹、集、挤、寂	[tsi]*	基、吉、已、記	[tɕi]
津、尽、进	[tsin]	金、緊、近	[tɕin]
妻、七、齐	[ts'i]	欺、启、弃	[tɕ'i]
千、前、浅	[ts'ian]	謙、乾、遣	[tɕ'ian]
泉、全、痊	[ts'yan]	圈、权、犬	[tɕ'yan]
借、息、洗、細	[si]	希、吸、喜、戏	[ɕi]
先、仙、綫	[sian]	咸、賢、显	[ɕian]
須、叙、婿	[sy]	虛、許、蓄	[ɕy]

上面所举的例字，在北京語音里都是分别屬于 [tɕ] [tɕ'] [ɕ] 三个声母，沒有“尖团”之分；但是到了京剧語音里却有了分别，就是 [tɕ] [tɕ'] [ɕ] 三个声母和 [i] [y] 两个韵母或和有 [i] [y] 介音的韵母相拼时，有些字的声母不是 [tɕ] [tɕ'] [ɕ] 而是 [ts] [ts'] [s] 了。这种分法在有些地方剧里也有，但京剧“尖团”之分除此以外，还指 [ts] [ts'] [s] 和 [tʂ] [tʂ'] [ʂ] 两类声母的区别，如：

“尖”	“团”
姿、早、奏	枝、执、咒
詞、才、草	赤、柴、吵
思、三、丧	师、山、伤

这种区别之称为“尖团”，在有些地方剧里是沒有的。

2） 韵母方面的不同。例如 [tʂ] [tʂ'] [ʂ] [ʐ] 四个声母，凡是北京語音后面只带一个韵母 [u] 的，韵母 [u] 在京剧里就变成了 [ɥ]，如：

諸、珠、主、住
出、除、处
書、舒、树、恕
儒、如、乳、入

这些字在某些“官話方言”（例如湖北某些方言和湘西方言，即所謂“湖广方言”）里至今还是这样念的，在京剧里也就是所謂“中州”韵。其他如“阶、界、街”三个字，在北京語音里是 [tɕie]，“上口”以后就成了 [tɕiai]；“飞、非” [fei] 成了 [fi]；“知” [tʂʅ] 成了 [tʂi]；“池” [tʂ'ʅ] 成了 [tʂ'i]；“日” [ʐʅ] 成了 [ʐi]。奇怪的是 [ʂʅ] 却沒有变。还有些字的念法也

* 以下因难于一律用拼音字母标音，有些音采用国际音标（加方括弧）。

是比較特別的，如"魚藏劍"一剧姬僚唱"口吐着寒光射孤的双眸"的"眸"[mou]字为[miou]；"捉放曹"一剧陈宮唱"这才是花隨水水不能恋花"的"恋"[lian]字为[luan]。又如"正"[tʂəŋ]、"城"[tʂʻəŋ]、"景"[tɕiŋ]、"英"[iŋ]四个字，"上口"后常变成[tʂən][tʂʻən][tɕin][in]，就是把"人辰轍"中屬"庚青"韵的字，分别念成了"眞文"和"侵尋"两韵的字。又如"說"[ʂuo]念成[ʂø]，"不"[pu]念成[pʌʔ]。記得有一次袭盛戎先生談到京剧語言問題，他說"群英会"中"蔡瑁"的"瑁"[mau]字，三个不同的角色有三种不同的念法，老生念[mau]，小生念[mɛi]，花臉念[mʌ]。可見，在韵母上的变化也是比較复杂的。

3) 声調方面的不同。京剧的声調同北京話的声調有很大的区别，它不是从北京的四声"阴平、阳平、上、去"来的。由于京剧的起源同"汉"、"徽"和"昆"密切相关，而其成長和发展却又在北京，这样，既有汉、徽、吳的方音，又有京音，四者糅合而成一种特有的語音，这种特有的語音也就表現在声調方面。

据初步(不一定正确)的分析，北京語音的阴平字，在京剧語音里基本沒变，如"奔、分、眞、知"等字，調值大致都是55，或是收音微降。阳平字如"才、人、时、詳"等字，調值大致是21，这和北京語音的35就有了区别。上声字比較复杂，"上口"后調值有35的，也有13或53的，一般情况調值多为35；但在句首或句末也不一样，如"馬"字，在句末念为35，在句首又成了53，如"馬来"；"你"字也一样。北京去声字如"坐、醉、是、对"等字，在京剧里調值变化也不一样，在句末的大致是31，在句首或句中的多为214。

上述的一些調值变化是單指念白，若是把"唱"或"叫头"等包括进去，情况就更为复杂。

上面举的是京剧語言中語音部分的一些例子，如果从汉語規范化的角度来考虑，应該怎样对待和处理这些問題呢？这里談談我个人的看法：

1) 声母方面的不同，我認为完全可以改从北京語音。例如"臉、喊"等字沒有必要念成"jian、xian"。一定要把"臉"念成"jian"的話，那么为什么不把和"臉"声母韵母完全相同的字如"帘、連、怜"等也念成"jian"呢？既然无所依据，在日常語言里又不这样念，倒不如把它改成北京音，使观众听起来也习惯一些。

关于"尖团"字問題，我曾經和一些同志交談过，其中也有演員同志，彼此意見不大一致。有的認为不必保留"尖团"，有的認为"尖团"可以保留。認为不必保留的理由是，京剧中的"尖团"虽然是沿着古音下来的，但是許多方言里都沒有"尖团"之分了，而且有些演員在区别"尖团"字上并不严格，有些混乱，該"尖"的不"尖"，而"下、休、乡"等"团"字倒念成"尖"的了。正因为在北京話里早已不分"尖团"，所以好些演員要勉强去分是有困难的，因此京剧的"尖团"之分可以取消。認为可以保留的理由是："尖团"为戏曲語言中的特点之一，不能簡單地拿日常生活中的語言去衡量它，它在咬字清楚、区别字音上起着一定的作用。对于这两种意見，我是傾向第一种的。主要理由是：要是按京剧的"尖团"来要求現在的京剧演員的話，正如吳曉鈴先生在去年10月号《中国語文》上的那篇文章所說，"恐怕大多数京剧演員都得不到三分"。現在有的就干脆不分了，就是說，該"尖"的也不"尖"了。大多数演員同志似乎也很难說出京剧里所謂"尖团"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师怎么教就怎么唱，錯了也就跟着錯，对在哪里，錯在哪里，也就莫明其所以。这是在演員方面。观众方面呢，恐怕大多数人也不管什么"尖团"不"尖团"。当然，"尖团"对咬字清楚、区别字音等方面是有些作用的，但是，如果不分，我想也不至听不清楚或引起誤解。比如"喝酒"的"酒"，观众絕不会当作"久"；"天長地久"的"久"也不会当作"酒"。我也听过个别演員同志的戏，如赵燕俠同志，她的唱和念并不分"尖团"，但是不少观众的反映很好，說她的唱和念都能懂，就是說观众能够接受这种不分"尖团"的表演。可見所謂咬字清楚、区别字音并不完全在于有无"尖团"。"尖团"問題的解决，可以完全以北京的語音为准。

2) 韵母方面的不同我也主張改从北京語音。zh、ch、sh、r 四个声母和韵母 u 相拼，韵母 u 就变成 ü，虽然其来源是有根据，但是我認为也是可以改过来的，这并不会影响京剧語音的特点和发音的优美。为什么不能改呢？事实上有些演員已經不完全依据这种习慣念法而改口了，如已故的楊宝森先生在"文昭关"一剧中，把"伍員在头上换儒巾"的"儒"字念成[ʐu]而不是[ʐy]。又如李少春同志念"藺相如"的"如"字也是这样，听起来也沒有什么不习慣，可見这些字并不是不能改的。至于"阶、界、街、飞、非、知、池、日"等字也是可以改变念法的，如果說"知、池、日"非要念成[tʂi]、[tʂʻi]、[ʐi]不可，那为什么"师、时、是"等字又不念[ʂi]呢？这中間既然有了不統一的念法，我們按照北京語音的念法統一起来岂不更好！还有一些特别念法的字如"眸、說"等也沒有任何必要保留原有的念法。至于"瑁"字的三种念法更应該改，要不，不了解《三国演义》的观众不禁要問，这是三个人还是一个人？

3）声調方面的不同情况就比較复杂了。上面已經說过，京剧語音是由“汉、徽、昊、京”四种音糅合而成的，这就形成了它的“四不象”的声調。这种声調也就成了京剧語音的特色，与行腔大有关系，具有历史上和习惯上的稳固性。在声調上如果要完全改从北京語音，牵动的地方可就大了，也許不成其为京剧了。別說观众听起来不是味儿，就是演員似乎也沒法念或唱。当然，京剧是在发展的，将来是否能改，改成什么样子，現在还无法推测。就現在而言，我个人認为可以不去改它。京剧語音在“四声”上的变化，恐怕有一定的規律，这还需要深入研究。

（二）詞汇和語法

总的說来，我認为京剧无論是道白或者是唱詞，在詞汇和語法方面也应該尽量符合汉語規范化的精神。当然，这并不是机械地要求京剧語言要和現在日常生活的語言完全一样，事实上也不可能。京剧大都是表演历史故事，历史人物的語言当然不会和我們現在的完全一样。我們应該使京剧語言符合一定的历史环境，既能表达人物的心理活动，又能符合历史的眞实。这是可以作到的。

使京剧語言符合历史人物的眞实，要訂出一个尺度或标准来是很难的。如果說，表演汉朝的人物，就得完全說汉朝的話，用汉朝的詞汇，用唐朝或明朝的就不行，这事实上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所謂符合一定的历史环境只是說不要使所表演的历史人物的語言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实际。比如在历史人物的語言里，不論他們是哪一朝代的，决不会有“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等語汇。在“連环套”拜山一場里，当黃天霸向御馬深深拜揖并說“願吾主千岁千千岁”的时候，一位扮演竇尔墩的演員向着观众說黃天霸“封建得很”。虽然含有插科打諢的意味，可是到底不很协調，因为在那个时代“封建”这个詞的这种用法是不可能的事，这种不协調的情况，观众是能立刻感到的。这不过是个例子，类似的情况不一而足。不过也不宜用一种学究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問題，假若过于苛求，就使人寸步难行了。如“捉放曹”一剧中“杀家”一段，曹操唱“自作自受自遭殃，小鬼怎擋五閻王”，“閻王”一詞是佛教傳入中国后才有的，在曹操那个时代，佛教傳入还不久，还沒有小乘的輪回、因果报应之說，所以“閻王”一詞肯定不会有，那么是否在“捉放曹”里就不能用呢？我看可以不必这样要求，观众决不会搬出考据学来苛求，也沒有什么不协調的直接感受。总之，这方面沒有現成的、固定的尺度，最要紧的还是在于編剧、导演、演員善于掌握分寸。

京剧的詞汇大致都是北方方言的詞汇，一般的詞观众都能懂，但也要注意，一些太土的詞应該尽量少用或者不用。在京白中方言詞用得較多，如“法門寺”一剧中的“死气白咧”、“蹓楞子”，又如把“去”字念成“客ke”，“完了”說成“結”等，这些詞如果不是北京人或者对北京話不是很熟悉的人是不懂的，所以我同意侯宝林同志在1959年第10期《中国語文》一文中的論点，应該使艺术語言尽量讓人能听懂、能欣賞。

此外，还有一个工作需要內行去作，就是整理过去流傳下来的某些用詞有錯誤的台詞。解放前戏曲是被歧視的，很少人重視京剧剧本的整理或是編改这一工作；能够編的又多半因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在文字上的琢磨、推敲功夫不够；而演員又有許多是文盲或是半文盲，对台詞大多靠死記，老师怎么教就怎么学，口授心傳，錯了也不知道。据袁盛钺同志說，“白良关”中有“鋼鞭一举繞三軍”句，“繞”字是“曉”字之誤，可能在当时就是把“曉”字錯念成“繞”，一代傳一代，以訛傳訛，直到今天还有念“繞”的。至于把“替死”說成是“代劳”，那更是笑話。这在馬連良同志的一篇文章（見《中国語文》1959年9月号）里談得較多，这里我就不贅述了。

其次談到語法。在語法上簡單的要求就是要使句子通順。京剧語言是艺术語言，在唱腔上要求合轍押韵，在句式上有一定的規律。戏曲語言有特殊的語法和格調，这是誰都承認的；但是这些特殊的語法和格調仍然是長在民族語言的土壤里的，不能因为是戏曲語言就違反語法的基本規律。比如說，为了合轍押韵，就胡乱地顚倒一些詞序，或是顚倒复音詞里的詞素，如把“牢籠計”改成“計籠牢”，“号令”成了“令号”，总是不妥当的。还有一些句子使人难懂，比如：“恨不能生四乳俱流奶沈”、“何日合飴抱麒麟”（見馬少波、景孤血編的“五侯宴”、“臣不学勇聶政刺客孟浪”（見王頡竹、翁偶虹編的“将相和”）等。这样的例句在京剧里并不少見。

解放十年来，在剧本的发掘和整理方面我們是作了不少工作；但是如果把京剧剧本提到文学艺术作品的要求上来看，我認为水平还是不够高的。京剧的艺术宝藏很丰富，不是一下子就能整理得很完善的，这还有待于戏剧工作者和文学、語言工作者作更多更大的努力。

綜上所述，我認为京剧不是同汉語規范化沒有关系的，我們应該尽量使京剧語言能符合汉語規范化的精神。当然，我們也必須看到京剧由于長时期的发展，演員在語言方面也有比較稳固的习惯，一时要改过来怕还不大容易，但是我認为习惯毕竟是习惯，如果目前不能馬上改，可以慢慢地改，逐漸由不习惯到习惯。

京剧舞台語言改进的一点体会

赵燕侠

最近看到《戏剧报》上王志勤同志发表的《中国京剧院建院十周年》的一篇文章里，說到京剧院演員学习課里有字韵这項輔导課，我看了很高兴。这对演員來說，是一項很重要的基础課。由此我就想到，京剧的語言能不能同促进現代汉語規范化和推广普通話工作联系起來呢？我覺得傳統戏曲所使用的語言，由于历史性的內容和音乐性的形式，在語音和詞汇上本來是不很容易完全使用普通話的，更不可能完全适应現代汉語規范化的要求。但是这不等于說，我对促进現代汉語規范化和推广普通話有什么抵触。根据我从事京剧舞台生活十几年的經驗体会，我認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就是在不損害京剧原有的傳統表現形式下，舞台語言加以适当的改进，还是可能的。比如，在台詞方面，什么“蓮花宝”“馬走战”“地溜平”这样的台詞就很可以修正。傳統剧目里部分地念“京白”的角色，如丑角、花旦、花臉，在台詞里常常夹杂着土語，特別是在玩笑戏里最多；象这些土語（多半是北京旧有的土語），大多数已被現在人民的生活純化，在今天大力推广普通話的气氛下，听到这些土詞土語更是刺耳。象这样的“京白”完全可以逐步地向普通話靠攏，使用多数人能懂的普通話，讓更多的观众能够听懂，这也就能对汉語規范化起到促进的作用。

再說以京剧形式來演的現代戏目，象我們演出的《白毛女》和《爱甩辮子的姑娘》这两个戏，全部台詞里沒有“韵白”，使用的完全是“京白”；尽管同实际生活里的語言还有些不同，可是它已經很接近現代汉語規范化的要求，并且已經起到推广普通話的桥梁作用。这样的做法，很可能有人說成只是話剧加上唱工，失掉了京剧傳統的舞台語言形式；可是我認为，这样做并不致于損害京剧傳統形式。因为在以傳統形式演的現代剧中，所扮演的是当代人物，如果要同演历史剧角色一样地完全使用韵白，那就会使人覺得非常生硬。

据我所听到的观众的反映，有人認为我的唱法是革新，或者說成是突出了京剧旦角的吐字和唱法，因为他們覺得字字都能听懂；可是也有人說我这样的唱法不象京剧。我的体会并不如此，因为我的唱念并沒有脫离京剧的傳統，我只是在京剧旦角唱法的原有基础上改进了一下，并吸收了兄弟剧种的腔調來丰富它而已。

这里虽然不是談演唱問題，而是語言問題，但是演唱同語言是分不开的，問題是要使用什么样的語言來演唱，这在今天虽然大家意見还有紛歧，可是努力的方向应該是一致的。我認为京剧既然或多或少还有它一定的地方局限性，那么，使用今天都懂得的京音就不能說脫离京剧傳統形式，更說不上損害京剧原有旦角的唱念。十几年來，我就是按照这个方向來努力的，久而久之，才形成了今天的唱法和念白；当然，这也是根据个人的嗓音条件不断地鍛鍊才形成的。

这里只是就我个人一点肤淺的認識，來談談对京剧舞台語言改进的意見，不正确的地方，希望大家共同討論。

上接12頁）

举不发生直接关系，有了第一次分承作桥梁，第二次分承才能說明“列举”。这种分承我們称为“层层分承”。

分承的复杂，如果沒有严密的邏輯，就容易产生歧义。这就要求我們：(1)分承时适当地回顧一下列举或者上一次分承时的意思；(2)根据具体情况，把問題加以归納綜合，使問題簡單化，去掉枝节，不要故意使問題复杂化。

从两者意义关系上看，一般分承都是說明列举的事物之間的区别和联系。但也有特殊的情况，比如：

9） 盘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时紉，便作旦夕間。卿当日富貴，吾独向黃泉。（孔雀东南飞）

例9中，盘石和蒲葦是焦仲卿用來自比并象征自己和兰芝的命运的。同下面的例子对比起來，就更明显了。

10） 君当作盘石，妾当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盘石无轉移。（同上）

例10是一般的列举和分承，很明显，分承只是列举的描写和补充。但例9中，列举只是分承的象征，主体是分承，这种方法在民間歌謠中运用得比較广泛。

列举和分承是表現复杂的客观事物的一种很好的句式，目前，它的使用已很普遍。象这种句式，除了我上面所說的列举的次数和項目，分承的次数和項目，列举和分承的关系等方面，还有許多問題值得研究，比如列举之間的联系等。由于列举和分承很适宜于表現矛盾斗爭的两个对立面，所以，列举之間不仅常用頓号和并列式联詞，也可以用选擇式連詞，如“或者、还是”等，或者用否定式副詞“不、非”（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用“非”的比較多）等。

送气和不送气是不是音变造詞的方法？

李葆瑞

語音中送气和不送气的差别，就汉語来說，是有区别意义的作用的。例如，大家都知道的，在普通話里“肚[tu]子”和“兎[t'u]子”的不同，“饱[pau]了”和“跑[p'au]了”的不同，就是送气和不送气的差别。因此送气的輔音和不送气的輔音在汉語里是不同的音位。

但是送气和不送气是否也和声調的不同一样，曾經用来从一个概念中分化出新詞来，象“买”[mai˨˩˦]和“卖”[mai˥˩]，“好”[xau˨˩˦]和“好”[xau˥˩]等等那样呢？在有些人的著作里对这个問題是肯定的。例如徐世荣先生認为，“長短”的“長”和“生長”的“長”，“重复”的“重”和“輕重”的“重”，“收藏”的“藏”和“宝藏”的“藏”等等是用送气和不送气，“内部語音交替的方式”，来区别形态变化的。① 孙常叙先生說“長[tʂaŋ]長[tʂ'aŋ]”，“朝[tʂau]朝[tʂ'au]”，“彈[tan]彈[t'an]”等是用送气与否从旧詞里分化出来新詞。② 在我編写的《現代汉語語音》講义(1957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里也有类似的說法。最近因为考虑修改这本講义，感到这种說法是有問題的。現在提出我另一种看法，供大家在研究这个問題时参考。

类似“長短”的“長”和“生長”的“長”，“重复”的“重”和“輕重”的“重”，“收藏”的“藏”和“宝藏”的“藏”，“朝代”的“朝”和“朝夕”的“朝”，“彈琴”的“彈”和“彈弓”的“彈”这样的变化，是用音变的方法从一个概念里分化出来新詞。但是送气和不送气并不是这些詞分化的方法。送气和不送气的变化也是音变，但是这是語音历史发展的变化，同这些詞的分化或者区别形态无关。象“長短”的“長”和“生長”的“長”等等这样的分化，在語音上另有其他的方法。

下面談談三种用音变分化造詞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和送气不送气的关系。对于古音的説明，主要是根据《广韵》，不一一注出。《广韵》以外的加以說明。

一、从声調分化造詞，而分化声調的結果在現代北京音里形成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 用变化声調的方法分化造詞，在古代是大量应用的。例如“多少”的“少”是上声，“老少”的“少”是去声；“相处”的“处”是上声，“处所”的“处”是去声；“担任”的“担”是平声，“担子”的“担”是去声，等等。“彈琴”的“彈”和“彈弓”的“彈”正是这种变化。“彈琴”的“彈”是平声，“彈弓”的“彈”是去声。为什么“彈琴”的“彈”在現代北京音里送气而“彈弓”的“彈”不送气呢？这是属于古今音变的另一个問題。凡是古代的濁塞音或濁塞擦音（並、定、从、澄、崇、船、群各母字，这些都是所謂“全濁声母”），如果是古平声，現代北京音一律送气；如果是古仄声(上、去、入)，現代北京音一律不送气。例如“唐、蕩、宕、鐸”古声母相同，全是濁塞音“定”母，在隋唐的时候并沒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③“唐”是古平声，現代北京讀音就是送气的[t'aŋ]，“蕩、宕、鐸、”是古仄声（上、去、入），現代北京讀音就是不送气的[taŋ][taŋ][tuo]。“情、靜、淨、籍”古声母相同；全是濁塞擦音“从”母，也沒有送气不送气的区别。“情”是古平声，現代北京音就是送气的[tɕ'iŋ]，“靜、淨、籍”是古仄声（上、去、入），現代北京音就是不送气的[tɕiŋ][tɕiŋ][tɕi]。“彈琴”的“彈”“徒干切”，“彈弓”的“彈”“徒案切”，同是古濁塞音“定”母字，在隋唐的时候并沒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它們的区别只是声調的不同。“彈琴”的“彈”是古平声，現代北京音就是送气的[t'an]；“彈弓”的“彈”是古去声，現代北京音就是不送气的[tan]。声調的不同才是原来分化造詞的条件。至于送气和不送气的差别是語音历史发展的結果，同原来分化造詞或者区别形态是无关的。以下各例全是屬于这一类的：

調 “調和”的“調”“徒聊切”，古平声，現代北京音送气[t'iau]。“音調”的“調”“徒吊切”，古去声，現代北京音不送气[tiau]。两者全屬古定母。

---

① 見徐世荣《普通話語音講話》，文字改革出版社，119頁。

② 見孙常叙《汉語詞汇》，吉林人民出版社，133–134頁。

③ 根据江永《音学辨微》的說法，定母是“透之浊”，这些字的古声母全是送气的浊塞音。

便 “便宜”的“便”“房連切”，古平声，現代北京音送气［p'ian］。“方便”的“便”“婢面切”，古去声，現代北京音不送气［pian］。两者全屬古並母。

傳 “傳达”的“傳”“直攣切”，古平声，現代北京音送气［tʂ'uan］。“傳記”的“傳”“直恋切”，古去声，現代北京音不送气［tʂuan］。两者全屬古澄母。

强 “强健”的“强”“巨良切”，古平声，現代北京音送气［tɕ'iaŋ］。“倔强”的“强（僵）”“其两切”，古上声（現代北京音变去声），現代北京音不送气［tɕiaŋ］。两者全屬古群母。

藏 “隐藏”的“藏”“昨郎切”，古平声，現代北京音送气［ts'aŋ］。“宝藏”的“藏”“徂浪切”，古去声，現代北京音不送气［tsaŋ］。两者全屬古从母。

重 “重复”的“重”“直容切”，古平声，現代北京音送气［tʂ'uŋ］。“輕重”的“重”“直隴切”，古上声（現代北京音变去声），現代北京音不送气［tʂuŋ］。两者全屬古澄母。

陈 “陈列”的“陈”“直珍切”，古平声，現代北京音送气［tʂ'ən］。“行陈”的“陈”（今作“陣”）“直刃切”，古去声，現代北京音不送气。两者全屬澄母。

騎 “騎馬”的“騎”“渠羈切”，古平声，現代北京音送气［tɕ'i］。“輕騎”的“騎”“奇寄切”，古去声，現代北京音不送气［tɕi］。两者全屬古群母。

馱 “牲口馱东西”的“馱”“徒河切”，古平声，現代北京音送气［t'uo］。“馱子”的“馱”“唐佐切”，古去声，現代北京音不送气［tuo］。两者全屬古定母。

傍 “傍边”的“傍”（今作“旁”）“步光切”，古去声，現代北京音送气［p'aŋ］。“依傍”的“傍”“蒲浪切”，古去声，現代北京音不送气［paŋ］。两者全屬古並母。

二、从声母的清濁分化造詞，而分化的結果在現代北京音里形成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 塞音和塞擦音的清和濁在現代汉語許多方言里已經沒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一般濁塞音或濁塞擦音和清塞音或清塞擦音合流，而濁塞音和濁塞擦音消失了。北京音就是这样。但是在古汉語里塞音和塞擦音的清濁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彼此的界限很严。古代用音变分化造詞的时候，声母的清濁也是一种条件。

《顏氏家訓·音辞篇》記載南北朝人对“敗”字的解釋說：“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后一“敗”音“补敗反”。《广韵》去声“破他曰敗，补迈切”，屬帮母，是清声母。又“自破曰敗…薄迈切”，屬並母，是濁声母。在現代北京音里塞音不分清濁，并且帮母原来就不送气，帮母的“敗”在現代北京音里还是不送气。並母古平声字在現代北京音里送气，古仄声字（上、去、入）在現代北京音里不送气，並母的“敗”虽然是濁母，但是是去声，所以在現代北京音里还是不送气。因此两个不同音的“敗”在現代北京話里成了同音。又例如“脊背”的“背”“补妹切”，屬帮母，是清声母。“弃背”的“背”“蒲昧切”，屬並母，是濁声母。但是两者都是去声。帮母的“背”原来就不送气；並母的“背”，因为是去声，現代北京音也不送气。因此两个“背”在現代北京話里也同音。又例如“区别”的“别”“方别切”，屬帮母，是清声母。“离别”的“别”“皮列切”，屬並母，是濁声母。但是两者都是入声。因此並母的“别”在現代北京話里也不送气，和帮母的“别”同音。如果分化出来的两个詞全是古平声，清声母原来又是不送气的（帮、端、精、知、庄、章、見各母字），現代北京音还是不送气，濁母的（並、定、从、澄、崇、船、群各母字）現代北京音就是送气的了。

以下各例全是古平声，因声母的清濁分化成两个詞。清声母的現代北京音不送气，濁声母的現代北京音送气。清声母的現代北京音是阴平，濁声母的現代北京音是阳平。

朝 “朝廷”的“朝”“直遙切”，屬古澄母，現代北京音送气［tʂ'au］。“朝夕”的“朝”“陟遙切”，屬古知母，現代北京音不送气［tʂau］。

期 “日期”的“期”“渠之切”，屬古群母，現代北京音送气［tɕ'i］。作为“周年”用的“期”（亦作“朞”）“居之切”，屬古見母，現代北京音不送气［tɕi］。

以下各例虽然从意义上看还不敢断定就是从一个概念分化出来的两个詞，但是送气和不送气的規律是和上边两个例相同的。

奇 “奇异”的“奇”“渠羈切”，屬古群母，現代北京音送气［tɕ'i］。“奇偶”的“奇”“居宜切”，屬古見母，現代北京音不送气［tɕi］。

幾 “近也”“渠希切”，屬古群母，和“祈”同音，現代北京音应該是送气的［tɕ'i］。“庶幾”的“幾”“居依切”，屬古見母，現代北京音不送气［tɕi］。

曾 “曾經”的“曾”，“昨稜切”，屬古从母，現

代北京音送气 [ts'eŋ]。又"則也""作滕切"，屬古精母，現代北京音不送气 [tsəŋ]。

般 "乐也""薄官切"，屬古並母，現代北京音送气 [p'an]。"般运"的"般"（今作"搬"）"北潘切"，屬古帮母，現代北京音不送气 [pan]。

如果分化出来的两个詞（或者詞素）全是古平声，一个是濁母，另一个虽然是清母但是原来就是送气的（滂、透、清等母字），这两个詞（或者詞素）在現代北京音里还都送气。不过清声母的是阴平，濁声母的是阳平。例如：

从 "就也""疾容切"，現代北京音送气 [ts'uŋ]，讀阳平。"从容"的"从""七恭切"，屬古清母，原来就送气，現代北京音还是送气，讀阴平。

飄 老子"飄風不終朝"的"飄"注"疾風也"，"符霄切"，屬古並母，現代北京音送气 [p'iau]，和"瓢"同音，应該讀阳平。"飄飄"的"飄""撫招切"，屬古滂母，原来就送气，現代北京音还是送气，讀阴平。

这两个例虽然从意义上看还不敢断定都是从一个概念分化成两个詞，但是它們在送气和不送气的变化上是合乎上边所說的規律的。

三、声調和声母的清濁全异，作为分化造詞的条件，而分化的結果在現代北京音里形成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 分化的結果，如果古濁声母的是古平声，古清声母而原来又不送气的是古仄声（上、去、入），在現代北京音里一个送气，一个不送气，即濁声母的送气，清声母的不送气。例如：

長 "長短"的"長""直良切"，屬古澄母，古平声，現代北京音送气 [tʂ'aŋ]。"生長"的"長""知丈切"，屬古知母，古上声，現代北京音不送气 [tʂaŋ]。

錢 "錢币"的"錢""昨仙切"，屬古从母，古平声，現代北京音送气 [tɕ'ian]。又古田器，"即淺切"，屬古精母，古上声，和"翦"同音，現代北京音不送气 [tɕian]。

屏 "屏風"的"屏""薄經切"，屬古並母、古平声，現代北京音送气 [p'iŋ]。又"蔽也"，"必郢切"，屬古帮母，古上声，現代北京音不送气 [piŋ]。

如果古濁声母的是古仄声，古清声母的是古平声，但是这个清声母原来就送气（次清），在現代北京音里也是一个送气，一个不送气。送气的是古清声母，不送气的是古濁声母。例如：

圈 "圓圈"的"圈""去爰切"（見《集韵》），屬古溪母，古平声，現代北京音送气 [tɕ'yan]。又"畜闌"，"求晚切"，屬古群母，古上声，現代北京音不送气 [tɕyan]。（古上声全濁声母的字現代北京音变去声。）

如果古濁声母的是古仄声，古清声母的也是古仄声，但是原来就不送气，現代北京音两者全不送气。例如：

断 "断絕"的"断""徒管切"，屬古定母，古上声，現代北京音不送气。"决断"的"断""丁貫切"，屬古端母，古去声，現代北京音也不送气。因为古上声全濁声母的字現代北京音变去声，所以两者变成同音，全是 [tuan˥˩]。

如果古濁声母的是古仄声，古清声母的是古平声也是原来就不送气，現代北京音也是两者全不送气。例如：

漸 "漸次"的"漸""慈染切"，屬古从母，古上声，現代北京音不送气。"漸染"的"漸""子廉切"，屬古精母，古平声，現代北京音也不送气。两者全是 [tɕian]，但是声調不同，前者变成去声，后者是阴平。

从上述的情形看来，許多詞或詞素的分化在現代北京音里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但是上述这些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全是語音历史演变的結果，并不是原来分化造詞的方法，如果能够找到一些詞的分化，在古代原来就是用送气和不送气来区别的，这就是說原来就是用帮母和滂母、端母和透母、精母和清母、知母和徹母、庄母和初母、章母和昌母或見母和溪母来区别意义，这样才是用送气和不送气作为分化造詞的方法。但是这样的例証是很难找到的。有人說"孝弟"的"弟"讀 [t'i]，"兄弟"的"弟"讀 [ti]（例如陈玄先生編的《汉字异义异讀举例》）。这好象是用送气和不送气分化成的。但是根据《广韵》"孝弟"的"弟"（《广韵》作"悌"）"特計切"，古去声。"兄弟"的"弟""徒礼切"，古上声。两者的声母相同，全屬定母。两者的分化条件还是声調，而不是声母的送气和不送气。按古今音变化規律，古全濁声母仄声，現代北京音不送气。两者全是仄声，都应該不送气。并且古全濁声母的上声字，現代北京音变去声。因此两者在現代北京音里应該同音，全讀 [ti]，全讀去声。

在《广韵》里可以找到以下的字，它們全有送气和不送气两讀，但是意义相同。这样的只能說是同一个詞有异讀或又音，不能說是用送气和不送气分化成的

两个詞。

胞　有"布交"和"匹交"两切，全是平声，前者屬帮母，后者屬滂母；但全是"胞胎"。

皦　有"古弔"和"苦弔"两切，全是去声，前者屬見母，后者屬溪母；但全是"苦味"。

槷　有"陟卫"和"管芮"两切，全是去声，前者屬知母，后者屬徹母；但全是"訾也"。

扳　有"布还"和"普班"两切，全是平声，前者屬帮母，后者屬滂母；前者是"挽也"，后者同"攀"，"引也"，"挽"和"引"都是"拉"的意思。

适　有"古活"和"苦栝"两切，全是入声，前者屬見母，后者屬溪母，但全是"疾也"。

錪　有"多殄"和"他典"两切，全是上声，前者屬端母，后者屬透母；但全是"小釜"。

搏　有"补各"和"匹各"两切，全是入声，前者屬帮母，后者屬滂母；前者是"手击"，后者是"击也"。

綅　有"子心"和"七林"两切，全是平声，前者屬精母，后者屬清母。前者是"縫綫"。后者，《广韵》引《說文》"絳、綫也"。但是根据段玉裁的注，应刪"絳"字，则两者全是"綫"。"絳"字和"縫"字形相近，也可能就是縫字之誤。

类似以上这样的，还有一些，不一一列举了。

此外也有些字有送气和不送气两讀而意义不同，但是这样不同的意义，看不出来有什么联系，很难說是从一个概念分化出来的。例如：

卒　有"臧沒"和"仓沒"两切。全是入声。前者屬精母，"隶人給事者衣为卒"。后者屬清母，"急也"。

鈀　有"伯加"和"普巴"两切。全是平声。前者屬帮母，是"兵車"。后者屬滂母，"方言云江东呼鏃箭"。

膠　有"古肴"和"口交"两切。全是平声。前者屬見母，"膠漆、亦太学也"。后者屬溪母，"面不平也"。

嫧　有"側革"和"楚革"两切。全是入声。前者屬庄母，"鮮好"。后者屬初母，"健急皃"。

[illegible]　有"博孤"和"普胡"两切，全是平声。前者屬帮母，"疊上平也"。后者屬滂母，"衰也"。

类似以上这样的也还有一些，也不一一列举了。

另外也有极少數的字有送气和不送气两讀而意义不同，好象多少有些关联，例如：

吧　有"伯加"和"普巴"两切。全是去声。前者屬帮母，"吧呀小儿忿争"。后者屬滂母，"吧呀大口皃"。

顩　有"公陷"和"口陷"二切。全是去声。前者屬見母，"顩胡剃面也"。后者屬溪母，"顩頰面長皃"。

还有少数字，除了它所表示的意义之外，又是地名或姓氏。二者的讀音有送气和不送气的不同。作为地名或姓氏的也可能是从非地名或非姓氏的分化出来的。例如：

湫　有"即由"和"七由"两切。全是平声。前者屬精母，"水名"。后者屬清母，"水池名，北人呼"。

鞠　有"居六"和"驅匊"两切。全是入声。前者屬見母，"推穷也，养也，告也，盈也"。后者屬溪母，"姓也"。

屈　有"九勿"和"区勿"两切。全是入声。前者屬見母，"屈产地名，出良馬"。后者屬溪母，"拗曲，亦姓"。

象上边这样意义好象有关联的例子是个别的。如果送气和不送气是古代分化造詞的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分化成的詞应該有一定的数量保存下来，例子不該象現在这样难找。因此象上边这样个别的例子也很可能是偶然碰巧，好象两者的意义有联系，实际上它們并沒有分化的关系。

总之，有些人通过一些例証企图說明語音中的送气和不送气曾經是分化造詞的一种方法；但是这些例証都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去解释，不足以說明他們的看法的正确，除非另有充分的材料来証明。但是这样充分的材料，現在还不容易找到，因此現在对这个問題也就只得暫时存疑。

詞义演变二例

（汉語詞汇史杂記）

張永言

研究个别詞語的历史是語言史的一項重要工作。苏联語言学家維諾格拉多夫院士就很重視这种研究。他写过一系列的論文，分别探討了一百多个俄語詞語的历史。加尔金娜-費多盧克教授認为这是他在語言学上的重要功績（見«維諾格拉多夫院士六十岁紀念論文集»，1956，6頁，302-3）。以汉語历史之悠久，文献之丰富，个别詞語历史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同时也更为艰巨，决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得了或做得好的。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从事这个对汉語詞汇学、語义学和詞典学都有重大意义的工作。郑奠先生在«中国語文»上发表的«汉語詞汇史随笔»引起了我們的兴趣，因此，抄出杂記两条作为我們提出这个意見的引子。

聞

“聞”这个詞的本来意义是“听到”或“听見”，这从字形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說文»十二篇上：“聞，知声也。从耳，門声。”由此又引申为“名声”或“名誉”的意思。到了現代汉語里，“聞”却只有“嗅”的意思，詞义从听覚方面轉移到嗅觉方面来了。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可是关于它发生的时代似乎很少有人討論到。日本学者太田辰一在«近代汉語“无心”的动詞的形成过程»这篇論文里，接触到这个問題，他認为这个变化发生在六朝时代。我們沒有机会讀到这篇文章的全文，从«中国語文»1953年10月号所載的节譯文看来，論据只有如下两条：

> 长安万里，或聞香气芳。（博物志）
>
> 寮屬聞其芬馥，稱之于充，充意知女与寿通。（晋書）

这里我們認为有三点值得商榷。首先，論断不可靠。因为“聞”的这个新意义的产生不是在六朝，而是远在西汉，这有司馬迁的著作为証：

> 罗襦襟解，微聞芗澤。（史記·滑稽列傳，百衲本，卷一二九）

其次，史料的运用欠周密。唐修«晋書»不能作为論証六朝語言的材料。事实上，“聞”的新意义产生以后，起初力量似乎很微弱；可是到了魏晋时代就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丰富的語言史料可以作証，单是«博物志»一条似乎稍嫌不足。第三，引文不举卷次編名版本，文字頗有訛誤。現在我們举出較多的用例如下，借补太田辰一引証之未备：

> 江表惟长沙名有好米，何得比新城粳稻邪？上風吹之，五里聞香。（曹丕：与朝臣書，全三国文卷七）
>
> 恪将見之夜，精爽扰动，通夕不寐。明，将盥漱，聞水腥臭。（陈寿：三国志·諸葛恪傳，二十五史本，卷六十四）
>
> 西使临去，又发香器如大豆者，試著宮門，香气聞长安四面数十里中，經月乃歇。（張华：博物志，指海本，卷三）
>
> 长安中百里咸聞香气芳。（同上）
>
> 初，鉤弋夫人有罪，以譴死。既殯，尸不臭而香聞十余里。（干宝：搜神記，丛書集成本，卷一）
>
> 陈騫以韓寿为掾，每会，聞寿有异香气，是外国所貢，著衣历日不歇。（郭澄之：郭子，玉函山房輯佚書，卷七十六）
>
> 〔賈充〕后会諸吏，聞寿有奇香之气。（刘义庆：世說新語·惑溺篇）
>
> 桓車騎时，有陈庄者入武当山学道，所居恒有白烟香气聞徹。（世說新語佚文，思賢講舍刻本，世說新語附录）
>
> 既殯，尸香聞十余里。（汉武故事，魯迅：古小說鉤沈）
>
> 南海山出千步香，佩之香聞于千步也。（任昉：述异記，汉魏丛書本，卷下）
>
> 千年松香聞于十里，亦謂之十里香。（同上）
>
> 又有千和香，香气芬馥，聞之使人动諸邪态，兼令人睡眠。（蕭繹：金樓子·箴戒篇，知不足斋丛書本，卷一）
>
> 山多大樹，与楓木相类，而花叶香聞数百里，名为反魂樹。（十洲記，汉魏丛書本）
>
> 靈駕千尋上，空香万里聞。（庾信：道士步虛詞十首之八，四部备要本，庾子山集注卷五）

从这些例証可以看出来，“聞”用于嗅觉方面在六朝时代已經極其普遍，这就不是一种語言現象最初发生时的状态了。

到了唐代，“聞”的新意义繼續发展着。太田辰一的論文里只举了三个例，而其中杜甫詩一条即是«辟

海》所引的一条，韓愈詩一条即是《辞源》所引的一条（見两書"聞"字下），这显然是很不够的。事实上，指嗅觉的"聞"字，从初唐到晚唐文献中是数見不鮮的。据我們所知道的，散文有《晋書》《梁書》《法苑珠林》《紀聞》《杜阳杂編》等；韵文除了太田辰一提到的王維、杜甫、韓愈詩以外，有沈佺期、孟浩然、元結、元稹、溫庭筠、李商隐、韓偓、陆龟蒙等人的詩。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仅

王力先生在《理想的字典》（1945，1955）、《新訓詁学》（1947，1958）和《汉語史稿》下冊（1958）里談到詞义演变的时候，都举了"仅"为例，說明唐代"仅"的意义跟近代不同：唐代的"仅"是甚言其多，而近代的"仅"是甚言其少。王先生認为这是段玉裁的发現，說"段玉裁的眼光最为敏銳，譬如他注釋'仅'字，会注意到唐代的'仅'和清代的'仅'不同"（《新訓詁学》，見《开明書店二十周年紀念文集》186頁，又《汉語史論文集》287頁）。

据我們所知道的，最先注意到这一点的不是小学家段玉裁（1735—1815），而是比他早生一百年的詩人王士禛（1634—1711）。《香祖笔記》卷二有一条說：

> "仅"字有少、余二义，唐人多作余义用。如元微之云："封章諫草繁委箱笥，仅逾百軸。"白乐天《哭唐衢》詩："著文仅千首，六义无差忒。"小說《崔煒傳》："大食国有阳燧珠，赵佗令人航海盗归番禺，仅千載矣！"《甘澤謠·陶峴傳》："浪迹怡情，仅三十載。"《摭言》："曲江之宴，长安仅于半空。"《玉壶清話·南唐先主傳》："吳越灾，遣使唁之，赍絹帀粮鏹，仅百余艘"之类。至宋人始率从少义，迄今沿用之。

这里引用的白居易詩，《崔煒傳》（案，見《太平广記》卷三十四），《甘澤謠》（案，《太平广記》卷四百二十引），《唐摭言》和《玉壶清話》五条都是段玉裁和王先生所未及的。此外，我們可以順便补充一条。《太平广記》卷五十四引杜光庭《仙傳拾遺》：

> 唐吏部侍郎韓愈外甥，忘其名姓，幼而落拓，不讀書，好飲酒。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云水不归，仅二十年，杳絕音信。

在这些文献里，《唐摭言》、《仙傳拾遺》和《汉語史稿》（下冊，561頁）提到的《金华子》是五代时候的作品，《玉壶清話》和《汉語史稿》（下冊，561—2頁）引用的《唐語林》是宋代的作品，可是"仅"字的意义和用法都还是率由旧章，这就表明了語言的变化以漸不以驟，而王士禛所說的"至宋人始率从少义"是不够确切的。

当語言里某个詞义的变化完成或接近完成的时候，人們对这个詞的旧意义和旧用法就会逐漸陌生，甚至不能理解，因而有任意竄改古書文字的事情发生。"仅"字就遭遇过这样的命运，例如，杜甫《泊岳阳城下》詩里"江国逾千里，山城仅百层"的"仅"字，有的本子給改成了"近"字；袁郊《甘澤謠·陶峴傳》的"仅三十載"，到了元末明初陶宗仪的手里就給改成了"垂三十年"（見涵芬樓本《說郛》卷十九）。在改竄者看来，这样才好理解，可是語言历史的事实却被粗暴地抹煞了。在处理語言史料的时候，这类現象是很値得我們注意的，我們一方面要去伪存眞，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它們作为窥探語言变化的时代的旁証。

（上接47頁）

馬礼逊方案的藍本就是《字典稿本》方案，只把拼写法修改得更加接近英文，例如 i 改作 e，u 改作 oo，ç 改作 ts，x 改作 sh。

鴉片战爭（1840）以后的艾約瑟方案（1857）和威妥瑪方案（1867）都以馬礼逊方案为参考。把馬礼逊方案跟后来成为国际通用的威妥瑪方案比較一下，可以看出：一、威妥瑪継承了馬礼逊方案，保留了原来一些突出的特征。例如 ㄗ ㄘ ㄙ 有两套写法，馬作 ts，ts'，s 和 tsz，tsz'，sz，威作 ts，ts'，s 和 tz，tz'，sz(ss)；ㄦ 的写法，馬作urh，威作 êrh。二、威妥瑪修正了馬礼逊方案。主要的修正是完全拼写北京語音；其次是拼写法簡化和一致化，保留接近英文的特点，但是不过份迁就英文。例如 oo 改回 u，e 改回 i，ㄐ ㄑ ㄒ 不分"尖团"。

从上面这些比較，可以明白，从利、金方案到威妥瑪方案，中間馬礼逊方案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鍵作用。

《中文字典》还刊載一个广州方言和官話的对照音节表（見第二部份第一冊）。关于这个广州方言方案的来源沒有說明。从这个对照表可以知道，广州方言在鴉片战爭前至少二十年就已經有了教会罗馬字方案，不但远在广州話《新約》零卷出版（1877前后）以前，比厦門話《約翰福音》出版（1852）也至少早三十多年。

当时还沒有汉民族共同語的認識，官話被称为"官話方言"。馬礼逊方案是官話拼音方案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之一，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后来在各地拟訂方言教会罗馬方案和出版方言字典的前导。这些工作，起初的目的是方便来华傳教士和其他外国人学习中国語文，后来发展成为对我国人民傳教的文字工具。

馬礼逊方案在汉語拼音方案的发展历史上有一定地位，但是必須認清，他当时編印字典和拟訂方案完全不是为我国人民服务，而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服务。他的字典开始出版在鴉片战爭以前二十五年，那时候英国的侵略机构东印度公司已經把印度作为基地而积极图謀中国了。《中文字典》正是在这个东印度公司的資助下并且由这个公司的澳門印刷厂印成的。

高等院校語言学課程問題討論

“古汉語”的教学目的

張永綿

梁振仕同志的《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能够不講汉語音韵学嗎?》(見《中国語文》1959年7月号)的意見，是針对北京师范大学編的《汉語講义(初稿)》古汉語部分只講語法而提出的。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見。現在据說北京师范大学已經拟訂了新的“古汉語教学大綱”初稿，內有音韵部分。那么，对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能不能講音韵学，看来爭論不会太大；問題只是在于講音韵学的目的和怎样講。对于这个問題，我不大同意梁振仕同志的意見。

梁振仕同志認为：“汉語音韵不但要講，并且要系統地講。”这是就古汉語課而說的。我認为，高等师范院校“古汉語”的教学应該面向古典文学，为学生閱讀古典作品服务。为貫徹这个目的，可以教給学生一些古汉語的知識；应在学习現代汉語的基础上了解一些古今語言的异同。可是，梁振仕同志認为“通过汉語音韵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現代汉語語音的历史繼承性”，并且以現代汉語四呼的来源等情况为例，說明“通过这种历史的分析，自然就能更深刻地了解汉語拼音方案，同时也能更深刻地了解現代汉語的語音”。很显然，他認为古汉語音韵学的主要目的是为着了解現代汉語，說明汉語的历史发展情况。这同綜合大学“汉語史”的音韵部分有什么不同呢？給古汉語音韵学确立这样的教学目的，我認为是本末倒置的。

在教学改革以前，对古汉語音韵部分的教学目的，有些学校有类似梁振仕同志的提法：就是既要了解汉語历史发展，又要为閱讀古典作品服务。結果怎样呢？教学脫离实际，两个目的都沒有达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好些学校改“古汉語”为“文言語法”，紧紧扣住了为閱讀古典作品服务的目的。現在看来，講一点音韵、詞汇，对閱讀古典作品也有帮助，所以应該加进去。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回复到以前的情况。

至于怎样講的問題，我認为陸宗达等三位先生的提法(《古汉語如何为今服务》，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原則上是正确的。这就是針对同学在閱讀古典作品的語言上的困难，不宜牽涉过寬。教学方法和內容应該决定于教学目的，旣然“古汉語”教学为閱讀古典文学服务，那么就应該講同古典作品有关的問題。

附带說一下，梁振仕同志說到前人对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应該繼承下来。这提法在原則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要哪些人繼承呢？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主要培养中学語文师資，要他們来繼承这些音韵学遺产，有沒有必要呢？这問題也是值得討論的。

方言調查实習工作的体会

北京大学語言学教研室汉語方言学及方言調查教学小組

教学改革以后，北京大学的“汉語方言学”課程改名为“汉語方言学及方言調查”，并且改为第一学期先講方言調查方法(包括記音練习)，学期末出外調查实习，第二学期再講方言学的一般理論和汉語方言概况。

根据这样的安排，中文系語言專門化三、四年級同学于1959年7月20日到8月4日大約两周的时間內，在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和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协助下，前往山西雁北地区进行了一次方言調查实习。調查了大同市和十二个县共計二十五个点的方言。調查內容包括：1)字音，2)变調、輕声、重迭、儿化，3)詞汇和語法特点。各点都按照規定在記完材料后就地整理出“音系說明”和“同音字表”等，并經过初步的核对。

这样規模的調查实习，在我們还是第一次。缺少經驗，工作中的許多細节需要摸索。这里把我們一些粗淺的点滴体会提供給兄弟学校参考，并且希望交換意見。

首先是实习前的准备工作。在調查者方面，有两个准备：思想准备和业务准备。

实习前要反复向同学說明实习的意义，向他們提出明确的要求；到达現場以后可能碰到的困难(包括工作上的和生活上的)也要向他們說清楚。党团組織还

要針对同学中对待实习的实际思想情况做些工作，要使同学們切实地做好出发前的业务准备，并以正确的态度和飽滿的热情投身到工作中去。充分的思想工作是完成实习的保証，下去以后，这一工作仍不能放松。

业务准备首先是听音記音的訓練，需要花費較多的时間把調查时可能要应用的国际音标尽可能熟練地掌握。其次是調查方法的学习，主要是学习运用調查表格，了解工作程序，再次是普通話的知識。这在"現代汉語"課中本来已經学过，应該是不成問題的；但是这次实习过程中，不少同学因为不很熟悉这些知識而感到苦惱，所以实习以前的方言課中对这些知識还要仔細溫习一番。最后是必要的汉語音韵基本知識，例如調类的分化和归并等。在做这些准备的后一阶段，最好能在校內(班上更好)找几个点的方言（特別是将去調查的地区的方言)讓大家粗略地了解和探索一下。

此外，要把調查表格准备好。这次我們采用了語言研究所編的《汉語方言調查字表》；它的字数較《簡表》多，而且便于同古音比較。至于儿化、变調、詞汇、語法等，根据的是語言研究所的內部材料，加以精簡和編排的。

調查地区的选擇也很重要。这次我們所以选擇山西北部，是經过一番考虑的。因为这个地区方言比較接近北京話，但又同北京話有相当距离，并且我們在1957年的方言普查工作中，曾經調查过邻近山西北部的張家口專区的方言，所以这次就选擇了山西北部(即雁北地区)。

做好对发音合作人的工作是不可忽視的环节。在全队人員到达調查地区之前，就要找好恰当的发音合作人。我們对发音合作人的要求是：能說地道的当地話，有相当于初中的文化程度，基本上甚至全部脫产參加工作。在大同方面因为这項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周密，結果发音合作人到的先后不齐（他們是从各县各乡电話調来的)，影响工作。調查者和发音合作人的关系也是需要注意的，很多同学同发音合作人不仅成了工作上的合作人，而且交上了朋友，发音合作人都发揮了积极作用。

調查实习的組織工作，我們是这样做的：首先，虽然是"現場調查"，我們并不把調查小組分派到各个市鎮和乡村去，这是从同学的工作能力和教师的指导力量有限的情况来决定的。两个年級的同学分配在大同市和朔县两处。每一个教师負責指导三四个調查小組。为了更好地培养同学的独立工作能力，調查小組的成員一般以两人为宜。記音和整理工作由小組內每个成員同时做(即使是重复的)或輪流做。做完一段可以互相校对。开始时，不妨合三四个小組为一个大組，共同审辨一个音系，之后再分小組工作。工作进行中除了請教指导教师之外，各小組仍然需要經常交流經驗，討論工作中碰到的問題，以便更广泛地互相学习，取長补短，共同提高。教师要注意发揮同学的独創精神，教师的指导不应当变成包办代替，但也不能放任自流；特別在辨音和調查方法方面，指导教师要及时給同学以切实的帮助。这次在朔县，針对各个調查小組普遍碰到的問題，把发音合作人都請来，由教师临时給同学上了一堂課，效果很好。这也是一种可行的指导方式。从实习队的領导方面来說，最好先对工作有个全面的部署，工作的每个阶段开始前还要提出不同的具体的要求。教师們要經常在一起研究工作进行中的問題，提出解决办法。

參加这次实习的人，不論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深切地体会到，党和政府的領导和支持是我們胜利完成任务的最重要的保証。是党教导我們理論联系实际，是党領导我們投入实际調查工作。山西省方面，从省到專署到县、市的教育部門，特別是大同和朔县两地的师范学校，給了我們热情的关怀和支持，都是我們不能忘記的。此外，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派了九位师生同我們合作，語言研究所派了两位青年同志參加指导，都发揮了很大的作用，也是我們在这里应当致謝的。

方言調查不应忽視詞汇語法

夏錫駿

这里根据參加苏北太州方言調查工作的一些体会，試就調查資料和需要注意事項談一談个人的看法。

在这个工作上，我們要調查的首先是方言区的說話音，然后才是字音。如果我們只拿《方言調查字表》請发音人念，他讀的大都是字音，并非說話音；那么我們就很容易把各个方言普遍存在的文白两讀之間在声母或韵母上的差异忽略掉。

因此在用《字表》調查时，应該注意到这一点，不論声母、韵母和声調，都不能忽略。在写学习普通話手冊时，方言口語和普通話之間的对应規律，方言的字音和普通話之間的对应規律，都应該清楚地分別列出，交代明白。这样对滿口"藍靑官話"的方言区的人，会有更大的帮助。忽略口語或文白混杂的做法，必須及时糾正。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編的《詞汇手冊》，最主要的缺陷是收的詞語太少，比如，苏北方言叫"茶爐子"，吳語叫"老虎灶"；又如"冰棍儿"，苏北叫"冰棍"，南京

叫"冰棒"，吴語叫"棒冰"，《手冊》都沒有收。多收一些詞，不仅对学話人有好处，也可以为編輯方言詞典打一个基础。当然，光靠这个材料是不够的，方言区各有本区的特有事物；即使同一事物，名称也有不同，意义上也有交叉。比如，苏北方言把本地的横着转的風車叫"風車"，把普通話所指的叫做"洋風車"。由于苏北当地風俗习惯，出外吃点心总要喝茶，所以吃点心叫"吃早茶"，"吃晚茶"，而"点心"又只指包子，把餛飩叫作"餃儿"，因而調查方言的人，要因地制宜地把这些詞补充进去。这本《詞汇手冊》里关于生产工具名称、工农业生产上的用語、政治学习方面的用語，似乎更是不足。語言要为政治、工农业生产服务，这是大家都明确了的，这些方面的詞汇要特别注意补充。

因为《詞汇手冊》收詞太少，我們調查的时候，还采用了江苏省上海市方言調查指导組編印的《江苏省上海市方言調查詞汇語法表》。它分为四冊三十二类，收的詞語較多，但是关于工农业生产用語也是收得太少，相反地，却收进一些已經在語言中死亡或即将死亡的詞語如"老板"、"訟师"、"打卦"之类。把这些詞語当作普通話，无疑是不妥当的。

大家都承認，过去的方言研究，偏于語音方面；在方言的語法和詞汇方面，很少作过系統的分析研究。这个极其严重的偏向，在解放以来已經逐步在扭轉。

可是过去忽視方言語法和詞汇的分析研究，已經造成了很大的損失，汉語史在詞汇、語法研究方面缺少了活材料的印証和补充；直到最近，写学話手冊的人还有忽視这方面的。就是方言区的人在学习普通話的时候，也有忽視这方面的傾向。喜欢听苏州評彈的同志，經常可以发現这种情况：說的是普通話的語音（說得也不十分正确），用的却是方言詞語，非驴非馬，令人哭笑不得。江苏省昆山县在全党全民学习普通話运动中，先从学习普通話詞汇开始，結合教語音，然后再教拼音方案，因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种重視詞汇差别的教学方法，值得我們学习。

各高等学校在近几年的方言調查工作中，深感人手缺乏，工作不能全面深入展开，同时随着党的新的教育方針的实施，又感到中文系学生参加劳动，半工半讀，难以結合專业；学生閉門讀書，缺乏实际工作的机会，找不到比較好的解决的办法。

我認为这个矛盾是可以得到統一的解决的。高等学校中文系近来已有开設"方言調查"課程的。在学校里先学习語言学理論、方言調查的專門知識，并学会听音、記音的技术；然后組織起来，分配到各調查点去做实际工作。先在城区然后再深入农村去調查。在調查时，参加农业生产，和农民同吃同住，随时随地收集詞語，利用一定时間进行記音。同时向当地农民推广普通話，人多好办事，短时期内就能够比較深入地完成調查工作。这样做，有很多优点：教与学，理論与实踐，方言調查与科学研究，生产劳动与推广普通話等各个方面都結合起来了，而干部培养問題也就自然解决了。

关于《語言学中的一些理論問題（导論）》的討論

《中国語文》1959年9月号譯載了苏联科学院普通語言学委員会編写的报告書第一章《語言学中的一些理論問題（导論）》（以下簡称《导論》）以后，引起了黑龙江大学一部分同志的热烈反应，認为有必要进行座談，学习它的精神，改进工作。中文系汉語教研室于是在1959年12月1日举行了座談会。

座談会中心发言人华劭同志介紹苏联語言学界的状况，談了三个問題：1）俄罗斯語言学的傳統及其对苏联語言学的影响；2）苏联語言学的研究工作概况，对斯大林語言学著作的态度；3）西方語言学的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些問題闡明以后，对大家理解《导論》是很有帮助的。

另一位中心发言人任学良同志認为《导論》总結了苏联語言学界思想斗爭的状况，明确肯定了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基本内容，反击了修正主义的进攻，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任务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这一切将使苏联語言学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世界进步的語言学家也必将从中学到許多东西，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和工作水平。同时指出，中国語言学界应該进一步向苏联学习，繼續批判資产阶級思想、修正主义观点，更好地进行語言研究工作，改进普通語言学教学。

他們发言以后展开了討論，大家对上述問題的論述基本上表示同意，特别是对目前普通語言学的内容应大加改进这一点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但是对基本詞汇、語法的抽象性这两个問題却爭論得很热烈。由于时間不够，还有个别問題討論得不够充分，現在还在繼續交換意見。（黑龙江大学汉語教研室）

对利用汉字偏旁記忆普通話字音的几点意見

金有景

一两年来，全国各地出版了很多本学話手冊。其中大都利用汉字諧声偏旁(以下簡称偏旁)来帮助讀者記忆普通話的字音。这种作法是值得提倡的。因为汉字的讀音跟偏旁有比較密切的关系，利用汉字的偏旁来記忆普通話的字音能够得到一定的效果。現在这項工作虽然已經作出了不少成績，但是，还有些具体問題值得提出来討論。

(一)“例外”問題。这主要是关于z、zh的偏旁。有两点須要提出，第一，有的学話手冊(例如«貴州人学习普通話手冊(遵义、赤水等县适用)»在列举z、c、s的偏旁时，①把“乍”等作为z、c、s的偏旁，把“窄炸…”等字作为例外字处理。在列举zh、ch、sh的偏旁时，又把“乍”作为zh、ch、sh的偏旁，把“作、昨”等字作为例外字处理。例如:

z. c. s. 的基础字	类推标志	类推举例	类推字数	例外字(卷舌音)
作	乍	昨酢怍怎	10	窄炸鮓詐蚱咋榨乍詐痄

(第55頁)

zh、ch、sh 的基础字	类推标志	类推举例	类推字数	例外字(平舌音)
乍	乍	詐炸榨窄	12	作祚柞酢昨胙炸怎窄怍(“炸”字疑是排錯——本文作者)

(第60頁)

一方面說“乍”是z、c、s的偏旁，讀zh、ch、sh的“窄、炸”等字是例外字；一方面又說“乍”是zh、ch、sh的偏旁，讀z、c、s的“作昨…”等字是例外字。这样說不免自相矛盾，引起讀者怀疑。

第二，象“乍”这种z、zh两可的偏旁，有的書(例如«苏州人学习普通話手冊»)只举z或zh，沒有交代另一种可能的讀法。例如:

念zh的:…乍(炸詐蚱柞)… (第47頁)

念c的:…才(材財)…參(慘)… (第48頁)

念s的:…叟(溲搜艘餿瞍) (第48頁)

沒有交代“作昨…”等字讀z声母，“豺”讀ch声母，“參人～滲”、“瘦”讀sh声母。这样容易讓讀者犯类推錯誤的毛病，把“作豺瘦”等字也讀成zhuò、cái、sòu。

要避免上述两項缺点，可以从普通話讀zh、ch、sh的字的偏旁来加以分析。普通話讀zh、ch、sh的字的偏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跟z、c、s的字不同偏旁的，一类是跟讀z、c、s的字同偏旁的。前一类的偏旁如“者、尚、召、章、主、寺、朱、至、占、中、蜀、正、單、亶、貞、垂、昌、庶、申、术、执、折、童、享、易、善、由”等等。后一类偏旁如“乍、且、宗、叟、參、才、察、仓、差、朔、束、足”等等。前一类偏旁我們可以放心地把它当作zh、ch、sh的偏旁，有例外就当作例外，例如带“寺”偏旁的字都讀zh、ch、sh，只有“寺”讀sì，就可以把“寺”当作例外字。后一类偏旁則不能簡單地当作z、c、s的偏旁或zh、ch、sh的偏旁，而应該作为z、zh两可的偏旁来处理。当然，后一类偏旁里确有一些是大多数的字屬于z或zh的，只有个别字例外，例如“叟”讀sǒu，“搜、颼、艘、嫂、餿”等字都讀s声母，只有一个“瘦”字讀sh声母。再如“宗”讀zōng，“棕、踪、粽、綜、粽”等字都讀z声母，只有一个“崇”字讀ch声母。象“叟、宗”这种偏旁，为了便于讀者記忆，我們把它們当作z、c、s的偏旁，而把“瘦、崇”当作例外字也是可以的。

(二)偏旁的分析归納。为了使讀者容易接受，分析偏旁不宜过細。一般說来，分析归納应該限于現在通行的汉字字形，不能追溯到更早的字形。不过，对于現在通行的字形却要分析得更細致、更精确一些。現在一般学話手冊里这方面基本上是做得很好的，只是在个别問題上还有照顧不到的地方，有时候把一个偏旁分成几个偏旁，有时候又把几个偏旁混成一个偏旁。把一个偏旁分成几个偏旁的，例如«南京人学习普通話手冊»第52頁ang的偏旁里有:

常——嫦

賞——償(簡体:偿)

尙——堂棠掌

堂——膛螳

敞——廠(簡体:厂)

其实，这些字只說一个偏旁“尙”，改成下面这样子就会

① “z、c、s的偏旁”应該是“z、c、s为声母的汉字的偏旁”，这里是为了叙述方便的說法，以下同。

更便于讀者記忆：尙——賞償（偿）常嫦堂膛螳棠掌敞廠（厂）。

把几个偏旁混成一个偏旁的，如《貴州人学习普通話手冊（遵义、赤水等县适用）》56頁把“隹、隻、雙”等字都归在“隹”（說文：“鳥之短尾总名也”）这一个偏旁下面。“隹”的声旁是“主”，不是“隹”。同时，“隻、雙”的“隹”并不是声旁。因为“隻、雙”并不是形声字。“隻、双”底下的“又”是“手”字（古写作⺕），“隹”（古写作隹）是短鳥的鳥的象形字，利用偏旁来記忆字音时，偏旁必須是“声旁”，即表示字的讀音的偏旁，而不能是形旁或其他性質的偏旁。更不能把几个不相干的偏旁当作一个偏旁。否則就会增加讀者記忆字音的困难。就文字学的观点来看，这也算是一种錯誤，因此我們必須注意这一点。

（三）收字范圍問題。一般說来，分析归納偏旁时，只收較常用的字就够了。不必收那些不大常用的字。現在有些学話手冊收的不大常用的字似乎多一些，例如“鲊酢笮怍”这种字完全可以不收。收进去只会增加讀者的負担。

（四）偏旁取舍問題。有的偏旁字数很少，而且有时还不常用或有例外。那末就不如干脆不要这些偏旁。光举一些字数管得較多的偏旁，对讀者也許会更有帮助。因为利用偏旁来記忆字音为的是帮助讀者节省記忆力。偏旁太多，管的字太少，对节省記忆力沒有什么帮助。

（五）簡体字問題。汉字簡化後跟原来的字形有了某种程度的不同。我們在列举同偏旁的字时，对于簡化字，須要有不同的处理。現在的学話手冊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法。一种是以繁体为主，加注簡体。例如：

藿——灌罐雚歡（欢）勸（劝）權（权）…

另一种是以簡体为主，加注繁体。例如：

产（産）——剷鏟

这两种处理法都可以采用，不过前一种似乎更便于讀者联想記忆，当然也不能太机械，把两种处理法交叉着使用也是可以的，总之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現在有少数学話手冊在处理簡化字时，既不用“繁体为主，加注簡体”的办法，也不用“簡体为主，加注繁体”的办法。只是單列簡体字。例如：

贊——鉆攢趲…

这样处理，讀者联想記忆不便。建議以后編写学話手冊，最好能避免。

以上几点意見不一定都正确，只是供有关同志的参考而已。

山东师范学院語言学教研組最近的科学研究活动

1959年国庆节前，毛澤东語言研究小組的四位同志，在党的八屆八中全会的号召下，反右傾，鼓干劲，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間內，就每人大致把三卷《毛澤东选集》和《选集》以外的著作都看完了，并根据不同的論点，整理出了丰富的資料，在9月25日完成了共計七万多字的五篇論文，作为向建国十周年的献礼。五篇論文的題目是：1）毛主席关于語言运用和学习的理論及其实踐；2）毛主席語言的形象性和战斗性；3）毛主席关于成語的运用；4）毛主席关于諺語的运用；5）毛主席关于文言詞語的运用。国庆节后，小組經过討論和修改，将它定名为《毛主席語言研究》，現在已由系总支轉院科委会审查。

为了迎接1960年元旦，組內同志除了投身于全院正在展开的轟轟烈烈的整風运动之外，仍然积极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向元旦献礼的項目有：1）高等学校語法課堂教学；2）汉語詞汇論集；3）古詩詞的格律及其韵脚；4）济南人学习普通話手冊。

根据院科委会和系总支的布置，十一月份就确定了1960年的科学研究項目。除了将《現代汉語》、《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理論》講义进一步修訂以及某些教师就現代汉語中某些具体問題写些文章外，明年的科学研究集体項目有：1）山东方言詞汇調查（現已进行）；2）現代汉語的緊縮詞（准备編写緊縮詞詞典）；3）《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理論》参考資料。个人項目有：1）詞儿連写問題；2）普通話学习手冊（一本）；3）語法教学中的图解；4）現代汉語函授教学；5）成語和諺語；6）《說文解字》研究（1961年完成）、《世說新語》語言研究；7）試論《史記》的語言；8）《孟子》《論語》語言漫談。（子朗）

语文短评

672　锡繼振对于古泉币的学識远远不如他的朋友鲍子年那样丰富。鲍子年确是一位收藏和研究古泉币的专門名家，但和锡繼振相比，显然有上下床之别了。(文汇报 1959 年 7 月 22 日 3 版)

前后两句的意义自相矛盾。毛病在于没有安排好比与被比者的位置。可以这样改："…鲍子年确是…专門名家，锡繼振要跟他相比，显然…"。(殷之华)

673　八月六日人民日报以"克服右傾情緒，厉行增产节約"为題的社論，这是一个战斗的号角！(青年报 1959 年 8 月 11 日社論)

如果把"八月六日…为題的社論"看作主語，那么底下的"这"字是多余的；如果要保留这个"这"字，那么就須把"这"字前面的話改成一个句子，說成"八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以…为題的社論"。(沈錫儉)

674　东单头条路南房屋在这八十公尺之內，所以把背面臨东長安街的房屋都被拆除了，…(北京日报 1959 年 8 月 13 日 3 版)

这句話的毛病不止一处。1)"把"和"被"用在一件事上，施动被动自相矛盾，从施事方面說該用"把"，从被动方面說該用"被"，任何一件事物本身不可能身兼二用，既是施动又是被动。在这句話里，"把""被"不該并存。2)"东单头条路南的房屋"也就是"背面臨东长安街的房屋"，在一句話里，对同一件事物，何必前后改名呢？"同物异名"是有害于句意的显豁的。这句話可以簡化成："东单头条路南的房屋在这八十公尺之內，所以都被拆除了。"(徐仲华)

675　鴉片战爭不久，我国第一家銀行——中国通商銀行創設的四十九年前、即 1848 年英国的东方銀行(即丽如銀行)就在上海設立营业机构、地点就在外灘。(新聞日报 1959 年 8 月 20 日 3 版)

讀者念到一半就会产生这个疑問：鴉片战爭发生于 1842 年，中国通商銀行創設在 1843 年的后 49 年，怎么能說成是"鴉片战爭后不久呢？其实作者原来要說的話是这样的：鴉片战爭后不久的 1848 年，即我国第一家新式銀行——中国通商銀行創設前 49 年，英国的东方銀行(即丽如銀行)就在上海外灘設立营业机构。(沈士英)

676　9 月 16 日罗馬尼亚十七岁少年女子运动員巴拉斯以 2 比 0 (21 比 9，21 比 16) 击败来自立陶宛的年仅十一的女学生巴拉伊希奇，分获少年女子組冠軍、亚軍。(体育报 1959 年 9 月 23 日 4 版)

前一分句謂語是"击败"，主語是"巴拉斯"；后一分句的謂語是"分获"，它的主語照意思上看是"巴拉斯"同"巴拉伊希奇"两个人，照語法构造上看，却該是"巴拉斯"，因为前一分句"巴拉斯"是主語，后一分句主語沒出現，照承前省的規律看是这样。意念上和語法构造上不一致了。最好改成："…击败来自立陶宛的年仅十一的女学生巴拉伊希奇，获得少年女子冠軍，巴拉伊希奇获得亚軍。"(徐仲华)

677　一个偉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当时魯迅深刻地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他渴望一場彻底的革命，…(沈仁康、黄佩玉：抒情詩的構思，125 頁)

"一个…革命者"与"魯迅"是同位語与本位語的关系，中間不应該插上一个"当时"。可以把"当时"調到"魯迅"之后。或者把"魯迅"調到句首，后面用一逗号或破折号。(君韬)

678　河南封丘县荆工人民公社社長孙香云說：我这次来了以后，忍不住要把我們成立以后所作的巨大变化同大家談談，我也多么想听到各个地方的新鮮事情。(人民日报 1959 年 4 月 21 日 2 版)

这个句子的毛病是：1)"我們成立以后"意思不清楚，要末是我們成立了什么，要末是我們的什么成立了，"我們"是不能成立的。2)"巨大变化"不能和动詞"作"相配搭。改正的意見：1)在"成立"前面加"公社"两字。2)去"作"，在"产生、发生、出現"中选用一个換上。(程继境)

679　在木材場里，在飯館里，卡普桑諾以最低的工資，干着最繁重的劳动。(北京日报 1959 年 8 月 16 日 3 版)

"以最低的工資"这个介詞結构，用来作"干着"的状語是不恰当的。"以"是个文言遗留下来的介詞，意思同"用"差不多，組成介詞結构做状語时，常是表示方式方法的。"用最低的工資干着最繁重的劳动"是說不通的。另外"干着"同"劳动"这个动宾关系也搭配得不十分妥当。全句可以改为："…卡普桑干着最繁重的活儿，却拿着最低的工資。(徐仲华)

680　上海图書館启事：本館經上級批准自 8 月 16 日起暫行对外停止閱覽进行內部整理，开放日期、再行通告。(文汇报 1959 年 8 月 17 日 4 版广告)

1)"暂行"是修飾"停止"的，"对外"是修飾"閱覽"的，詞序放的不是位置。2)启事应該力求簡明，"暂行停止"尽可改为"暂停"。3)"对外"是从图書館的角度說的，"閱覽"是从讀者的角度說的，两者不能构成偏正关系。全文可改为："本館經上級批准，自8月16日起暂停开放，进行内部整理。恢复日期，另行通告。"(沈錫倫)

681 五四时代这种推理的邏輯，到瞿秋白同志論語言文字的論著中更得到肯定和发展。(中国語文 1959年4月号，152頁)
沒有"到…中"这种結构形式，应改为"在…中"。实际上这句話的毛病是由于把"到…时"和"在…中"两句話并为一句。(陆复中)

682 …許多爱国人士…覺得要救国图强，必須追上日本維新的措施，对于人民文化教育工作刻不容緩。(中国語文 1959年4月号，156頁)
"追上…措施"配搭不当，可把"追上"改为"采取"。"刻不容緩"的是指的什么？从句子結构上看，"許多爱国人士…对于…工作刻不容緩"，也不合事理。其实应当是发展文化教育工作对于人民刻不容緩。我看不如干脆把"对于"改为"发展"，并在前边加个"因此"跟上文連接，更通暢些。(陆复中)

683 对于他們好的表現，他总是尽量鼓励他們去做，…(語文教学 1959年7月号，12頁)
介詞"对于"常把宾語提前。在意念上"表現"是"做"的宾語。"做表現"动宾配合不当。应改为"对于他們好的表現，他总是尽量鼓励"。(君梧)

684 人民公社是多种經营的綜合性的經济，(經济研究 1959年1期，14頁)
第一，农村人民公社的确是多种經营的綜合性的經济，…(經济研究 1959年1期，15頁)
"人民公社是…經济"在事理上說不通，"公社"后边"的經济"无論如何不能省。(徐征)

685 太阳已經收回洒下草原上的金色的光芒，虹也消失了。(烏兰巴干：草原烽火，5頁)
"洒下草原上"应改为"洒在草原上"。(君梧)

686 詩人憎憤地呼叫着…。(文学知識 1959年第2期，29頁)
只有"憎恨"、"憤怒"，沒有"憎憤"。"憎憤"是生造的合成詞，应改用其他适当詞語。(朱泳燚)

687 余先生，这可不光是年青人的事啊！我們年老教师要用自己丰富的科学知識来与师生大协作，在科学領域上来一次跃进啊！(剧本 1959年2月号，44頁)
"教师…与师生大协作"不通。联系上下文，这里的"师生"可能是指"年青的教师和学生"。(程佳境)

688 …高梁穗儿有的已經弯下腰来了，那些紅的、黑的、黃的、五顏六色的高梁子儿亮晶晶的飽和和的真叫人可爱。(收获 1959年第2期，286頁)
"可爱、可怜、可恶"等詞本身就含有"使人…"的意思，所以"叫人"是多余的，沒有必要重复，該删去"叫人"或删去"可"。(徐仲华)

689 从封建礼教观点看来，她是再醮的女人、是寡妇，她已經失去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格了。(沈仁康、黄良玉：抒情詩的構思，115頁)
这里"人的价格"用詞不当。"价格"应改为"价值"。(君梧)

690 省农业厅已經对播种器作了技术上的确定，認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非常科学的改革，因此他們决定立即由农具制造厂大量制造推广。(峻青：最后的报告，76頁)
"确定"的意思是明确决定。省农业厅对播种器作的是技术效能的判定，这叫"鉴定"。"确定"要改成"鉴定"。(殷之华)

691 著者A. A. 龙果夫教授是苏联有名的汉学家。本書是他多年研究和教授語法的成果。著者对語法有比較开明的看法，不肯把西方的語法体系强加在汉語上；…(《有关語言学的几个問題》封三科学出版社和新华書店发行广告)
"不肯…"这个分句的意思在感情上和前一分句似乎对不上，把"不肯"換成"沒有"就好得多了。(徐征)

692 它(指炮彈片)是弯曲的狹長形，猙獰着可怕的齿角…。(吳强：紅日，40頁)
"猙獰"是形容詞，不能作动詞用，同时同"可怕"意义重复，这話可改为"有猙獰的齿角"。(王兆麟)

书刊評介

一个座談会对《学生字典》的意見

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滿足讀者的需要，商务印書館最近把早先出版的《学生小字典》彻底重編，更名为《学生字典》。

这本以小学高年級学生和初中学生以及同等程度的讀者为对象的字典，在商务印書館第四編輯室的同志們集体編写过程中，貫徹了政治挂帅，强調了思想性和科学性。全書共收單字四千多个，主要是从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的"通用汉字表草案"中选出来的；复詞共收二千多条，主要是从小学課本中选出来的；复詞一般地排在与單字义相关的后面，一律按北京音注上汉語拼音。在字形方面，包括簡体字和异体字。另有"辨誤"一項，列在容易讀錯或写錯的單字下面。

这本字典現已出版的是音序排列本，另附部首检字表；但为了滿足讀者在目前的不同要求，准备在最近期内再出版部首排列本和四角号碼排列本。

由于这本字典銷数很大，讀者面很广，商务印書館最近特別邀請有关單位开了一次座談会，听取各方面对这本字典的意見，以便再版改正，使質量不断提高。

在座談会上，有的意見認为这本字典的优点要肯定，比过去《学生小字典》甲、乙种确是提高了一步；但是也有一些小毛病。对于有些單字用合成詞来解釋，固然可以，可是把这个單字也解釋为合成詞的意义，这就犯了一般字典的通病。如116頁上的"枷"字，举例为"連枷"，解釋为"打稻谷用的一种农具"。这是对于"連枷"的解釋，不是"枷"字的解釋。有些举例是一个詞，不是句子，讀者是否能理解？有許多單字用复合詞来解釋，学生是否能懂也成問題。

有的意見是就其中所用簡化字和异体字的規格来談的。有的意見認为有些成語收得很好。复詞一般地都排在第一个字的字头后面，但如"好高务远"并不排在"好"字后面而是排在"务"字后面；有的复詞因为重点不同而排在其他字头后面，这在編輯說明中虽有解說，但这对查字典的人到底是不方便的。有时在第一个字头后面查不到，就不再查其他的字头了，如果将复詞的每一个字头都查到，也太費时間，而且所謂重点，标准也有問題。还有的意見認为："复詞"的概念不大明确，括弧中有成語，有專門名詞，有人名、地名，通称"复詞"，有些不够妥当。而且复詞并不完全排在第一个字的后面，又沒有复詞索引，讀者是不容易查到的。至于有些解釋太容易一些，有些解釋又太深一些，都是可以斟酌的。

此外，有从发行工作角度来談的，說这本字典很受讀者欢迎，反映很好。可是讀者还是欢迎部首本的多。最后主持座談会的編者就复詞注音和詞的联写問題同参加会議的同志們交換了意見。

（簡正文）

評《学生字典》关于复詞的处理

管燮初

商务印書館最近編的《学生字典》（音序排列本，64开，365頁，定价0.60元，以下簡称《字典》），在字头的解釋后面列举同字头有关的复詞，例如：

船 chuán 水上的交通工具。例輪船，帆船。〔船塢〕chuánwù 在水边建筑的修造船只的地方。

一本小型字典，不可能把所有的复詞都收进去，只能列举最常用和必須特地解釋的复詞。"船"字下面只列举"船塢"一个复詞，加以注音和解釋；对小型字典来說，这是一种恰当的編輯方式。

汉語有字和詞的区別，这是汉語的特色。一个字

可以作为一个詞，如"人"；有时候又是构成复詞的詞素，如"人民"的"人"。有些字古汉語中是一个詞，現代普通話里只能作詞素了，如"人民"的"民"。还有些字，从来就是詞素，如"珊瑚"的"珊"。也有极少几个字在普通話里只能作單音詞，如"呢 ne"。要是几个有时是詞、有时又是詞素那样的字結合在一起，如"大字报、一盘(棋)"，究竟是詞組还是复詞，意見很分歧。过去編字典的人尽可能規避这个問題，就是有些詞典也往往不标明哪些是詞。一本小字典，照例也可以不管詞不詞的問題，但是《字典》編者沒有規避而用注音联写标明了哪些是詞。这种当仁不讓的作風是值得称道的。

詞与詞組的界限还不确定，《字典》的复詞会引起一些討論是很自然的。《字典》在編輯說明里所举复詞的例子有：儿童节 Értóng Jié，包袱 bāofu，居然 jūrán，少年宫 shàonián gōng，少年之家 shàonián zhi jiā，中国少年报 Zhōngguó shàonián Bào，中国工农紅軍 Zhōngguó Gōngnóng Hóngjūn，对立 duìlì，对联 duìlián，唇亡齿寒 chúnwáng chǐhán，好高务远 hàogāo wùyuǎn，短小精悍 duǎnxiǎo jīnghàn。这些例子的注音，有的两个音节联写，有的一个音节單写，不过每一个例子当中至少有一段是两个音节联写的。这可以說明：这些例子是用复詞組成的，并不是每个例子就是一个复詞，必須注音联写的音节才是一个詞。为汉語注音，有划分詞的作用；可是几个音节联写的是一个复詞，一个音节單写的都是一个單音詞嗎？《字典》的字头是一个單字(有少数双音节条目，例如"鵓鴣 bōgū、轆轤 lùlu、傀儡 kuǐlěi"是詞头)，一个單字可能是單音詞，也可能是詞素。詞組或成語当中單独注音的字是單音詞。詞組或成語是用詞构成的，不是用字构成的，所以注音自成一个單位的是一个詞。"共产主义教育 gòngchǎnzhǔyì jiàoyù"是两个詞的詞組，"古为今用 gǔ wèi jīn yòng"是四个詞的詞組。也許有人要說，"今"字在現代普通話里不能自由运用，"今天、今年、从今"的"今"都是双音詞的詞素。这个問題不难理解，成語往往采用古代語詞(关于成語的分析后面还要討論)，"古为今用"这个例子可以看作一个成語。"今"字在古汉語中是可以用作單詞的，因此，在这个成語中，"今"可以是一个單音詞。

要是以上的了解不錯的話，《字典》标志單音詞和复詞的方法，笔者完全贊同。不过，关于复詞的界限問題，有两点意見可以提出来討論。

一 詞組和复詞

《字典》在一个字头后面往往列举一些常用而且必須解釋的例子，例如"二 èr"字下面有"二万五千里長征 èrwàn wǔqiān lǐ chángzhēng"、"二流子 èrliūz"。显然第一个例子是包含四个詞的詞組，第二个例子是一个三音节复詞。語文工作者对于詞与詞組如何划分界限的意見不完全一致，但是也有些比較一致的看法。比如，普通話一般的詞总是能够自由运用的，不符合这个要求的字就是詞素。《字典》有时把这类詞素誤認为詞；例如"蛋白質 dànbái zhì，啄木鳥 zhuòmù niǎo，度量衡 dù liàng héng，梆子腔 bāngz qiāng，堂皇 táng huáng，溢洪道 yì hóng dào"，这些例子都是复詞，不是詞組。划分詞与詞組分歧較大的是，几个有时作詞素、有时作單詞的字在什么条件之下可以构成复詞。这个問題牽涉現代汉語构詞法的理論，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說得明白的。这里只是想指出《字典》里一些自相矛盾的例子，希望能够择善而从，使它內部一致。

"共产主义"的注音写成 gòngchǎn zhǔyì 两个詞，而在"共产主义教育"、"共产主义道德"两个例子中，"共产主义"写成 gòngchǎnzhǔyì 一个詞，在别的带"主义"的例子里也大多把"主义"同它前面成分联写，如"宗派主义 zōngpàizhǔyì、馬克思列宁主义 Mǎkèsī-Lièníngzhǔyì"。据此类推，"共产主义"可以联写成 gòngchǎnzhǔyì 一个詞。

"工人阶級 gōngrénjiējí"和"資产阶級 zīchǎnjiējí"的注音都联写成一个詞；"統治阶級"tǒngzhì jiējí"分写成两个詞。根据后一个例子类推，"工人阶級"和"資产阶級"也可以作为詞組，分写成 gōngrén jiējí 和 zīchǎn jiējí。别的同类例子可以同样处理。

"战爭 zhànzhēng"联写成一个詞，而"北伐战爭 Běifá zhàn zhēng"里的"战爭"分写成两个詞，就是在"北伐战爭"里，"战爭"也应联写成一个詞。这种同一个詞前后矛盾，同上面提到的"共产主义"性質相同。其他象"少年先鋒队 shàonián xiānfēng duì"(原誤标阴平调)的"先鋒队"应当同"生产队"shēngchǎnduì 一致，作为一个复詞联写起来。

"大字报 dàzìbào"联写成一个詞，据此类推，"淡水湖 dànshuǐ hú"、"打油詩 dǎyóu shī"、"田徑賽 tiánjìng sài"、"連环画 liánhuán huà"、"海岸綫 hǎiàn xiàn"、"航空綫 hángkōng xiàn"、"寄生虫 jìshēng chóng"、"少年宫 shàonián gōng"、"儿童节 Értóng

jié"等，都是一个詞，也应当联写。其他同类的例子同样处理。

"二万五千里長征 èrwàn wǔqiān lǐ chángzhēng" 里的数詞和量詞既然按詞組分写，那么，"全国一盘棋 quánguó yīpán qí" 里的数詞"一"和量詞"盘"也是一个詞組，也就应当分写成两个詞。还有"一天等于二十年 yītiān děngyú èrshí nián"，同一个例子里 "二十年"分写成两个詞，而"一天"联写成一个詞，要是前后一致，"一天" 也是詞組，也应当分写成两个詞。

"伊斯兰教 Yīsīlán-Jiào" 的 "伊斯兰" 譯音和"教"字中間加一道短横联写，根据这个例子类推，"喜馬拉雅山 Xǐmǎlāyǎ Shān" 和 "珠穆朗瑪峰 Zhūmùlángmǎ Fēng" 也可以加短横联写。

地理專名 "長城 Chángchéng"、"北冰洋 Běibīngyáng" 都联写成一个詞，那么，"長江 Cháng Jiāng"、"黄河 Huáng Hé"、"秦岭 Qín Lǐng"、"大西洋 Dàxī Yáng"、"太平洋 Tàipíng Yáng"、"大渡河 Dàdù Hé"、"鴨綠江 Yālù Jiāng"、"武汉市 Wǔhàn Shì"、"三門峽 Sānmén Xiá"、"井崗山 Jǐnggāng Shān"、"瀘定桥 Lúdìng Qiáo"、"蘆沟桥 Lúgōu Qiáo" 等也都应当联写成一个詞。此外，"南美 Nán-Měi" 中間加短横，而 "北美" 却联写成 "Běiměi"。

二 成語和复詞

成語是由詞組成的，不过成語的形式比較固定，不象詞組那样可以隨意組合，如 "胸有成竹" 不能改作 "心有成竹"，也不能說 "胸有成木"。再說，每一个成語有一个特殊的意义，不能單純从詞义上去推求。成語的語法結构和詞組完全相同，有主謂結构，如 "愚公移山"；动宾結构，如 "逼上梁山"；向心結构，如 "委曲求全"；后补結构，如 "顚扑不破"；并立結构，如 "明目張胆"；連动結构，如 "得隴望蜀"。

划分成語中复詞和單音詞的准則，笔者同意下列几个例子的处理办法。"狼吞虎咽 láng tūn hǔ yàn"、"体貼入微 tǐtiē rù wēi"、"淋漓尽致 línlí jìn (原誤注为jìng)zhì"、"夸夸其談 kuākuā qí tán"、"吞吞吐吐 tūntun tǔtu"。从上列五个例子里可以归納出两条分析成語的条例：(1)凡普通話所不用的文言格式，按文言文分析，如"狼吞虎咽" 是四个詞；"淋漓尽致" 是三个詞，因为 "淋漓" 是古汉語的一个双声联綿詞；"夸夸其談" 也是三个詞，"夸夸" 是古汉語的一个重迭詞。这样分析以后，三个例子里包含 "狼、吞、虎、咽、尽、談" 六个普通話里一般的詞，"淋漓、夸夸、致、其" 四个詞現在只能在成語里出現 ("致、其" 还可以作語素)。我們分析的是普通話里的成語，只能在成語里出現的詞，当然和一般的詞不同，但是得承認它是普通話里的成語詞。(2) 包含普通話一般复詞的成語，一般复詞按現代汉語分析，如 "吞吞吐吐"、"体貼入微" 两个例子里的"吞吞、吐吐、体貼"，这是一般的双音詞。假如根据这两个条例来衡量«字典»全部成語的注音，那就显得很乱，如 "非驢非馬 fēilǘfēimǎ"、"吹毛求疵 chuīmáo qiúcī"、"談虎色变 tán hǔ sèbiàn" ("色" 原誤注为 cè)、"先入为主 xiānrù wéi zhǔ"、"依样葫蘆yīyàng húlú"("样"原誤注为 yāng)都不合条例。这类不符合成語分析条例的例子相当多，內容比較复杂，得詳細檢查。

有一类构詞格式，外表和并列結构的成語相似，如 "油腔滑調"、"欢天喜地"、"掂斤掰两"、"瓮声瓮气"、"鬼鬼祟祟"。这类例子的特征是一个或两个并立成分被交叉插入新的成分，造成 A B A_1 B_1，A B_1 A_1 C，A B C B_1 式。上面第一个例子是并立修飾成分"油滑"和并立中心"腔調"交叉，第二个例子并立动詞性成分"欢喜"跟隨两个宾語"天"和"地"，第三个例子并立宾語性成分"斤两"加上两个动詞性成分"掂"和"掰"，第四个例子并立中心成分 "声气" 加上重迭修飾成分 "瓮瓮"，第五个例子并立成分 "鬼祟" 重叠。这种并立成分在別的場合是双音詞，交叉插入新的成分以后組成四音节詞。无論古汉語或是現代汉語，A B, A_1 B_1, A_1 C 或 C B_1 不可能全是詞与詞的配合关系，例如 "滑調，喜地，掂斤，瓮气，祟祟" 都不成話。«字典»把这类單詞作为成語注音，如 "油腔滑調 yóuqiāng huádiào"，"掂斤掰两 diānjīn bāiliǎng"，"瓮声瓮气 wèngshēng wèngqì"，"鬼鬼祟祟 guǐguǐ suìsuì"。这是«字典»在語法分析上的一个显著缺陷。

最后还有一个附带的意見。前面說过，«字典»是用字作字头的，但是也有把 "老牌" 的双音詞作詞头的，如 "旮旯、玳瑁、玲瓏"。照这样处理，"咖啡、葡萄、葫蘆、嘀咕、琺瑯、翡翠、慷慨、喇嘛、痢痢、駱駝、嗎啡、螞蟻、琉璃、玻璃、鵪鶉、鵓鴣、檳榔、嘰嘰、薄荷、咆哮、菩薩、薔薇、芍藥、蜒蚰、蟑螂"，等等，也都应当作詞头了。"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滿足讀者的需要"，希望再版时能够在这类体例上修改一下，做到一致。

評雅洪托夫著《汉語的动詞范疇》*

〔苏联〕Е. И. 舒托娃

雅洪托夫的这本書是苏联汉学界研究汉語語法專題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問題的第一个尝試。这本書写得很認眞，質量也很高。

全書由序言、三章和結束語五个部分組成。第一章——动詞在汉語詞类体系中的地位——指出作为一个詞类的动詞所特有的标志。第二章——动詞按支配性質的分类——描写动詞的詞汇-語法范疇体系。分类是以各类动詞的句法特征为基础的。这一章的精华是它的描写部分。这里有許多精辟的見解和成功的发現。从“表示强求意义的动詞”，“表示思想、感情和言語的动詞”，“表示被动意义的动詞”等节中可以汲取很多有用的东西。“不及物动詞”一节特别有趣的地方是描写表示地点意义的賓語的各种特殊意义，对附屬主語的解釋也很有趣。(中譯本58—63頁)

可是，雅洪托夫虽然賦予他所划分出来的各类动詞以詞汇-語法范疇的意义（重点是我加的——舒托娃），但是沒有提出比較有力的証据来証明他的分类。認为前置詞“把”是直接賓語的标志这一論断，沒有說明任何問題。大家都知道，前置詞“把”和动詞連用时不是表示它的詞汇意义，而只是一种必須有某些动詞前置或后置成分的語法結构。它有賓語的意义和性質。在前置詞“把”的結构里，客体通常是确定的。不解決这些事实的相互联系以及它們同前置詞的語法意义和用法的关系問題，任何关于現代汉語中前置詞“把”的語法作用的意見，都是沒有根据的。

此外，雅洪托夫据以划出各类动詞的詞汇-語法标志，不能認为是語法的标志。比如說，表示“給”和“取”的动詞要求两个賓語(人的名称和事物)，而表示思想、感情和言語的动詞能够支配整个句子，表示强求意义的动詞的賓語是表示在該动詞的动作影响下进行活动的人，所有这些都沒有任何語法可言。这只不过是一些受动詞詞义以及該动詞所表示的动作本身制約的賓語意义的特点而已。在俄語里，表示这种意义的动詞的补語也有同样的意义和形式。只有某种意义在語言里获得形式上的标志，才有語法可言。雅洪托夫划分出来的各类动詞的賓語所具有的意义沒有形式的标志——各类动詞的賓語，在形式上都是一样的（是沒有形式标志的动詞后置賓語）。

划分不及物动詞的形式-語法范疇也是一个爭論的問題。如果把不能有賓語的不及物动詞和及物动詞（支配直接賓語）以及間接-及物动詞（支配間接賓語）加以对比，那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形式上和其他賓語完全一样的表示地点意义的賓語（雅洪托夫指的是动詞后置的沒有形式标志的地点賓語）說明該动詞是不及物的呢，这一点就有点叫人不大明白了。

第三章是專門分析动詞的純語法范疇的（体和时的范疇，动作的量、式和方向的范疇）。

在这章里，应該特别指出的是雅洪托夫划出普通体和結果体。作者所建立的結果体这个語法范疇，从內容上来看，概括了所有那些个别的体的意义，这些意义給动詞带来了各种不同的修飾成分，并且其他的研究者根据这些意义在汉語中发現許多不同的体。在我們看来，雅洪托夫关于汉語动詞普通体和結果体的論断一定会为学术界普遍接受。

除了这两种体之外，雅洪托夫还提出短暫体的范疇。它的表达形式是动詞重叠。作者認为，“在現代汉語里，这种形式的基本意义是指出动作的不延續性、短暫性或者动作的削弱”(同103頁)。

至于談到这本書解決汉語动詞时制問題的办法，那还是一个爭論的問題。雅洪托夫認为汉語和俄語的时的范疇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同116頁)。

在俄語里，語法上时間关系的基础是說話的当时。波鉄布尼亞在講到时的范疇时写道：“語法上的时是动作或状态和說話当时及…有意識地想这些动作或状态的时刻的关系”。①俄語語法范疇时的客观性是建立在动作和說話当时之間关系的基础上的。俄語里时的相对或轉义用法，同語法上客观的时的用法比較起来，非常少見，而且主要的是这些用法都能根据語法上客观的时加以說明。

而在汉語里，时的所謂相对或轉义用法則大量存在。而且，实际上在汉語里沒有一个时是有自己特有的形式标志的。在雅洪托夫的体系里，被列入时的范

---

* 按本刊1959年5月号曾譯載Б. И. 高列洛夫（郭俊儒）对雅洪托夫这本書的書評，現在为了帮助讀者更好地閱讀这本書，我們特再譯載舒托娃同志这篇書評，供讀者参考——編者。

① 参閱波鉄布尼亚《俄語語法論丛》，第四部分，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年，137頁。

疇的形式，从語法上客观的时的观点来看，用法沒有任何区别。比如，表示过去的动作，可以用以后加部分"了"构形的动詞（例如：我买了一本書），以后加部分"着"构形的动詞（例如：他們一碗又一碗地喝着水）等，可以用零形态的动詞（例如：小常問他道…），可以用重叠的动詞（他的眼睛看一看傅健庚〔譯音——譯者注〕的方向，又說…）。这些形式（除了"过"）和动詞結合在一起可以表示将来的动作。試比較："我老婆快死了"；"我們自已挑着吧"；"你們回去歇歇吧"；等等。表示动作与說話同时进行的动詞，不能有后加部分"了"和"过"，如果是結果体动詞，也不能有零形态的形式。零形态的結果体动詞和以后加部分"了"构形的动詞可以表示多次重复的动作（参看原書中譯本 101、126 頁例）。因此，特别重要的是了解和闡明汉語中时的相对和轉义用法。而在雅洪托夫的解釋里，时的語法范疇失去了它的核心，时的直义的、轉义的和相对的用法互相交織在一起，使范疇本身的实質模糊起来了。

不能用"了"表示現在时这一事实，并不說明这一形式的时的意义。完成体和結果体的动作和現在时的概念在邏輯上相抵触，零形态动詞（在雅洪托夫的体系里称現在-将来时）如果是結果体，就不能表示現在时——所有这些事实，相互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就証明"了"的形式和零形态在表达时間意义上并不相互对立，不能把不用"了"表示現在时这一事实看作对区分"时"具有語法意义的因素。

作者認为他根据某些分类的标志所划分出来的各类动詞，具有詞汇-語法范疇的意义。換句話說，在雅洪托夫的語言学方法中，分类是研究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在我們看来，分类应該只是手段。我們認为，这种把研究方法中分类因素絕对化的結果，給这本書带来了两大缺点。

1）作者研究"标志"的兴趣显然是太大了。这往往变成为了标志而去研究那些毫无語法内容的标志。人們怀疑雅洪托夫按支配关系对动詞进行分类时所依据的标志是否具有語法意义。在各类动詞按其与体-时的后加部分、时間状語、計算詞等配合分类，从語法角度看来，有些理由还不充足。比如动詞的重叠形式吧，它的語法意义是表示动作的量，兼有动作的短暂性和試探性等細微含义。从邏輯上講，这种意义不大和"爱、恨"等这类动作配合，但很容易和"想"这类动作配合，而这些动詞在这本書里却屬于表示思想、感情的动詞这一类，按雅洪托夫的意思，应該在語法上起同样的作用。（試比較一下：不能說"爱一爱"，但是能說"想一想"。）

2）观察到的語言現象、标志和特征，必須得到說明。但是，以分类为研究的最后結果的方法，只滿足于有标志存在这一事实本身，而不去探索它的語法原因。举这样一个例子，雅洪托夫完全正确地指出，在汉語里有沒有动詞后置宾語和动詞后加部分用法之間有一定的联系（参看131、135—6、138頁）。这种現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作者把动詞按其与体-时标志的配合划成若干类，并不能解釋这种現象。从动詞后加部分的体-时意义的角度，也不能解釋各类动詞。而且，这些事实使人怀疑作为动詞后加部分的基础的語法范疇具有形态学的性質。因此，要有一种更有效的研究方法，才能使我們解釋在动詞后加部分用法范疇內观察到的一切事实，从而发現作为动詞后加部分基础的范疇的語法本質。

同时，也不能过低估計黎錦熙、呂叔湘以及外國的著名学者对动詞研究所作的貢献。作者关于他的前輩們的著作的某些絕对的看法，不能算是这本書的長处。

雅洪托夫在这本書里收集大量的实际材料，并加以系統化。在这方面，这本書可以說是一本百科全書。作者在这本書里表明自己是龙果夫學派的忠实的拥护者，在理論上也有許多成就，其中主要的就是汉語动詞体的研究。

（任慶云譯自苏联《东方学問題》杂志 1959 年第 4 期）

馬礼遜的《中文字典》和官話拼音方案

——拼音史料笔記之一

周有光

馬礼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的官話拼音方案(1815)，是利瑪竇、金尼閣方案(1605, 1626)到威妥瑪方案(1867)之間承前启后的关鍵，同时也是鴉片战爭以后大半个世紀教会罗馬字在我国流行的前导。它在汉語拼音方案的发展历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可是过去似乎未被注意。例如故罗常培先生的《汉語拼音字母演进史》(1934年第一版，1959年重印)在比較“中西各式罗馬字”时候就沒有提到这个方案。

馬礼遜，英国人，1807年来广州。他是来我国的第一个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1814年出版《中文文法》以后，他在1815年到1823年出版《中文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全書六大册，經过十三年編印完成。这部字典只印750部(見原書广告之一)，現在保存完整的已經不多。这是最早的中英字典(見威妥瑪《語言自邇集》序言)，其中的官話拼音方案大致是最早的接近英文拼法的，又是最早的基督教新教徒拟訂的汉語拼音方案。在这以前，大致只有天主教的方案，也就是利瑪竇、金尼閣方案的系統。

这部字典分三个部份。第一部份分三册，是部首排列的中英字典，收汉字約四万(主要依据《康熙字典》)，汉字下面附多音节詞和成語，事实上是一部“詞典”。馬礼遜已經認識到汉語不但有單音节詞，还有多音节詞，例如“字典”就是一个多音节詞(見第一部份序言)。从利瑪竇、金尼閣一直到何大化(参看罗常培：《耶穌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貢献补》)，汉字注音都是自上而下直排的。馬礼遜認为汉字可以橫排，不象阿拉伯文那样改为自左而右橫排以后就会发生字形变化(見第一部份“說明”)。为了跟英文一致起見，他的字典改用汉字橫排。这可能是最早的自左而右的汉字橫排。第二部份两册，是字母音序排列的中英字典，①編列格式跟現在的《同音字典》相同，可能是最早的字母音序排列的汉字同音字典。第三部份只一册，是从英文查中文的英中字典。

根据《中文字典》的拼写法，可以整理出馬礼遜的官話拼音方案如下：(1)声母：ㄅp；ㄆp'；ㄇm；ㄈf；ㄉt；ㄊt'；ㄋn；ㄌl；ㄍk；ㄎk'；ㄫg；ㄏh；ㄐk, ts(e, i)；ㄑk', ts'(e, i)；ㄒh, s(e)；ㄓch；ㄔch'；ㄕsh；ㄖj；ㄗts, tsz；ㄘts', tsz'；ㄙs, sz。(2)單韵母：ㄚa；ㄛo；ㄜĕ, ay；ㄝĕ, ay；ㄦurh；ㄭe；ㄧe(y)；ㄨoo(w)；ㄩeu(yu)。(3)复韵母：ㄞae；ㄟei, ay；ㄠaou；ㄡow；ㄢan, en；ㄣăn, in, un；ㄤang；ㄥăng, ing。ㄧㄚea(ya)；ㄧㄛeo(yo)；ㄧㄝeĕ(yĕ), eay(yay)；ㄧㄠeaou(yaou)；ㄧㄡew(yew)；ㄧㄢeen(yen)；ㄧㄣin(yin)；ㄧㄤeang(yang)；ㄧㄥing。ㄨㄚwa；ㄨㄛwo；ㄨㄞwae；ㄨㄟwei, wuy, uy；ㄨㄢwan, uen；ㄨㄣwăn, un；ㄨㄤwang；ㄨㄥwăng, ung。ㄩㄝeuĕ(yuĕ)；ㄩㄢeuen(yuen)；ㄩㄣeun(yun)；ㄩㄥeung(yung)。說明：a.《中文字典》第一部份送气符号用['h](例如t'hang)，但是第二部份改用[ʿ]写在汉字后面，不夹在字母拼写当中；在上文里，只写[']，省略[h]。b. 平声不标，上声符号[ˋ]，去声符号[ˊ]，入声符号[ˇ]或[ˇh](例如ŭh)。在上文里，入声写法以及少数几个拼法变体省略未列。c. 多音节詞沒有連写，只偶然运用短橫連接，例如“字”下“字典”tsze dëen不連写，而“字汇”tsze-hwey用短橫連接。

《中文字典》的注音是当时官話区的汉字讀書音，分平上去入四声，不是阴阳上去四声，所以跟北京語音略异，而跟南京語音接近(見第一部份“說明”)。只要除去入声写法，把平声分为阴阳，这个方案就成为北京語音方案。从利瑪竇、金尼閣一直到何大化，都是在文言汉字旁边用字母注音的，所注的音大致都是汉字的讀書音，不是純粹的口語音。馬礼遜仍旧是这样。后来，艾約瑟(J. Edkins)把官話分为北、西(西南)、中(江淮)三区；威妥瑪(T. F. Wade)完全拼写北京語音。

作者說明，他参考了天主教的《字典稿本》(Manuscript Dictionary)，并且把《字典稿本》(英国皇家图書館藏本，收汉字一万余)的音节表和他自己的音节表列成一个对照表(見第二部份第一册)。比較对照表上的两种拼写法，可以看出：一、《字典稿本》方案是利、金方案的一种較晚的修正方案，稍稍接近英文，但是还保留着一些明显的利、金方案的特点，例如ㄗ写ç，ㄕ写x，ㄫ已經大都改成ng，还有少数写-m。二、

(下轉34頁)

① 第二部分另有中文名称，叫“五車韵府”，因为汉字材料主要以陈荩所作《五車韵府》为依据。

1959年度高等院校学报和学术刊物語言学論文索引

資产阶級学术思想的批判

批判呂叔湘先生在語法研究中理論脫离实际的錯誤(新建設，1月号)………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級馬克思語文学会

学术思想批判的收获和体会(論壇，第1期)…………………厦門大学中文系語言学专业队

关于《中国文法要略》語法事实解釋的問題(西南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徐德庵、李运益

批判高本汉和胡适对吾我尔汝的錯誤論点(人文杂志，第2期)……………………………………严 修

駁胡适关于标点符号起源的謬說(合肥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張滌华

文字改革問題

关于汉字拼音化若干問題的探討(福建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中文系一、二年級"文字改革"研究小組

汉語拼音教育和汉字改革运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第2期)……………………………………周有光

当前文字改革的宣傳报道工作(新聞战綫，12期)……………………………………蔡世緯

对报紙使用簡化汉字的意見(新聞战綫，18期)………平 群

改进文風問題

用一絲不苟、坚持不懈的精神改进文風(新聞战綫，5期)…………河北省、天津市新聞界座談改进文風問題

总結經驗，整頓文風(新聞战綫，11期)…………………陶魯笳

整頓文風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新聞战綫，13期)……言 魯

学习和发展新的文風(新聞战綫，15期)……新华日报总編室

深入实际和改进文風(新聞战綫，15期)……………孙 振

从一个专业看文風(新聞战綫，15期)………新华日报工业組

試談文風的标准(新聞战綫，19期)……………………沪 光

整頓文風要和思想改造結合起来(新聞战綫，22期)…………………………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总編室

改进广播文風問題的研究(新聞战綫，20期)…………楊兆麟

改进文風要先从改进思想作風入手(新聞战綫，23期)……………………………………………章 澎

好花共賞(新聞战綫，23期)……………………………王年一

毛主席的語言修养

抗日战爭时期党和毛主席对語言科学的指示(合肥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楊长礼

毛主席語言的大众化(合肥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石云孙

談毛主席文章中修辞上排比的特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李大魁等

普通語言学問題

語言学知識講座〔一、語言和語言学〕(外語教学与翻譯，4月号、5月号)……………………………………戚雨村

語言学知識講座〔二、語音和語音学〕(外語教学与翻譯，7月号、8月号)……………………………………戚雨村

語言学知識講座〔語法和語法教学(上)〕(外語教学与翻譯，9月号)……………………………………戚雨村

論語言的社会本質(复旦，7月号)……………………濮之珍

語言与政治的关系(外語教学与翻譯，11月号)………王德

民族融合与統一語言(民族研究，4期)……………………………〔苏联〕Б.加甫罗

語音学研究

汉語声調的产生和发展(人文杂志，1期)……………严学

內蒙古自治区汉語方音与普通話語音对应規律(內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第1期)……………………張清

合肥舌尖前元音 i 韵辨正(合肥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周景

与楊潜斋先生討論語音学中的几个問題(华中师范学院学报〔語言文学版〕，1期)……………………………閉克

峨眉音系(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期)……………………………陈紹龄，郝錫

溫岭方言(杭州大学学报〔中国語文专号(一)〕，3期)……………………杭州大学中文系方言調查

論 zcs 和 zh ch sh r(吉林大学学报〔語言·文学〕，4期)……………………………………李蓀

东北黃海沿岸几个地方的語音問題(吉林师范大学学报〔語言·文学〕，4期)……………………………金貴

語音教学与音位学(外語教学与研究，3卷5期)……………………………阿·列弗尔馬茨

广济方音和北京語音的比較(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語文专号〕，6期)……………………………詹伯

汉語語法研究

試論汉語助詞和一般虛詞的关系〔上、下〕(复旦，10、11月号)……………………………………郭紹

"数詞+量詞"是詞还是詞組(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期)……………………………………邢福义

現代汉語的詞組(宁波师范学院，1期)………………金湘

汉語构詞法中的几个理論問題(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期)……………………………………孙良明

复杂的謂語(人文杂志，1期)…………………………陈超

現代汉語名詞、动詞、形容詞的詞类特征(厦門大学学报，2期)……………………………………洪篤

汉語实詞的分类(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

2期）……王 力
再論先秦时代的系詞"是"及其发展（辽宁大学学报，
2期）……赵立哲
試論領屬性定語带不带"的"（揚州师范学院学报，
2期）……李人鉴
略談使用詞儿的問題（上海师范学院学报，2期）……許威汉
来和去（山东大学学报，2期）……周迟明
汉俄語定語結构詞序的一些对比（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
〔語文专号〕，2期）……金大辛
詩經中的重言詞和联綿詞的分合运用（山西师范
学院学报，3期）……賀 凱
虚詞不能归入基本詞汇嗎？（人文杂志，3期）……赵振鐸
汉語詞法研究中的几个問題（人文杂志，5期）……孙艮明
从作文和説話的关系談到語法（新聞战綫，5期）……朱德熙
汉語构詞法和詞表研究〔上、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5、6期）……黎錦熙
关于联合結构作謂語及单句并列复句的
界限問題（人文杂志，第6期）……馮曉文
檢查句子里語法錯誤的两种方法（新聞战綫，
8期）……朱德熙
略論现代汉語中的"給"字（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
第10期）……鍾隆林
天門話的疑問代詞（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
第10期）……周大璞

汉語史的研究

漫談《馬氏文通》（学术月刊，2月号）……陈望道
关于《馬氏文通》（复旦，3月号）……胡裕树
关于《馬氏文通》（复旦，3月号）……吳文祺
从《馬氏文通》所想起的一些問題（复旦，3月号）……郭紹虞
正确認識古典文的詞义（复旦，6月号）……李 笠
关于許愼假借义例的解釋和批評（复旦，8月号）……郑权中
广韵研究怎样为今天服务（中山大学学报，
1、2期合刊）……方孝岳
汉語基本詞汇的形成及其发展（中山大学学报，
1、2期合刊）……潘允中
[illegible]的疑問（山东大学学报〔中国語言文学版〕，
3期）……蔣維崧
切韵系統与现代汉語方言（广西师范学院〔人文科学版〕，
3期）……梁振仕
汉語詞汇史的对象任务与方法（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語言·文学〕，4期）……計永佑
从图画文字的性質和发展試論汉字体系的起源和
建立（吉林师范大学学报〔語言·文学〕，
4期）……孙常叙
小学札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語文专号〕，
6期）……刘 賾
地方戏曲音韵发展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問題（南京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第2期）……侯鏡昶
切韵"內部証据"論的影响（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
第2期）……黄淬伯

文体学和写作技巧

从四川新民歌看新民歌的語言和技巧（四川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1期）……鍾必琴
从"炼話"学习人民修辞（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2期）……張煦侯
魯迅杂文中的文言語詞（杭州大学学报〔中国語文专号
（一）〕，3期）……高厚載
談国防部文告的風格（新聞战綫，2期）……朱德熙
采訪和写作（新聞战綫，3期）……田 流
試論赵树理作品的語言風格（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
第5期）……中文系1956級語言班
我們怎样学习和运用群众語言（新聞战綫，5期）……熊耀才
談談雙同文的杂文（新聞战綫，
6期）……中国人民大学新聞系湖北日报实习組
司馬迁的人物特写（新聞战綫，7、8、9期）……馮其庸
深入淺出及其他（新聞战綫，9期）……群众日报总編室
王船山的議論文（新聞战綫，14期）……王芸生
关于广播的口語化問題（新聞战綫，15期）……李 乂
从孟子的辯論学习写作技巧（新聞战綫，16、17期）…振 甫
文章要反复地推敲和修改（新聞战綫，17期）……卞 协
从古典文学中学习"简炼"的技巧（新聞战綫，19期）…馮其庸
柳宗元的散文（新聞战綫，19、20期）……振 甫
韓愈散文的技巧（新聞战綫，22、23期）……振 甫

少数民族語文問題

对藏語学生进行語文教学的几点意見（民族研究，
2月号）……中央民族学院預科二部汉語文教研組
民族語文調查实习的几点經驗（民族研究，
3月号）……中央民族学院語文系
談談少数民族选擇文字的問題（民族研究，
3月号）……楊正旺
我国少数民族标准語发展中的几个主要問題（民族研究，
5月号）……傅懋勣
正确地編譯出版少数民族文字課本教材（民族研究，
6月号）……长 虹
从藏語中的汉語借詞看汉藏民族的亲密关系（民族研究，
7月号）……中央民族学院語文系藏語教研組
民族語文工作的輝煌成就（民族团結，7月号）……傅懋勣
关于蒙語輔音（內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1期）……清格尔泰、确精扎布
对蒙古語文工作中几个問題的意見（內蒙古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1期）……清格尔泰
蒙古語巴林土語的語音和詞法（內蒙古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1期）……清格尔泰
关于现代蒙古諸語言、方言的分类問題（北京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3期）……希·罗布桑旺丹

語文教学問題

試論本族語在外語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外語教学与翻譯，11月号）……………………戚雨村、吳在揚

把紅旗插在語言教学的陣地上（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期）……………………子　明

語言学課程改革中的几个問題（吉林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期）……………………孙延章、李益德

一課語文教学的心理分析（合肥师范学院学报，1期）……………………心理学教研組

关于政治論文教学（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期）………王庆生

中学語文課講讀課的"閱讀和分析"（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期）……………………吳述郑

也談如何提高中学語文教学的質量（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期）……………………濮之琦

中学語文的論說文教学（吉林师范大学学报，4期）…吳伯威

中学語文科教学过程中的語言教学（吉林师范大学学报，4期）……………………朱紹禹

語法教学必須服从基础阶段教学的要求（外語教学与研究，3卷4期）……………………胡文仲

要扎扎实实的教語文（湖南教育，5期）……………李眞微

把字义、字音、字形教好（湖南教育，5期）…………曹金华

試談語文教学的任务（湖南教育，5期）……………鹿　云

翻譯問題

翻譯工作者必須政治挂帅（外語教学与翻譯，1月号）……………………周煦良

談談翻譯工作者的某些非政治傾向（外語教学与翻譯，2月号）……………………严　曦

翻譯中的原則性問題（外語教学与翻譯，12月号）……錢　誠

略談在翻譯文字中运用文言的問題（外語教学与翻譯，12月号）……………………周煦良

从所謂"翻案件"說起（外語教学与翻譯，3月号）……吳　岩

漫談譯名（外語教学与翻譯，4月号）……………周建人

翻譯中人称代詞的省略、还原和更换（外語教学与翻譯，4月号）……………………周煦良

略談話剧剧本的翻譯問題（上）（外語教学与翻譯，8月号）……………………胡志揮

翻譯漫談（外語教学与翻譯，8月号）……………李　蟠

关于"直譯"（外語教学与翻譯，9月号）…………周建人

翻譯与理解（外語教学与翻譯，10月号）…………周煦良

用汉語拼音字母音譯外国人名地名技术上的商榷（外語教学与翻譯，10月号）……………………陆殿揚

名詞的象譯（外語教学与翻譯，10月号）…………菊英、竹林

几个修辞学术語的正譯問題（外語教学与翻譯，12月号）……………………唐松波

書　評

評"論語言中的詞"（学术月刊，7月号）…………边兴昌

十年来語言学若干問題討論簡介（学术月刊，12月号）……………………吳席儒

必須扭轉脫离阶級分析的形式主义傾向（揚州师范学院学报，創刊号）……揚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学法研究小組

《詞是什么》批判（論壇，第1期）…………黃炳輝、張次曼执笔

有严重錯誤的《現代汉語成語詞典》（讀書，第6期）……………………米　若

对《陝北人怎样学习普通話》一書的一些意見（人文杂志，第1期）……………………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語方言小組

評周启明譯《希腊神話故事》在語言上的混乱現象（人文杂志，第6期）……………………馬天祥

出 版 消 息

中国語文丛書最近由商务印書館出版了两本新書：一本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語組为紀念"五四"四十周年幷庆祝偉大的建国十周年而集体編写的《五四以来汉語書面語言的变迁和发展》。这本書内分三編，第一編闡述五四以来白話同文言的斗爭过程以至白話文的胜利，第二編闡述汉語詞汇的发展，第三編闡述語法方面的演进。180頁，定价0.65元。

另一本是《語法論集》第三集。这个集子里收有徐德庵、周光午等写的关于現代、近代和古代汉語語法个別問題的論文六篇。192頁，定价0.65元。

还有高名凱著的《語法理論》、北京大学語言学教研室編的《語言学名詞解釋》和苏联汉学家鲁勉斋著《現代汉語的句子形式主語》的中譯本都在排印中，不久即可出版。

另外，由本刊推荐商务印書館出版的《汉語研究小史》，也已在去年十二月內出書。这本書里介紹的国外汉語研究資料相当丰富。